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幽灵星座



## 幽灵星座

在星相学之中，星座分成十二种。

其中，并没有“幽灵星座”。

幽灵，怎么会和星座发生联系呢？

既然不会，《幽灵星座》这样的题目，不是根本不能成立吗？

且慢且慢！

如果肯定人死了之后有幽魂，古今中外，那么多幽灵（数字之大，无法估计），都还在地球，还是在传说的“阴间”？

当然是在“阴间”。

阴间是什么意思，单从字义上，就再明白也没有，那是和人的生存空间“阳间”，截然相反的另一空间！

这个空间，根本不在地球上，在另一个星球上！

还能肯定地说，幽灵和星座之间没有联系吗？

如果承认了“幽灵星座”这个题目的可能性，那么，请定下神来，用心看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
任何人，不管他是世界级的伟人，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一生的际遇，都不可测。

有人说：命运是一个写好了的剧本，不过没有人可以看到下一场会怎样。只有到了那一步，才知道会怎么样。而且，全然无法预测，一些看来细小得不能再细小的事，都可以影响人一生的命运。

每一个人一生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选择细小事情的机会。例如早上起床，右脚先下床还是左脚先下床；出门，决定靠左走还是靠右走，都会影响这个人一生的命运。

不相信？

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：

他绝对无意偷听他人的谈话，可是在他身后的那一对男女，讲话声响了一些（或许由于是周遭的环境太静）。

他听到女性的声音在问：“你是什么星座的……”

（女性的声音很动听，很年轻。他心中笑了一下，那是相识不久的青年男女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互相寻找着话题……）

他听到了男人声音的回答：“幽灵星座。”

（男人声音沙哑、苍老，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凉，和他刚才想象的“青年男女”绝不相同。从声音听来，那男人至少六十岁了！自然，六十岁男人也有资格和少女谈恋爱，可是回答却太奇怪，“幽灵星座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）

于是，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……

如果他能在那一刹那，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，不回头去看的话，那么，自然一切都大不相同。

他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衣着相当入时的少女，正侧着头，一脸惊讶之色，像是正在注视着身边的什么，可是她身边并没有人。

他不禁大是惊讶！

这时候，他如果决定不去理别人的事，起身，走开去，只怕过几天，也

就会将事情忘得一乾二净。可是他却进一步，向那少女问：“你……刚才好象是在对人说话？”

原振侠“呵呵”笑着，挥着手，打断了一个年轻人的叙述。喝了一口酒：“你说的这个鬼故事，不算精采。”

那年轻人涨红了脸：“我不是在说鬼故事，是在讲述一事实。”

原振侠笑：“你至少要使人家知道，当时你是在什么地方”

那年轻人咽了一口口水，有相当惊骇的神情。他的身边有人递了一杯酒给他，他接过来，一口喝干：“海边。我由于……最近感情上有点困扰，所以常在深夜，一个人到海边去静坐。”

原振侠听到“感情上有点困扰”，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，又喝了一口酒。

那年轻人又道：“我坐在一块大石上，在身后讲话的那一男一女……不……唉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当我回过头去时，我没有看到那男的，只看到那少女……”

在听那年轻人讲话的几个人，都现出十分有兴趣的神情。年轻人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原振侠微笑：“有点意思了，请说下去。”

在这间布置得相当优雅的大客厅中，聚集了二、三十人，各色人等都有。原振侠对于参加这种聚会，并不是十分热衷，他在这里出现，另有一个连他自己也十分难以捉摸的原因……这似乎很难说得通，但情形又确然如此。

还是从头说起，比较容易明白。

原振侠中午休息时，医院院长走过来，拍着他的肩：“肯不肯接受一项邀请？”

原振侠笑：“这算是什么问题，当然要看是什么样的邀请……”

院长也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比起你多姿多彩的各种历险，那可能极乏味……嗯，有一个聚会，估计有十来个年轻人，全是大学生，很想和你谈谈，见一见你……”

原振侠哈哈大笑：“我绝不是青年导师，不会教年轻人忠君爱国！”

院长瞪了原振侠一眼：“那些青年从外国回来度假，其中一个的父亲，是刘心芹。”

院长说出了这个名字，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。那是一个本地极有名望的外科医生，已经退休了……那是两年前的事情，在绝不应该的情形下退休。他才五十岁，正是人生智能、体力的高峰，而且，在再繁复精细的外科手术中，他也没有出过丝毫差错，都是不断地成功、成功，他被推崇为世界上，最优秀的十名外科医生之一。

但突然，他却宣布退休。

他自然有权决定怎样做，但整个医学界却为之震动，都想知道原因是什么。当时，曾有医学界组成的“劝说小组”，去和刘博士详谈。小组由十个人组成，院长是成员之一，临时拉了原振侠去。原振侠在所有人中，年纪最轻，在一干老资格的医生面前，他自然没有什么发言机会。

他对那天晚上的经历，印象十分深刻。因为他本来和别人一样，应该劝刘博士不要退休的，可是结果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刘博士既然决定退休了，何必勉强他再继续工作？”

当时，院长十分恼怒，甚至拍了桌子：“医生，是一种神圣的职业，有着社会责任。

只要能工作，就不能以私人理由退休……”

虽然不至于“群情汹涌”，但那晚上，不欢而散，倒是真的。

而令得原振侠说出了那句话的原因，是刘心芹的神态相当怪。来劝说他的人，不但全是他的同行，而且全是老朋友，有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同学。

他很客气地招待着客人，也言笑殷殷。可是，只要话题一触及他为什么要退休，他就一言不发……这种神态，令人感到他心中，有巨大的隐秘，有难言之隐，有不想说出来的苦衷。

可是当晚，显然只有原振侠一个人，体谅到了他那种心情。其余人，并没有对刘博士的神态付以多大的注意。

在院长拍了桌子，愤然和所有人一起“撤退”时，原振侠自然也跟着出去。刘心芹有礼地送了出来，手中捏着烟斗，各人纷纷上了自己的车子。花园的大铁门打开，原振侠在打开车门前，向刘博士望了一下，刘博士忽然用手中的烟斗指向他，欲言又止。原振侠就不进车子，等着他说话，等到所有车子全驶走了，刘博士还是维持着那个姿势。

刘博士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

原振侠向前走来：“刘博士有什么吩咐？”

刘心芹是一个身形高大，面目英朗的中年人，健康情形极佳，有体育家的体型。这时，他现出一种十分深刻的迷惘：“听说你……有不少古怪的经历……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：“那是由于世界上，本来就充满了怪事！”

刘心芹对原振侠的这个回答，大是满意。他不断吸着烟斗，发出“滋滋”声，也不住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原振侠看到了这种情形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刘博士是不是也遇到了什么怪事？”

一来由于刘博士退休的决定，十分突兀……刘博士出了名热爱工作，曾有十二小时不断施行手术的记录。二来也由于当晚刘博士的神态有异，所以原振侠才这样问。以他对付怪异事情的经验，他想到刘博士就算遇到了什么怪事，也不会怎么大不了。

刘心芹的反应很正常，他先是侧头略想了一想，徐徐喷出一口烟，这证明他的确有一点怪事难以明白。可是接着，他却又摇了摇头。

摇头，应该是否定，表示没有怪事。然而他一开口，却又道：“也许……”

原振侠给他弄得莫名其妙，但由于刘博士的一切，都值得令人尊敬，所以他耐着性子，等着，等他进一步的表示。

不过原振侠没有等到什么，刘博士在那大约三分钟的时间中，显然在沉思，决定是说什么还是不说。最后，他吁了一口气：“没有什么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详谈。反正我退休了，有的是时间……”

原振侠有点啼笑皆非，但他自然也不会逼刘博士说出什么来。当晚，在他驾车回住所的时候，还曾把刘博士的古怪神态，仔细想了一想，得不出什么结论。他古怪的遭遇极多，也就不再放在心上，只是偶然想起。可是刘博士也一直没有践“以后有机会再详谈”的约，他也不便贸然去找刘博士。

所以，当院长向他提及，刘博士的儿子和一些年轻人，在刘博士住所有一个聚会，希望他去参加时，他立即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情形。心想，能和刘博士详谈一下，也是好的……或者可以得到些什么，或许什么也得不到，这就是他感到，出现在这个聚会，连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为了什么的原因。聚会一开始，原振侠就大失所望。

聚会的主体，全是年轻人，或者说，全是大学生，几乎来自世界各地。他们有的是中学同学，有的本来不相识，由别人介绍来。

原振侠比他们年长，但也没有大多少，所以相处融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也没有人逐个介绍。反正大家都有洋名，也就乱叫一通。

原振侠当然是中心人物。

令原振侠失望的是，他本来想见见刘心芹博士……博士在宣布退休之后两年来，完全、彻底地退出了任何医学活动，甚至不肯参加医学界的聚餐会，也不和老朋友来往。

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，所有医学界的人，提起来就觉得怪异莫名。

有一次，原振侠和几个有名望的医生在一起，提起了刘心芹博士。一个名医愤然道：“他现在的那种情形，不叫隐居，叫逃避！”

另一个道：“奇怪，老刘在逃避什么？”

那名医愤然：“谁知道！或许是在逃避外星人的追杀，又或许在逃避感情上的困扰……”

说的当然是气话，但刘博士行径怪异，很引起他的前同行的物议，而且，没有什么好评。

在这种场合，原振侠照例为刘博士辩护几句，自然也起不了作用。

原振侠一到，十来个年轻人就十分热情地围了过来，原振侠正和他们打招呼时，刘心芹博士咬着烟斗，从书房中走出来……刘府是一幢相当大的花园洋房，格局偏于旧式，大客厅旁是小客厅，要通过小客厅，才能到达书房。

这种设计，有一个好处，是主人在书房的时候，不会受到不相干的来客打扰。

刘博士一走出来，就和原振侠打招呼，两人之间隔了很多人。刘博士声音宏亮，这证明他健康状况极佳：“小原，你来了！你们年轻人多聊聊，我这老头子，不来打扰你们了……”

刘心芹年逾半百，当然不再年轻，可是也实在并无老态。原振侠刚想开口留他下来，他已转过身，走进了小客厅。而且，把大小客厅相通的一扇门关上，那分明是拒绝他人去找他的意思。

原振侠无法可施，好在一群年轻人学识丰富，思想灵活，和他天南地北谈着，倒也并不寂寞。晚饭之后，人人一杯酒在手。

几个少女商议着，想要原振侠说说他的恋爱故事和恋爱观，原振侠吓得连连后退，退到了一群男孩子面前。

那一群男孩子，正在轮流叙述着“一生之中最神秘的经历”。看到原振侠过来，大家都笑：“我们不必说了，什么人能有原医生那么多怪遭遇！”

原振侠笑：“我算什么，那位先生才真了不起……”

几个少女也挤了进来：“原医生，那个超级女巫……”

原振侠不等她们说下去，就向一个刚才在说话的年轻人道：“请继续说下去……”

那年轻人就说着，说的就是一开始，那年轻人在海边大石上，因为感情上的困扰，在自怨自艾时遇到的奇事。他的叙述本来有点不连贯，经过原振侠的引导，变得有条理得多，听的人也大感兴趣。那几个少女也不再追问原振侠关于“超级女巫”的事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

原振侠反倒对那年轻人的叙述，没有什么兴趣。他缓缓转动着酒杯，心想只怕没有什么机会，再见到刘博士了，不如拣一个适当的机会告辞的好。

这时，那年轻人在继续着：“我明明听到有人对答，怎么会一转过身去，只见那少女一个人呢？”

旁边一个看来很调皮的青年插嘴：“那不更好！那少女一定很美丽动人，一般爱情故事，都是这样开始的……”

叙述的那个忽然住了口，现出了十分不可解的疑惑神情。在别人一迭声的催促中，他忽然喃喃地道：“如果我当时根本不转过头去看，或是看到了只有那少女一个人坐着，也不加理会，径自离去，不知会怎么样？”

他这样自己问自己，听得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是何意思。一个女孩子笑道：“现在你有什么不对头？”

那年轻人缓缓摇了摇头，站了起来，竟然没有再说下去的意思。各人不禁大哗，在这种全是年轻人的场合，各人尽兴叫着，声音更响亮，绝对达到可以损害健康的噪音程度。

原振侠很久没有处在那么热闹的环境之中了，他也跟着叫：“你倒真是讲故事的能手，知道在什么时候卖关子，吊胃口……”

其余的人一边一个，去摇那年轻人，像是这样，就可以把故事自他口中摇出来。

正在喧闹至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小客厅的门打开，刘博士走了出来，客厅中静下来。

刘博士摇头：“噪音不但可以杀人，看来也可以拆楼……”

大家都笑着，叙述的那年轻人叫了一声：“爸……”

原振侠直到这时，才知道那年轻人原来是刘心芹博士的儿子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不但令原振侠，也令得所有人讶异莫名。

刘博士笑吟吟地应了一声，顺口问：“什么事那么高兴，吵翻了天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每人在叙述怪经历，我在讲……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刘博士的神情就变了，沉下脸来，声音也十分异样，叫着儿子的名字：“量中！”

他这样一叫，客厅中，就算本来还有点声音，也陡然静下来。刘博士竟然又声色俱厉地申斥：“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！”

人人愕然互望。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欢乐气氛的聚会之中，绝对可以胡说八道一番，而且，事实上，刘量中……那叙述的年轻人，并没有胡说什么。刘博士的申斥，来得一点道理也没有！

人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刘量中喃喃说了一句：“我也没有胡说八道！”

刘博士握着烟斗，用烟斗指向刘量中：“你说到什么地方？”

这句问话，在场的很多年轻人，听得莫名其妙。但有缜密推理头脑的原振侠一听，心中就“啊”了一声，刹那之间，他至少明白了以下几点：

一、刘量中叙述的是事实，他不止一次对人讲起，至少，对他父亲讲过。

二、刘博士在知道了刘量中的经历之后，一定曾严厉告诫过他，不要再向别人提起。

所以一听得他又在对那么多人说起，就勃然大怒，不管是不是会破坏欢娱的气氛，立时申斥！

三、刘量中在海边的遭遇，一定十分惊世骇俗，不然刘博士不会禁止他说。

可是，明白了这三点，于事无补，原振侠不知道刘量中遭遇到的是什么！

这时，刘量中还没有回答，原振侠一面心念电转，一面已脱口道：“他

说到转过身去，只见少女一人，未见有别人。”

刘博士吸了一口气，又吁了一口气。他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但是神情动作，显然是在说：还好！还好只是讲到这里！

他仍然沉着脸，样子看来十分威严。别说一千年轻人不敢出声，连原振侠也觉得十分尴尬……事情忽然之间变成这样，三分钟之前，谁也想不到。

原振侠想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刘量中，他……海边的那次遭遇……很怪很怪？怪得不能讲出来？”

原振侠问出的这个问题，正是人人想问而不敢问的。所以，有几个人，一起鼓掌，向原振侠致敬。

刘博士的神情有点怪异，竭力想令事情轻松，但又力有未逮：“没有什么怪，他……和那少女搭讪几句，就回宿舍去了……”

原振侠立时向刘量中望去，刘量中嘴唇掀动，没有出声。他立时又望向刘博士，及时看到刘博士，正在向他儿子投以十分严厉的眼色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闭上了眼睛，心中暗说了一声：“太丑恶了！”

果然，他听到了刘量中言不由衷的声音：“是啊，既无艳遇，亦无怪事，如此而已，岂有他哉！”

原振侠再睁开眼来，看到他居然还摊了摊手。原振侠不敢得罪刘博士，可是刘量中的态度，却令他忍无可忍：“你在大学学什么？”

刘量中见到可以转变话题，如释重负：“学的是化学！”

原振侠发出一下长笑：“你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化学家，可是仍然是一个最糟的说谎者！”

刘量中陡然红了脸，其余人也发出程度不同的不满声。聚会到了这一地步，自然是难以延续下去了。

刘博士看来也无意挽回，转身又向小客厅走去。一步跨了进去，才停住，一转身：“人人都有权保留一点秘密。年轻人，允许人家保持秘密，这是做人处世之道！”

大客厅中的众青年男女，面上皆有不服气的神情，可是又没有人敢开口反驳。

原振侠一看到这种情形，觉得自己义不容辞，要挺身而出，“为民喉舌”！他立时道：“人人也都有权说出秘密，允许他人说出秘密，也是做人处世之道！”

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居然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！

刘量中叹了一口气，搓着手。刘博士转过身来，凝视着原振侠：“对，那要看这个人本身，是想保留秘密，还是想说出来。”

原振侠的行动，直截了当之至，他立时望向刘量中：“你愿意说出来，还是愿意保留？”

所有人都向刘量中望去。

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，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原振侠虽然觉得事情有点怪，但也绝没有和什么严重事件，联想在一起。在说话、动作时，也都十分轻松，他也想不出自己的这个问题，对刘量中来说，会有什么为难。

可是，刘量中却没有回答。

应该说刘量中没有立即回答。

他低着头，神情不是很看得真切，但是可以感到他十分为难。然后，在众人的错愕神情下，刘量中声音干涩地道：“我根本没有什么秘密，无所谓

保留还是公开……别再讨论了……”

所有人都静了片刻，然后，有几个人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转换了话题，但是当然气氛也不如前。刘博士走回了书房，刘量中无精打采，大家也故意说些没有意义的话。

原振侠首先告辞，和他一起告辞的有好几个人。其余人，显然也不拟多逗留。

和原振侠一起走出来的几个年轻人问：“原医生，照你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可以作一千种推测，也根本无法推测，只有他们父子两人才知道！”

其中一个道：“在刘量中的叙述中，我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……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，‘幽灵星座’！”

那青年又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或许，根本没有意义……”

那几个青年也没有再问什么。原振侠上车，回家，对于刘博士的态度，仍然觉得十分怪。

从经过的情形来看，像是刘量中并不觉得事情有什么严重。要不是他父亲突然阻止，刘量中或许会轻描淡写地，把事情讲出来。

原振侠也无法想象，刘量中叙述的那件事，会有什么样的发展。

他听了将近一小时音乐，准备就寝时，电话铃响。他拿起电话来，听到了压低了声音的，显得十分神秘的声音：“原医生，我是刘量中！”

原振侠立时取笑：“打电话并不犯法，不必把声音压得那么低……”

电话中，传来了刘量中一下叹息声，仍然压得极低：“我有些话要说，电话里又不方便……”

原振侠看了看时间：“现在？”

已经凌晨一时了，所以原振侠提醒刘量中。

刘量中坚持：“现在！有什么地方可以详谈，我要说的话……很多。”

原振侠心想，刘量中要对自己说什么？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是讲他的那个怪故事，另一个可能，是说他感情上的困扰。

“来我这里，我的地址是……”原振侠向刘量中说了地址，刘量中不忘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令原振侠不明白的是，他那一声“谢谢”，也是压低了声音来说，像是他的处境十分神秘。

原振侠估计，刘量中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可以到。他换上了一张唱片 巫师和他的徒弟，然后又准备了咖啡，等到要从厨房中出来时，忽然厨房门被人关上。原振侠吃了一惊，已听得门上，传来了迅速密集的敲击声，敲出普通的电码：“猜是谁？”

原振侠一张口，想要发出高兴的呼叫声，可是随即克制了自己，只是道：“听听那音乐！”

门外静了一会，才传来了娇媚的声音：“我和你，不是女巫和她的……”

她讲到这里，故意顿了一顿，原振侠也在这时打开门来，恰好伸出手指，按向她的唇上，不让她再讲下去。两人的动作，配合协调之极。

玛仙半倚着门槛站着，原振侠一望向她，视线就再也收不回来……这只怕是所有男性，在这样近距离，看到了像玛仙这样出色的美女之后唯一的反



应。

玛仙明亮的大眼睛忽闪着，伸出舌头来，在原振侠按在她唇上的手指尖，轻轻舔了一下，原振侠像是触电一样缩回手来。

玛仙探头向厨房中看了一眼，作了一个鬼脸：“准备招待客人？我来得不是时候了！”

原振侠挑战似地望着玛仙：“你是超级女巫，应该知道等一会来的人，是男是女……”

玛仙一扬眉，看来十分认真地接受了挑战，她跳跳蹦蹦（那真是青春的弹跳），在一张沙发上，用一个看来相当怪异的姿势坐下……盘着腿，却又半侧着身，看来有点像是瑜珈术中的一式。

原振侠向大门口看了一眼，门关着。玛仙并没有他住所的钥匙，但她是超级女巫，就算不能透门而入，要把门弄开总也不是难事。

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，但原振侠十分高兴她的出现。

本来，他们两人的关系，有若干程度尴尬，但是在南中国海上，他们并没有讨论过什么，自然取得谅解……把原来可以造成严重纠缠的事，听其自然发展。而玛仙慧黠可人，虽然“女巫”这个头衔有点骇人，但在经历了“大犯罪者”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原振侠对将军和特务的反感更甚了。

女巫，至少是一种神秘力量的操纵者，而不像将军、特务，操纵的是权力。

原振侠不清楚在巫术中，是不是也有低层向上层屈服的情形，他肯定，在权力操纵上就有。当大犯罪者操纵了最高层的权力时，黄绢几乎没有经过什么考虑，就向他屈服了！

黄绢的行为，令原振侠失望之极。海棠一被上级召唤，就弃他不顾，反倒可以原谅……虽然那也令他闷闷不乐了好一阵。所以，玛仙出现得正是时候。

他看到玛仙以这个怪姿势坐下来之后，半仰着头，聚精会神，就先过去停止了唱片，一下子变得十分静。

他注视着玛仙，玛仙渐渐皱起了眉，现出讶异的神情，呼吸也渐渐急促，双颊有一种异样的苍白。而且，尽管她看来仍然极美，但是却无可避免，有一股妖异之气。

原振侠刚想叫她别再施术……他实在不喜欢玛仙身上，有这种妖异之气透出来。

可是，他还没有开口，玛仙已经直跳了起来，叫：“快！要来不及了……”

原振侠大是错愕，玛仙“跳”起来的情形，也怪异莫名。她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人向上弹起，到了凌空，手脚才舒展开来。于是，落地时，又变得好好地站在地上。

她叫着，原振侠不知她这样叫是什么意思，她随手一拉原振侠，就向门口冲去。

她向前冲去的势子十分急骤，眼看要撞在门上，却见她一探手，就拉开了门，闪身而出，把原振侠一推，推向电梯门口。她自己直扑楼梯口，声音一路在她飞奔下楼时传来：“我先下去发动车子，你立刻下来……”

原振侠在电梯没有到达时，思绪撩乱。他知道，玛仙一定是通过了巫术力量，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，她要去阻止！

他能猜到的，只是这一点。他也考虑过要自楼梯上跳下去，可是电梯已

经到了。在这种一秒钟都要争取的情形下，乘搭电梯，实在不是办法，单是门一开一关，就能叫人心焦万分。

等到原振侠冲出大堂，玛仙已驾着跑车，一下冲到他的面前。他立时上车，喘息未定，居然还不忘幽默：“我以为女巫最快的赶路方法，是骑着扫帚飞。”

玛仙翻了翻眼：“我注意到，你住所中没有扫帚！”

她把车子开得飞快，原振侠的身子随着车子的急转弯而摆动。

原振侠叫道：“至少该让我知道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有人约了我，要找我的……”

玛仙连连点头：“就是这个人，我感到他会出事，要赶快！这个人……很怪，有一点很怪的怪事，发生在他身上……”

（原振侠本来想说：你根本不知道那人是什么人，怎么会知道有什么事，发生在他的身上？）

（不过他没有问，因为玛仙把车子开得快绝，而且，那是一条上山的路，盘旋曲折。

原振侠可以相信，玛仙有卓越之极的驾驶能力，但也不必冒险，在这种情形下去分散她的注意力。）

（后来，隔了相当时日之后，原振侠还是向她问了这个问题。）

（玛仙的回答是：你叫我猜猜要来的人是男是女，我就施术，就和这个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，取得了某种联系，可以知道他会发生些什么事。）

（玛仙的回答，极其玄妙，令原振侠眨了半分钟眼睛，说不出话来。只好在心中，暗自感叹巫术的奇妙。）

（而玛仙则说，原振侠不断眨眼睛的动作，可爱极了。使得原振侠在来不及拒绝的情形之下，她已在他的眼上，轻吻了五、六下。）

原振侠当时，“啊”地低呼一声：“刘量中？”

玛仙并没有回答，原振侠这时，也注意到玛仙走的这条路，正通向刘博士的住所。

刘量中刚才那个电话，如果从家里打来，他要前来，自然也会由这条路来。

那也就是说，他们和刘量中，有机会在半路上迎头相遇。

原振侠刚凭推测，得到了那样的结论，就看到前面一个转弯处，一辆车子飞快转出来，车头灯在黑暗中看来极亮。

玛仙的车子离它约有一百多公尺，玛仙一看到那车子，就发出一下低呼声。那辆车子在转了弯之后，应该驶向前来的，可是它显然在一刹那间失去了控制，竟然没有驶到路面来，而是继续向前冲出去！

上山的路上，一边是悬崖，车子撞在水泥栏上，发出巨响，也令得车子一个翻腾，向着悬崖之下，直跌了下去！

一切全在玛仙和原振侠两人眼前发生。当玛仙驾着车，在撞栏处停下，两人立时一起跳下车，向下看去时，车子还在半空中，车头灯还亮着，在黑暗的空隙，划出惊心动魄的光柱。他们一口气没透过来，车子已经落地。

那至少超过两百公尺的山谷，车子一跌下去，结果和所有电影中看到的镜头，完全一样！而且，也绝对可以在物理学上，证明光的速度，比声音快了不知多少！

他们先看到晶亮的火光一闪，一蓬火柱，冲霄直上。然后，再是一下轰

然巨响，那一团火光，熊熊燃烧。

原振侠震呆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想问玛仙：那是刘量中的车子？可是，由于所受震撼太甚，竟然出不了声。

玛仙盯着山下面，虽然隔得远，可是山谷下传上来的火光，还是可以映在她的脸上，忽明忽暗，看起来更是诡异莫名！

她嘴唇掀动着，并没有什么声音发出……平常人如果有这样动作，可以视为喃喃自语，可是玛仙，却大有可能，是在念什么巫术的咒语。

原振侠的直觉是，这种情形的汽车失事，车中人绝无生还的可能。玛仙即使再念什么咒语，也无法令那人死里逃生，真要念，还不如念念“往生咒”，来得实在些。可是玛仙却十分认真，一直盯着跌下山谷的那车子……那实际上是一团火。

就在这时，另外有一辆车子，从那个弯角转了过来，来势也快绝。

此际，离那辆车子坠山，至多只有两分钟。那辆车子一转了弯就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个人匆忙下车。

原振侠以为那是一个驾车人，知道有车子出了事，下车来看的。他一扬手，向那下车的人叫：“快去报警，有车子跌进了山谷……”

随着他的叫嚷，那下车的人，向前疾奔过来，自山下面窜起的火光，也可以隐隐约约，映在他的脸上。原振侠向他看去，震呆得说不出话来……那个人，是刘心芹，刘心芹博士！

刘心芹以一百公尺冲刺的速度奔向前，若不是他陡然之间，看到了原振侠，收住了势子，只怕他会直冲下悬崖去。原振侠要双手齐出，抵住他的胸口，才能免得两人相撞，刘博士向前冲来的力道之猛，可想而知。

原振侠和刘心芹面对面，刘心芹又惊又怒，陡然之间，大喝一声，震得原振侠后退一步。

刘心芹扬起手，看来不知准备如何对付原振侠，但终于只用力一挥手，来到了悬崖边上。陡然之间，发出了一下撕心裂肺，听来令人全身冰冷的惨叫声：“量中……”

原振侠真的感到全身冰冷！刘心芹在叫他儿子的名字，他和刘量中，可能一先一后，开车出来。

刘心芹知道在自己前面，不可能有别的车子，知道跌进了山谷之中的，一定是刘量中！

尽管有过许许多多非常事件的经历，原振侠还是不能想象，两三个小时之前，还是鲜蹦活跳的一个小伙子，如今已经在烈焰的吞噬下，变成了一团焦炭，生命从此消失！

这个人，到此就等于再也没有存在过！

原振侠看到刘心芹在叫了一声之后，身子慢慢蹲了下来，脸上神情，痛苦之极。

原振侠明知就算攀下山去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是总得下去看看才行。

他向玛仙打了一个手势，可是玛仙根本不注意他，现出一种诡异的神情，还在注视着渐渐变弱的火团。

原振侠打量了一下形势，虽然漆黑一片，可是以他的身手，想要落下去，多半没有什么大问题。

他向前跨出了两步，突然之间，跨出去的腿上一紧。蹲在地上的刘心芹，名闻全球的出色外科医生，竟然一下子，抱住了原振侠的小腿，口张得极大，

发出一种如同狼嗥样的声音。看起来，像是想在原振侠的腿上，狠狠咬上一口。

原振侠骇然莫名，叫：“刘博士……刘博士……”

刘博士嚎叫起来：“你满足了？你满足了？”

原振侠不知如何才好：“你先起来，我不明白你说什么，你……”

刘心芹声嘶力竭：“你满意了！要他把心中的秘密向你公开，你满意了？”

原振侠心头一阵绞痛，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一下。刘心芹这样指责他，他当然不愿意承当，可是如今，对着一个受了如此沉重打击的父亲，又何必为自己辩护什么？

他俯下身，用力扶起刘心芹，可是刘心芹双腿软得站不稳。他双拳如雨点一样，在原振侠身上捶打着，同时嚎叫：“都是你们这班人，尤其是你们，你，杀了量中！”

他因为你的好奇而死……”

原振侠声音发颤：“你……”他陡然叫起来：“玛仙，你能令他镇定一下？”

玛仙直到这时，才把视线自山谷下的那团火上收回来，她一言不发，走过来，把手按在刘心芹的后脑上。刘心芹立时停止了叫喊，双眼有点发直，抓住原振侠衣服的手已松开，身子摇晃，站立不稳。

原振侠忙扶着他，在路边坐下。他双手抱着头，自喉际发出可怕的“呜呜”声，听了令人心为之碎！

原振侠向下指了指：“我下去看看。”

玛仙一扬眉：“看什么？”

原振侠想不到玛仙会那么尖锐地反问，苦笑了一下。的确，下去看什么呢？看烧成废铁的车子，还是看烧焦了的刘量中？

他只好苦笑：“总要下去看看。”

玛仙突然之间，现出了相当怪异的神情，又向下面的火团望去。火团已经熄灭，在黑暗中看来，只有一点暗红在闪耀。玛仙紧蹙着眉，像是有十分难以明白的事，在困扰着她。

原振侠问了她几次在想什么，她都没有回答。这时，刘博士却又摇摇晃晃，站了起来，脚步踉跄，向悬崖冲了过去，原振侠吃了一惊，连忙拉住了他。刘博士紧抿着唇，也不出声，可是却用力挣扎，他的力度大得出奇，原振侠几乎拉不住他。

幸好，这时恰好有一辆巡逻警车经过。车上的警官、警员，跳下车来，问明白是什么事，立即召救伤车。玛仙趁混乱时，悄悄在原振侠身边道：“我们回去吧，事情和我们无关！”

原振侠奇怪玛仙何以会这样说，忙道：“也不能说全然无关……虽然刘博士的指责我不接受，但是……如果不是我说了几次，要刘量中把话说出来，刘量中不会找我，也不会有惨剧发生，所以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才向玛仙看去，看到玛仙的神情，像是十分恐惧。而她又不想自己恐惧的神情显露，正在尽量掩饰……但由于她心中的恐惧，一定极甚，所以她的掩饰，不是很成功。

原振侠一看到这情形，心中讶异莫名。玛仙也会恐惧？会有什么事令玛仙恐惧？这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事！

不但在玛仙原来的性格之中，只怕就没有恐惧这回事，而且她现在，又掌握了巨大的、奇妙的巫术力量，还有什么值得她害怕的？

可是原振侠又可以感到，她真正在感到害怕！

一时之间，原振侠也住了口，不知如何说才好。玛仙仰头望向他，美目之中，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采，她再次轻声说着：“这里没有我们的事了……”

一个警官走过来：“不，小姐，你们是目击证人，请和警方合作。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，转问原振侠：“那我们不如攀下去看看了！”

那警官的年纪很轻，他一面请玛仙和警方合作，一面视线已停在她脸上，再也移不开去。他一听得玛仙说要“下去看看”，不禁吓了一跳：“小姐……那太危险了……”

原振侠正想下去，却立时道：“好……”

那警官呆了一呆，不知该如何反应才好。玛仙向他嘲弄也似，笑了一下，令得那警官无缘无故红起脸来：“我和你们一起下去……”

原振侠已经开始行动，虽然是悬崖，但那并不是什么穷山恶水，毕竟只是城市中的山头而已。对于曾在新几内亚腹地，攀登过可怕的“缺口的天哨”，进入过“鬼界”的原振侠而言，自然不算什么。要不是他要照顾同时向下落来的玛仙，速度还可以更快。

玛仙下落的速度也很快，动作俐落。反倒是那警官，有点笨手笨脚，狼狈不堪！

二十分钟之后，原振侠拉住了一株小树，身子向前一荡，一跃而下，已到了失事汽车的旁边。

玛仙跟着跃下，原振侠过去扶住她。当他的双手，扶住了她的腰时，竟发现她的娇躯在微微发抖。

原振侠立时向玛仙投以询问的眼色，可是玛仙却转过头去，有意避开了原振侠询问的眼光，这更令原振侠大惑不解。

玛仙已轻轻推开了原振侠，脚高脚低，向前走出了几步，来到了离失事汽车极近处，原振侠也跟了上去。

汽车已变成了焦黑的、难以形容的不规则的一团，有一些零件散落在周围。

车子虽然已全然不成形，但是还可以看得出，车门没有打开，那也就是说，驾车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逃生。

原振侠和玛仙不约而同，一起俯身，想自被挤压得变形的车窗中，去看看车中的情形，但是光线实在太暗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这时，上面，又隐隐传来刘博士充满痛苦的嗥叫声。原振侠突然冲动起来，问着玛仙：“你是女巫，既然没有能力阻止惨剧发生，至少现在该有能力，看清楚车厢中的情形……”

玛仙明亮的眼睛望向原振侠，眼神之中，大有责备原振侠不应该这样说的意思。她的声音十分平静：“我当然看得见，你自己看不到，怪谁？”

原振侠喘着气：“他……刘量中……在车内？”

玛仙的声音，平静地出奇：“是，烧焦了。驾驶盘嵌进了他胸口，他尸体……已不像什么。”

原振侠自然可以知道“尸体不像什么”的意思。想起刘量中不久前，还在谈笑风生，他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冷颤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。

直到这时，那警官才算是落了下来，喘着气：“这……车子驾驶人，你们认识？”

原振侠和玛仙都懒得出声。原振侠自然也承认，刚才对玛仙的指责毫无理由，可是他情绪激动，也不知如何开口道歉才好。玛仙也没有说什么，转身循着刚才落下来的路线，向上攀去。

等到他们又到了路边，刘博士已被救伤车载走。也聚集了更多的警员，有照明设备自上而下射去，可以看到毁到不成形的失事汽车。

有更高級的警官到場，認識原振俠，說了幾句話。瑪仙神態疲倦：“我們可以離去？”

原振俠早就感到瑪仙神態有異，也想和她單獨相處。高級警官道：“當然可以……”

他們一起上了車，仍然由瑪仙駕駛，兩人一言不發。一直到了原振俠住所之外，車停下，瑪仙向原振俠望來，原振俠的聲音中充滿了歉意：“對不起……”

瑪仙有點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。這時，天色已經矇矓亮了，淡淡的曙色，映在她的俏臉上，看來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美麗。

她淡然道：“沒什麼……女巫只不過是女巫，不是萬能的。”

原振俠下了車，繞到車子另一邊，要替瑪仙開車門，可是瑪仙卻搖了搖頭。原振俠大是愕然：“你……”

他只講了一個字，就被瑪仙截住了話：“我不上去了，有機會，再來看你……”

原振俠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，他自然不能強拉瑪仙上去，事實上，他也絕沒有那樣的打算。可是瑪仙就此離去，却也全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瑪仙突然在他住所中出現，劉量中車子失事，是一宗意外，如果沒有那宗意外，瑪仙難道也只逗留幾分鐘就離去？

而且，在這宗意外中，瑪仙的神態，有相當多可疑之處。她曾現出極度的恐懼，還努力想掩飾恐懼。原振俠還準備問她干甚么，可是她竟然表示要離去！

原振俠在一剎那間，也曾想到過：她生氣了？但他立時否定，瑪仙絕不小氣到這種程度！瑪仙的神態，看來十足是想逃避甚么！這令得原振俠好奇心大熾。

原振俠仍然拉開了車門，盯着瑪仙。

瑪仙的雙手，放在方向盤上，直視着前面，並不看原振俠。

以原振俠和瑪仙的熟稔程度，他也不必長篇責問，他只問了一句：“為什麼？”

他可以預期瑪仙不回答，甚至可以接受瑪仙，像一個任性的少女不顧而去。但是他再也想不到，瑪仙竟然作了那樣的回答！

瑪仙的回答是：“你太喜歡追問‘為什麼’了！你已經問得令劉量中遭到了意外，還要來問我？”

瑪仙的話，令得原振俠在剎那之間，呆若木雞。他直了直身子，正想為自己辯護幾句，“呼”地一聲響，瑪仙踏下了油門，跑車像箭一樣向前射出去！

原振俠呆立着，一時之間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等到他定過神來，他才極其惱怒，不可克制地大叫：“我要你說明白……儘管你是超級女巫，你也

无权胡说八道！”

这时正是清晨，宿舍附近十分寂静。有几个晨运爬山的老人，骇然地瞪视着他，不敢走近来。

原振侠悻然挥着手，回到了住所，洗了一个脸，坐着生闷气。好一会，才能把自那个聚会一开始，到玛仙留下了那两句话离去，一切经过想了一遍。

他感到自己对刘量中的死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

想到这一点，他心情才好过了一些。天色也已大明，他也不准备睡觉，又把几个疑点，整理推测了一下。

他推测，刘量中在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声音压得十分低，自然是怕人听到……这一点，实在不是很合理。刘府的房子很大，刘量中要找一处地方打电话，而不被人听到，再容易不过。除非刘府的所有电话，都有盗听设备。

而事实上，刘量中的电话，还是有人偷听到了……刘博士偷听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刘量中和刘博士，会先后在山路上疾驶的原因。

原振侠肯定，刘量中疾驶，是要来找自己，目的是：他有很多话要对原振侠说。

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……在聚会中，刘量中就有很多话要说，被刘博士突然出现而阻止。当时的情形是：刘博士不让说，刘量中想说，但是又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。

假设在聚会散了之后，刘量中经过考虑，认为还是应该把那番话说出来，所以才来找原振侠。那么，刘博士追在后面，目的自然一样是要阻止刘量中说话。

原振侠的心中，也就更疑惑。

在聚会中，听刘量中要讲的话，讲了一个开头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刘博士一定不让说（不让说的手段，且十分恶劣）？刘量中如果能再讲下去，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由于刘量中已经死了，能回答的，只有刘心芹博士。

刘博士不肯让他的儿子说，自己当然更不会说，只怕从此成谜。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禁苦笑了一下。而且，他也想到，他总是要再和刘博士见面的，若是刘博士再责怪他害死了刘量中，他就要反击，指出一个事实：如果不是刘博士开车在后面紧追，刘量中不必把车子开得那么快，那就不会坠崖失事！

刘量中汽车坠崖，当然是意外……可是当原振侠想到这一点时，他不禁苦笑，那真是意外吗？他只不过叫玛仙猜一下，等一会来的人是男是女？玛仙已经预知了意外的发生！

能被预见的事，自然不能算是意外。就算要通过巫术力量才能预知，那也不是意外。

刘量中的车子失事，必然会发生！那由一种不知什么力量造成！

原振侠感到心情越来越沉重，一直推测下去，有许多疑点，也可以迎刃而解。例如：玛仙为什么恐惧……她感到了那股力量的存在，如果她同时感到，那股力量强大而可怖，超越了她所掌握的巫术力量，那么，她自然有理由害怕。

在旧问题中，又产生了新问题：那股力量是什么？从何而来？由谁掌握？

当阳光照射进来之后，由于一夜失眠，再加上心中疑团太多，原振侠很有点头重脚轻，但他的健康，自然可以支持一天烦忙的工作。他灌了两大杯

咖啡，驾车到医院，才一进医院大楼，就听得扩音器不断在叫他的名字，要他到院长室去。

原振侠走进院长室的时候，看到昨晚见过的那高级警官也在。院长搓着手：“真想不到！真想不到！警方要你去……认认尸。”

原振侠皱眉：“我和死者没有亲属关系，甚至于只见过一次……”

院长道：“刘博士……一清早就转来本院，精神极差。你目击失事，只要……”

院长讲到这里，那高级警官接口：“只要你认明一下那辆坠崖的车子，和车里一具尸体就可以了。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认的，我未曾见过一个人的身体，被烧得如此彻底……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：“车子……弄上来了？”

高级警官的神色也相当疲惫，点头，甚至懒得出声。

原振侠也只是作了一个手势，搭乘警车，再到了失事地点。

车子（一堆废铁）已被吊车吊了上来，车门还是没有弄开。从变了形的窗框中看进去，驾驶位上，有着一团焦黑色的东西。绝没有人看到了这样焦黑色的一团，会联想起那是一个人变成的……一个年轻、漂亮、生龙活虎的男孩子。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感到眼珠有一阵异样的刺痛。

一个警官过来，问他一些例行的问题，原振侠一一回答着。过了大约几十秒，他才睁开眼来，视线仍然停留在尸体上。他忽然心中问自己：“死者的头部呢？头部如果还在，至少有一点迹象，怎么看上去，像是根本没有头？”

他的思绪十分乱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忽然会这样想？视线所接触到的那团东西，实在一点实感也没有。原振侠努力使自己僵硬的颈子转动，不再去看那焦黑的尸体。

这时，一组消防员正想把车门弄开来，一个有经验的警官道：“尸体烧成了那样，要是一经震动，会散裂开来。那……我经历过一次……再也没有比发生那种情形，更可怕的了……”

其余人，只要略想一想，谁都可以想象到那种可怕的情形。要是内脏没有烧焦，随着身体的破裂而流出来……这只要想深一层，都会令人呕吐！

一时之间，大家束手无策，有经验的件工，也不知如何弄走尸体才好。

原振侠强忍住了呕吐感，心想，要是玛仙在，不知道能不能把车门弄开？

当他在这样想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，向车门望去，发现车门虽然关着，但是门锁部分，并不是太扭曲。说不定锁没有坏，轻轻一拉，就可以拉开门来。

他向前走出一步，由于他并无把握，所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想做什么。他自车框中伸进手去，想自内扳掣打开车门。

原振侠手伸向通常车子开车门处，略一摸索，刹那之间，他脸色变得苍白之极。

在他身前的两个警官陡然一惊，失声道：“医生，你不舒服……”

不但他脸色难看至极，接下来，他发出的那一声尖叫声，也是难听之极。令得所有的人，都几乎立时挪动身子……移动转离开了他一步。

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连原振侠也不知道！



听来有点不象话，原振侠要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会尖叫？会脸色变得那么难看？应该说是，他不能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！

他只是在感觉上，在一伸手进去，想从里面把车门打开时，摸到了一只手！

一只手！一只冰冷的手！他的手指皮肤触觉，在刹那间传向他大脑的信息，的确在告诉他：你摸到了一只手，一只冰冷的手！

这是极度又极度的意外，所以以原振侠经历怪异事件的丰富经验，在一刹那之间，也如此失措。

可是他立即镇定了下来。经验和知识都告诉他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不可能摸到一只完整的手！

就算是手，也早应该是烧焦了的手，而烧焦了的手，没有那么容易，一下子就摸得出那是一只手来。所以，自然而然的结论是：刚才摸到的，是一件摸上去，很像是一只冰冷的手的东西。

那是什么东西？单靠触觉，不是很靠得住，得要看一看才行。

于是，原振侠就准备缩回手来。

从他不可控制地尖叫，到这时候定过神来，只是极短的时间。其余的人，被他吓得不知所措，别说采取行动，连出声的人都没有。

原振侠的手才一动，突然之间，他心中所感到的恐惧，甚至令得他发不出尖叫声，而只是从心底深处，发出了一下只有他自己，才听得到的呻吟声！

幸而这时阳光普照，要是三更半夜，原振侠真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抵受得住。

抵受不住的最后结果，是昏过去，而最坏的结果，则有可能被吓成程度不同的各级疯子！

他的手才一动，他就肯定，刚才摸到的，真是一只冰冷的手！

令原振侠肯定，他刚才真是摸到了一只冰冷的手，是因为那只手动了起来。不但动，而且还塞了一样，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他的手中！

原振侠下意识地握紧了手，把那不知是哪里来，到了他掌心中的东西握住。

（他一直不肯承认，那是由一只冰凉的手塞给他的。）

同时，他的支持能力也到了极限，身子向外一侧，跌出了一步。可能由于他手的动作，带动了车门，车门随着他外跌而打开。

原振侠没能站稳，一跌出，就半蹲着身，右手紧握着拳（由于掌心中有那东西），姿势相当怪。但也由于如此，他才能看清车门打开后的情形……这时，如果他看到一只手爬出来，他也不会再感到什么恐惧，他的恐惧感早已到了顶点，完全麻木了！

他没有看到什么手，或者，根本没有手。在毁坏了的车厢之中，是一团焦黑了的尸体。

原振侠宁愿刚才的一切，那种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的感觉，只是一场噩梦。此际既然没有手，自然是噩梦已经醒了！

可是，他紧握着的拳头之中，分明有一样东西在！

阳光灿烂，可是原振侠还是感到遍体生寒，当每个人的视线都投向他时，他还得竭力装出镇定的神情。他紧握着拳，没有勇气打开手来看看，在那么怪异的情形下，到了自己手中的是什么东西。

（一只绝不可能存在的冰冷的手，塞过来的东西……虽然小得可以握在

拳头中，但也可能是任何怪异。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，才能打开手来仔细看看。)

(原振侠当然不是没有这个勇气，但是他至少需要定一定神。)

(而这时，他未能定过神来，所以他仍紧握着拳。)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站了起来。

在一刹那间，他只觉得耳际有许多嗡嗡的声响，像是有许多人在对他说话，可是他却一句也听不清楚。

这时他心中想的，只是一件他听过的事，那位先生记述过的一种情形……人脑在接受了外来信号之后，会作出错误的判断。

例如人面对镜子，看不到镜中的影像，又例如一直以为手上有一只蛾停着，等等。

他希望如今手中握着东西的感觉，和刚才碰到冰冷的手，也全是由于这种“错觉”！

可是，有东西在手的感觉，又那么实在！

原振侠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直到这时，他才听出四周围的确有不少人，在向他发问。有的是在问他，是不是感到不舒服，有的在问他，是不是肯定这辆车子冲下山谷。

原振侠已然有了足够的镇定，可以一个个问题回答。同时，他心中不断在想：我手中握着的是什么？

他这时，故意不打开手来看，反倒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，感觉也更实在。

他感觉得出，那像是一小片，有着尖角（六角形、正方形，或五角形）的一片……金属？玻璃？一时间不能肯定。

那一小片东西，本来应该相当凉，但现在在他的手中握得久了，就有点温热。看来，那是相当容易传热的物体。

这一切感觉，都十分普通。令得原振侠骇异的是，当他紧握着那一小片东西的时候，他竟然不是十分能够肯定地，感到一阵又一阵轻微的颤动！

什么叫作“不是十分能够肯定地感到”？他自己也有点不明白。总之是一种十分模糊，但又实在存在，实在发生的一种感觉。

起先，他以为那是自己在发抖。但是他随即知道不是，的确有极轻微的颤动，发自那一小片东西！

原振侠不知道自己回答了多少问题，大约已令得所有人满意了。一个警官向他示意，他要做的事已做完了。他也看到，仵工已经把烧焦了的尸体，用白布小心包了起来，放进了黑箱。

烧成了那样不成形的尸体，连解剖的价值都没有，而且也绝不适宜给死者的家人看到。原振侠长叹了一口气，一个警官来到他身边：“原医生，送你回医院去？”

原振侠略想了一想：“不，送我回宿舍去……我太疲倦……没法子工作。”

警官谅解地点头，请原振侠上车。

原振侠一直紧捏着拳，不打开来，一直到了住所的门前，他用左手在右边裤袋中，取出钥匙来开门，右手仍然握着。等到进了屋子，原振侠来到了桌前，将右拳放在桌上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的手指，因为用力握拳，已经握了很久，而十分僵硬，以致摊开手指的动作，相当缓慢。

在手指慢慢摊开来的时候，他真愿意手心中什么也没有，一切全是幻觉。

可是，他还是看清了手掌心中的那一片东西。那是一小片东西，等边六边形，每边不会超过一点五公分，极薄，既非金属，亦非玻璃，或者说，既是金属也是玻璃。

那一小片东西相当怪，所以要比较详细来形容一下……面积不大，“厚度”极薄……约莫十分之一公分。看来一面是玻璃，透明的，另一面是一种深灰色的金属。在金属板上，有一点（极小的一点）随着那一小片东西的移动，而滑来滑去，那一点是深黑色。

怪的是，那深黑色的一点，虽然会移动，却全然不受控制——或者说，不合常理。

这又需要详细解释一下。

那一点，当然是一粒细小的物质。能移动，当然是玻璃和金属片之间，有可供它移动的空隙。

（“玻璃”、“金属板”都还只是假设，原振侠那时，还不能肯定那是什么物质。）

两层薄片之间有空隙，一小粒物体能移动。当拿起那薄片时，向哪一边倾斜，那一小粒东西，就应该向倾斜的一边滑下去才对……这是地心引力作用，和牛顿运动定律的共同结果。没有甚么物质，可以不遵照牛顿运动定律运动！

可是那小黑点却不一样。

当薄片平放着，它静止不动，只要一动薄片，它就动，可是全然没有规律。不论薄片如何倾斜，它有时向下，有时向上，有时向左，有时向右，有时“躲”在一个角落，很久不肯再动，有时，就在薄片之中，飞快地转动，快得几乎看不清楚！

原振侠看得目瞪口呆。从第一个印象起，到勉力镇定下来之后，都使他感到：那小黑点是活的！像是一只极小的、活跃的硬壳昆虫，被困在那两片薄片的空隙之中！

他立即想到了跳蚤，这种小虫，甚至可以被训练来作表演。

但他当然立时推翻了自己这种想法……那小黑点比跳蚤小得多！

联想到了“小昆虫”，原振侠又镇定了许多，虽然一切仍然如此诡异，可是昆虫没有什么可怕。现在看来，只是一个小黑点，那是由于它形体太小，但可以利用显微镜作进一步观察。

原振侠是医生，有倍数高达两百倍的双筒显微镜。他连忙找了出来，把那片薄片，放在显微镜下，着亮灯，调节着焦距。

那小黑点，在放大了一百二十倍之后，原振侠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。

当然，可以肯定那绝不是昆虫。因为它只是深黑色的一团，呈不规则的圆形。放大之后，可以看到黑色略有深浅不同。

原振侠轻轻移动薄片，令那小黑点移动。小黑点移动之际，形状略有变动，可是变化极微。由于在显微镜之下，所以那小薄片，这时看来，和生物学上常用来作显微观察的“切片”，十分相类似。

原振侠终于伸直身子，长长吁了一口气。他足足看了那小黑点超过半小时，可是却全然弄不清那是什么东西。他有足够的怪异经历，也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，可是却实在对这个薄片，无以名之，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

如果那薄片，不是在那样怪异的情形下到他手中的，他或许不会那么在意。他盯着那薄片，思绪一片混乱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由于长时间注视显微镜，他眼睛十分疲倦，所以，他闭上了眼睛，手指在眼皮上轻轻抚揉着。他闭着眼，可是在他眼前，仍然可以看到那个小黑点。

那是十分普通的感觉……任何人，在注视了一件物体若干时间之后，再闭上眼睛，就仍然可以“看”到那东西在眼前（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实验……闭上眼睛，当然不是真正看到，而只是感觉看到）。所以，原振侠一点不以为异，仍然闭着眼，休息着。

可是在过了至少三分钟之后，他“眼前”的那个小黑点，并没有如常地消失，仍然十分清楚。“看”起来，就像是睁着眼在看一样！

当原振侠感到这一点时，他睁开眼来，眼前黑点消失。再闭上眼，黑点依然出现，有时静止，有时移动。可是既然用显微镜来观察，都不明白那是什么，这种闭上眼睛的感觉，自然更不能判明那是什么。

在接下来的两小时之中，原振侠没有再去看那薄片，他做了很多不同的事，甚至曾小睡了一下。可是只要他一闭上眼，那小黑点就固执地在他的“眼前”出现，令得原振侠更不由自主，伸手在眼前挥动，想将那小黑点挥去。

他是医生，首先想到：这种不正常的情形，是不是一种病症？

如果是病症，他自然首先想到“飞蚊症”。那是一种视觉上的毛病，没有什么大碍，患者会觉得眼前总是有一只“蚊子”在，或远或近地移动。那是由于眼球内的玻璃体中，飘浮着细小的浑浊物而引起的。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又闭上眼睛一会，否定了自己的“诊断”。

他是在闭着眼时，才“看”到那个小黑点，并不是睁眼时才看到。多半是对那小黑点印象太深刻了，他想。

在那时候，原振侠对那小黑点，并不是太在意。下午，医院催他回去，在忙碌的工作中，虽然一闭上眼，小黑点就出现，他仍然不在意。

原振侠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，才离开医院。他走向停车场，在经过一个十分阴暗的角落时，他陡然呆了一呆，眼睛睁得极大，定定地望着前面，神情十分怪异。而且，用一种看来十分诡异的动作，伸手向前挥动着、抓着。

这时，如果他身边有人，看到他这种情形，一定会十分惊讶，因为他眼前实在什么也没有！

然而，在原振侠看出来，却看到那个小黑点，就在眼前……本来是闭上眼睛，“看”到的那个小黑点，现在是，在黑暗中，他看到了小黑点。

那仍然是十分难以形容的一种感觉，黑暗中，应该看不到黑色的一点。可是原振侠却清清楚楚，看到那小黑点在眼前，他甚至不由自主，想伸手把它抓在手中！

他停了没有多久，又向前走，等有了灯光，小黑点反倒消失。闭上眼，它又在。

原振侠开始感到有点困扰，而且，莫名其妙，感到了焦躁和不安。甚至令得他呼吸加速，可是却又全然说不出原因来。

原振侠加快了脚步，快到停车场了，他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叫声：“原医生！原医生！”

院长到处在找……”

原振侠站定脚步，用手在脸上抹着，他十分疲倦，只想回去休息。可是那呼唤的声音却又十分急促，使他不能不转过身来。

一个医院职员奔到了他身前，重复着刚才叫的那句话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再走向医院建筑物。才一进去，就看到院长大失镇定，团团乱转，一见了他，

一把抓住：“快跟我来……”

院长不由分说，拉着他便走，原振侠只能猜到有急事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事。一直到进了电梯，院长才缓过一口气来：“刘博士企图自杀……”

原振侠吓了一跳！下午，在医院，他曾好几次企图和刘博士接触，可是由于院长的命令，不准任何人接近，连他也不能例外。

原振侠本来想要硬闯进去，但是想到刘博士才有丧子之痛，情绪一定极坏，见了自己，只怕会引致他更加沮丧。虽然有很多话想问，也就忍住了没去见他。这时他听到了刘博士自杀的消息，当然吃惊，望着院长说不出话。

院长说：“他是医生，要结束自己生命，比普通人更容易”

原振侠失声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院长不由自主抹了一下汗：“还好，护士发觉得早。唉，他竟然偷偷藏起了一大瓶安眠药！”

原振侠和院长，这时一起跨出电梯，原振侠不禁埋怨：“院长，病人就算藏起了一大瓶安眠药，充其量不过是意图自杀，不等于他一定自杀……”

院长压低了声音：“他情绪那么低沉，藏起安眠药，当然是立意自杀。”

原振侠站定脚步：“那我去也没有用，我不是精神病专科，我……”

院长闷哼一声：“他指名要见你！”

这一点，倒很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刘博士要见他，目的何在？是再将他痛骂一顿，把刘量中的意外算在他的头上？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？

他吸了一口气，跟着院长，一起走进了刘博士的病房。刘博士面色惨白，半躺在床上，两个体力壮健的护士，坐在床边上。

院长来到床前：“老刘，原振侠来了……”

刘博士疲倦地睁开眼来，口角牵动了一下，眼珠转动着，声音低沉：“我想和他单独谈谈……”

院长像是想表示不同意，可是却没有说什么，和那两个护士作了一个手势，三个人一起走出去。

原振侠站在病床面前，刘博士闭着眼，一动也不动，可是却看得出，他心情十分激动。因为他的眼皮在不断跳动，面肉也不由自主在抽搐。

足足等了五分钟之久，刘博士仍然不出声。原振侠轻轻咳了一下，刘博士并不睁开眼来，但声音相当清楚：“原医生，量中……在失事前，曾打了一个电话给你？”

原振侠心中不禁十分反感，因为从种种方面来看，刘博士都在干涉他儿子的行动。

先是在聚会中不让他畅所欲言，又大有可能偷听刘量中的电话，刘量中驾车来找自己，他又跟在后面。虽然说他是刘量中的父亲，但一向喜爱自由、不受任何拘束的原振侠，也觉得太过分了！

所以，尽管刘博士这时的神态，十分值得同情，原振侠还是十分不客气：“是！我相信，他在电话中说些什么，你一定通过某些装置，早已听到了的……”

刘博士震动了一下，长叹一声，仍然不睁开眼，讲的话，也像是自己在喟叹：“真不明白，现在年轻人……为什么总不相信父亲。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，没说什么。

刘博士的那个问题，可以写一篇论文，绝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。现在也绝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合，所以原振侠不出声。

又过了足有两分钟，刘博士才又道：“他在和你通电话的时候，把声音压得十分低……”

原振侠又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知道有人偷听，谁都会那样！”

刘博士陡然睁开眼来，用一种十分异样，难以形容的目光，望定了原振侠。原振侠看出他想表达什么，可是又无法确切知道他的用意。

刘博士沉声问：“在电话里，他向你说了什么？”

原振侠连半秒钟也没有考虑：“他说，有很多话要对我说，我就请他到我住所来，他答应了，结果……”

原振侠讲到这里，也感到了一阵难过，难以说得下去。刘博士反倒镇定得多，吁了一口气，忽然问：“遇到了不明白的事，你抱什么态度？”

原振侠全然无法预料到，刘博士会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和他讨论起处事的态度来。他皱了皱眉：“当然尽一切可能去探索究竟！”

刘博士“嗯”地一声：“所谓尽一切可能，到什么程度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自然是力所能及的顶点！”

刘博士苦笑：“一点也不留余地？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是！”

刘博士又闭上了眼睛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或许每个人性格不同，或许我……老了。我……有不明白的事，探索一下，没有结果，就放弃了，不会再探索下去。”

原振侠仍然不知道他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，自然也接不上话去。刘博士再长叹一声，疲倦地挥着手：“我的态度是对的，年轻人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人人性格不同，行事方法也不同。”

刘博士再度睁开眼：“在行事态度上，你不会听我劝；在具体事情上，你也不愿接受我的劝告？”

刘博士的话，莫测高深，原振侠只好姑且答应着。刘博士双眼望向天花板，像是那上面有什么值得专注的东西……事实上当然什么也没有。

他道：“在最近几天……或许今天，或许若干天之后，要是有什么陌生女孩子来找你，千万不能受她所惑！”

他说话时，态度十分认真且严肃。原振侠呆住了，不知如何回答……那不但高深莫测，简直莫名其妙！

原振侠在呆了片刻之后，才道：“我不明白……”

刘博士突然愤怒起来：“我说得再明白也没有，怎会不明白？”

原振侠咽了一口口水：“譬如说，什么叫‘千万不能受她所惑’？”

刘博士叹了一口气，像是尽了最大的耐心：“就是别被她骗！不论她看来多么可怜，讲的话多动听，多么能吸引你的好奇心，都不要上当……”

原振侠心中奇绝，只当那是人在受了重大打击之后，一种异常的反应。他只是“嗯嗯”地应着，不置可否。

刘博士却用相当严厉的眼光逼视他，他只好大声：“是，我知道了……”

刘博士又长叹一声：“你去吧……告诉院长，我不会自杀……我弄了一大瓶安眠药，只不过想睡得沉一点……最好永远睡着，可又不是死……”

刘博士的话，听来有点语无伦次。“长眠”是死亡的同义词，他却将之分了开来。

接着，他又喃喃说了一句话，却令原振侠震动：“至少，睡着了，那些冤魂不会一直缠着我……”

原振侠感到一股寒意，失声道：“冤魂？”

刘心芹博士现出疲倦之极的神情。他闭上眼睛的动作缓慢而坚决，像是双眼一经闭上之后，就再也不准备睁开！

他叹了一口气，并没有反应。原振侠还想问些什么，可是又实在不知从何问起才好。

刘博士言行，都十分怪异，可以揣知他内心深处，一定蕴藏着不愿被人知道的大秘密。

但如果刘博士决心要不让他心中的秘密被人所知，只怕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逼他讲出来！

原振侠想到这里，不禁暗叹了一口气，感叹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之落后……人和人之间沟通，只能靠间接的方式，通过语言或文字进行，而无法根据对方的思想，直接了解。

由于沟通方式之落后，所以人和人之间，就有了秘密。而自有人类历史以来，不知多少纷争，都是由于互相间有秘密才发生的！

原振侠也想到，玛仙不但是爱神在实验室中，精心培育出来的，而且也掌握了超特的巫术力量。

她是不是可以知道刘博士内心深处的秘密？当原振侠想到玛仙时，自然而然，也想到了玛仙态度的怪异之处。

玛仙曾在刘量中车子失事的现场，现出过十分害怕的神情！原振侠事后，甚至没有机会问她，她就离开了他。

玛仙的离开，当然是临时决定的，是不是有什么怪异的事，使她这样做？使她竟然不想和她一生之中唯一的男人，多相处一会？

一时之间，原振侠的思绪极乱，他还想刘博士多说一些什么，可是刘博士却并不出声。病房中极静，原振侠刚想悄悄退出去，刘博士却又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，挣扎着说：“量中……的死……不是意外……迟早会发生……我曾责怪你……当然那不是你的责任。

请你原谅一个丧失儿子的老父亲……”

他断断续续地说着，每一个字，原振侠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却真的无法明白，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！

刘量中车子坠入山谷，明明是意外！何以他说“不是意外”？甚至“迟早会发生”？

原振侠走近病床，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不明白，请……”

刘博士的动作虽然缓慢，但是作了一个极其坚决的手势：“你不需要明白……”

他在近乎不讲理地说了这句话之后，突然呛咳起来，一直紧闭着眼，咳了好一会，才喘着气：“世上有很多很多事，不明白比明白好得多……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他自然不同意这个说法。而且，他对刘博士的那种态度，觉得极不耐烦，他的语气也就不那么客气：“博士，你要是想说什么，而又不明白说，那不如提都别提……”

刘博士双眼闭得更紧，神情痛苦，几乎是叫出了一句话来：“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……”

然后，他用力挥着手，赶原振侠离去。原振侠退到了门口，才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指名要见我，该讲的话，全都对我说了？”

刘博士没有说话，仍然坚决地向外挥手。

原振侠退出了病房，他感到院长在他的身后，向他问了几句话，可是他却并没有听进去。因为这时，他正迅速地，把在病房中和刘博士的对话想上一遍。

刘博士指名要见他，一定有目的。可是这时，原振侠已经退了出来，竟然无法弄清楚，刘博士的目的是什么？

他定了定神，转过身来，看到院长满面焦急！

他道：“放心，刘博士说他不会自杀……他拿了安眠药，是为了可以沉睡……”

原振侠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他沉睡，就可以避免一些冤魂的纠缠！”

院长现出全然莫名其妙的神情，原振侠不等他发问，就道：“别问我，我也根本不懂，他那么说是什么意思！”

院长叹了一口气：“那意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！”

原振侠想反驳一下，可是却没有说什么，他不以为刘博士是因为受了打击，而精神颓丧。刘量中的死，对他自然有打击，可是整件事，刘博士似乎另有他自己的看法。那一定是极其怪异的想法……那可能也是他欲言又止、吞吞吐吐的原因。

院长又问：“他又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原振侠一面伴着院长走开去，一面约略把刘博士的话转述了一下。院长神情越听越疑惑：“什么意思？会有什么女人来找你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一点概念也没有……”

院长叹了一口气，很为老朋友如今的情形而难过。

原振侠再次来到停车场，上了车，定了定神，才驾车回住所。

在走近医院单身医生宿舍时，原振侠感到有人紧跟在自己身后，走进了建筑物的玻璃大门。

原振侠转头去看，看到一个垂着头，任由她一头柔软的浓发，瀑布一样洒下来的女郎，穿著素净普通，显然不是宿舍的住客。

原振侠一转身看她，她收不住步子，几乎一下子撞到了原振侠的身上……

然后，她陡地站定，抬头望来。

原振侠首先接触到的，是她那一双黑白分明，大得惊人，明亮得惊人的大眼睛。可是在那么动人的一对大眼睛之中，却充满了惊惶和恐惧。那是一双可以表达任何人类感情的眼睛，所以原振侠可以毫无疑问，知道她的心中，一定感到极度害怕！

她看来至多二十岁出头，脸色苍白，面型清秀，有一种令人一看，就对之产生爱怜的力量。女性有那种楚楚动人的美态，十分容易激起男性的呵护之心。

女郎的一双大眼睛望定了原振侠，眨动了几下。当她的的大眼睛忽闪时，更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美丽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小姐，你……”

那女郎也吸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来找人……找……原振侠原医生……”

原振侠心中讶异：“我就是……”

他在答了三个字之后，陡然想起刘博士在病房中，给他的警告！

警告是：或许是今天，或许若干天之后，要是有陌生女孩子来找你，千万不能受她所惑！



警告的进一步解释是：别被她骗……不论她看来多可怜，讲的话多动听，多么能吸引你的好奇心，都不要上当！

刘博士提出这样的警告，当时原振侠听了，感到全无来由，莫名其妙。

可是这时，他一想起那些警告，就大不相同。因为，现在，就有一个女孩出现在他面前。

一个陌生的女孩子！

原振侠在一刹那间，神情一定相当怪异，所以那女郎怔了一怔，反倒后退了一步。

原振侠用力摇了摇头，相令自己思想集中一些：“你找……我？”

女郎轻咬了一下下唇，声音轻柔：“是……量中曾对我说过，真要支持不下去，可以去找……可以找你……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刘量中？”

女郎点了点头，大眼睛之中，隐约有泪花乱闪。原振侠忙向电梯作了一个手势，他们一起走了进去，那女郎才道：“我姓施，施哲。”

原振侠礼貌地点头，那女郎……施哲的声音有点哽咽：“我是量中的好朋友。”

原振侠迅速地转着念，同时咀嚼着她所说的话。她说“我是刘量中的好朋友”，而不说“刘量中是我的好朋友”，那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？

本来，这是根本不值得思索的事。可是施哲的出现，十分突兀，又有刘博士的警告，所以在原振侠的心理上，形成了异乎寻常的警觉。

施哲又低叹了一声：“我和他……偶然地在海边认识。你如果是他的朋友，应该听他说起过，在海边见到我的经过。”

这时，电梯门打开，原振侠一步跨出去，一听得施哲那样讲，他又怔了一怔，转过头来，望向施哲。想起那天聚会，刘量中说他在海边，听到身后有人交谈，转过身来，只见到一个少女的那件事。

原振侠并不觉得那件事有什么怪，怪的是，刘量中说到这里，他父亲就出现，用异乎寻常的态度，禁止他再说下去！

接下来，一切怪异的事，几乎全从那里开始！海边的那个少女，似乎是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人物，而今就在他的面前！

原振侠站在电梯口，施哲还在电梯中，由于站得久了，电梯门自动关上，几乎把原振侠夹在中间。施哲按下了开门掣钮，门再打开，原振侠后退，施哲跟了出来。

原振侠这才道：“他……我只听他说了一点点，他说……”

原振侠的记性好，一面打开门，请施哲进去，一面就把刘量中的叙述，说了一遍。

说到刘量中被打断处，他就望定了施哲。施哲幽幽地道：“他心情不好……事实上，坐在他后面的，只是我一个人。”

原振侠提醒她：“可是他说听到你和另一个人……相当苍老的声音在对话……”

施哲淡淡地笑了一下，她的笑容中有无言的悲哀：“我到海边去，是答应参加一个慈善演出，担任一个单人剧，需要一个人演几个不同角色，我正在排练……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一定是施小姐的演技十分出色，才使他误会了……”

施哲坐下，原振侠指了指一堆酒瓶，她也随手指了其中的一种酒。

她把酒杯放在手中，缓缓转着：“接下来的发展很自然，他讶异地问我，我据实回答，他哑然失笑。我们都很享受和对方的相遇，他坦然告诉我，他正失恋，我一见面就喜欢他，自然想尽女性的本分，把他从痛苦的陷阱中拉出来……”

原振侠用心听着。施哲说得十分直接，也十分坦白，原振侠极欣赏这种说话的方式，他呷了一口酒：“你一定毫无困难地，可以达到目的……”

施哲垂下眼睑，长睫毛闪动。原振侠望向手中的酒杯，有点不忍心去盯着她看，因为那种情景，有点像施哲的努力，未曾成功……

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是极伤自尊心的事！

当原振侠的视线，集中在手上的酒杯中时，借着酒杯的反映，可以约略看到在一边的施哲的行动。施哲坐着不动，原振侠看到，她抬起头来，发现原振侠并没有望向她，她就向四面看着。

杯身的反映不是很清楚，施哲只是四周看着，动作的幅度极少，本来也不容易看清楚。可是她的一双眼睛实在太大了，眼中又有着异样的光采，在杯身的反映中，显得十分夺目。所以，她那种游目四顾的情形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原振侠一见，就呆了一呆。

原振侠立时想到：她正在寻找着什么……施哲会在他的住所，寻找什么呢？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她根本是个陌生人！

接着，原振侠看到，施哲的眼光，停在那具显微镜上。而且立即收了回来，像是她已找到了她所要搜寻的东西了。

多年来异常生活的经验，使原振侠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。即使是在酒杯的反映中，看到一些小动作，他也可以明白发生了甚么事。

而在这时候，刘博士的警告，起了作用……本来他绝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，对施哲起疑。可是这时，他心中充满了疑惑，放下酒杯，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喝问：“你在寻找什么？你有什么目的？”

可是他没有问出口，因为他看到施哲的大眼睛中，泪花乱转。随着她眼睛的眨动，泪珠儿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，一颗一颗，晶莹剔透，顺着她的脸颊，滚落下来。

那是极动人的情景，看了之后，使人真正觉得，把眼泪和珍珠联在一起的人是天才。

也使人想起鲛人的神话……长发而美艳的鲛人，一面梳着头，一面神伤，眼泪落下，化成珍珠。

原振侠不忍心再发出任何责问，但那绝不表示他心中不再起疑。

看来，施哲的伤心是突如其来的……这就更令人起疑，她看到了什么，才忽然伤心？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也向显微镜那里看去。那一角，绝无异状，也没有什么看了令人伤心落泪的东西。

原振侠盘算着，应该如何开口询问，就听得施哲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对不起，忽然之间，我想起了量中，觉得太难过……”

原振侠转回头去，施哲已抹干了眼泪，可是悲切的神情更深。

原振侠喝了一口酒，心中在想：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之后，才想到了刘量中的。可是那显微镜……他一面想，一面随口问：“你到本市多久了？为

什么那次聚会，没见到你？”

施哲垂着头，她的柔发偏向一边，露出雪白的一截颈子：“在机场，打电话给他，才……知道已发生了不幸，真……不知该如何才好。”

原振侠又问道：“刘量中曾向你提及过我？”

施哲点头：“他说过，他崇拜你，超过他的父亲。他似乎预知，有不幸的事将发生在他身上……”

原振侠一扬眉：“请说得明白一些。”

施哲侧头想了一想：“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。只是有一次，他说起，如果我和他之间，有什么巨大的变化，而……到了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可以来找你帮助。”

她的话，听起来很合理，无可怀疑。可是原振侠听了，却感到说不出的不是味道，但是又绝对无法指出，不合理在什么地方。

他只好道：“那么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”

施哲呆了半晌，在那片刻之中，她神情惘然，甚至在她美丽的双眼中，找不到视线的焦点。然后，她再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要人知道我和量中……我们是真正相爱的。虽然听来没有可能，但……爱情常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发生。”

这句话，令得原振侠大有同感，挥着手，喃喃地重复了一遍。

由于他对那句话神驰，多半也现出了惘然的神情。这时，他看到施哲的目光游移，可是又在那具显微镜上，停留了片刻。

这已经是第二次了！

原振侠还想再问什么，施哲又道：“要是我早到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阻止惨剧的发生？”

原振侠没有回答……施哲已不像是在问别人，而像是自己问自己。

“如果怎么样，会不会怎么样”这种模式的问题，永不会有确实的答案。因为没有发生的事，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！

可是，施哲的话，听来又不像是空泛的追悔，倒像是她真有能力去改变什么。

原振侠望着她，觉得这个美丽的女郎，神秘如谜……事实上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一切，都神秘如谜！

施哲站了起来，动作缓慢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！”

她看来准备告辞……这又令原振侠有点意外。但是当她伸出手时，原振侠还是握了一下，只觉得她的手其冷如冰。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明白了，施哲令他感到神秘如谜的一个原因！

从施哲一出现，甚至施哲还只是跟在他身后的时候，他就有了那种怪异的感觉……这也是他为什么会突然转过身来，施哲几乎撞在他身上的原因。

冷！一种极寒冷的感觉，像是施哲的体温是零度，会向外冒寒气！

施哲的冰冷体温好象会扩散。

以他和施哲之间的相识程度，握手，自然只是轻轻地一握，立时松开。可是，一刹那间和施哲手部的接触，却更令他肯定了这一点。

然而，那又全然不可思议。人的体温，怎可能是冰点呢？原振侠一时之间，怔怔地望着施哲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施哲有点凄然地一笑：“我……的手很冷？”

原振侠由衷道：“简直像冰！”

施哲吸了一口气：“让我用热水去洗一洗，洗手间……”

原振侠忙向一扇门指了一指。施哲向前走去，经过那个放着显微镜的小桌子，像是脚步不稳，略侧了一侧，伸手扶向小桌子。

原振侠那时，并没有直接看着她……当女性要上洗手间时，有教养的男性，都不会盯着去看。原振侠又举杯喝酒，他又是在杯身的反映中，看到施哲的行动。

他看到的情形，令他几乎失声惊呼！

施哲伸手向小桌，把在桌面上显微镜旁的一件东西，迅速拈起，移手向前，继续向前若无其事地走去。

她拿走的，就是那片本身看来怪异莫名的薄金属片！原振侠张大了口，勉强把惊呼声忍了下来。

刹那之间，他心中疑问之多，几乎令他窒息！

施哲走进了洗手间之后，他才能呼出一口气来。由于疑问太多，他不由自主，失常地、毫无意义地挥着手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那金属薄片，本来已经够神秘的了，想起突然在失事车子中，得到它的情形，原振侠仍不禁骇然。当时，好象，好象有一只冰凉的手在触摸他，而刚才，施哲的手，也是冰冷的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联系？

他曾仔细观察过那小薄片，不得要领。他也绝不知道，施哲为什么要用那么鬼祟的手段，把那小薄片偷走。

他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：

第一、施哲为了这小薄片而来。第二、她知道这小薄片是甚么东西，不然，不会下手去偷。

施哲在浴室中，原振侠也几乎可以肯定，她绝不是在“用热水洗手”，不知在干什么。这个美丽的女郎，看来比神秘更神秘！

原振侠不知道有多少问题，要责问施哲。可是当一个年轻美丽的女郎在浴室中，关着门，礼貌上总不能拍门请她快一点出来，只好等她自己出来。

原振侠感到手心在冒汗，他用力擦了一下手，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。原振侠在此际，有一个十分奇妙的预感。或许是由于他心中疑问太多，他感到，自己如果不小心，所有的疑问，会得不到答案，因为施哲可能会用意想不到的方法逃走，逃避他的责问。

所以，他去开门的时候，视线仍然不离开浴室的门，以免施哲突然逃走。

他打开了门，门外是神情显得相当怪异的玛仙。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……玛仙突然离去，曾惹得他很生气，这时却又突然出现。他闷哼了一声：“超级女巫行事，果然神出鬼没……”

玛仙并不理会原振侠的讥讽，向内张望了一下，神情更有点难以形容的异样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有客人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心想：当施哲自浴室出来的一刹那，可能会有点尴尬，但他自然也不必向玛仙解释什么。所以他坦然道：“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的……”

玛仙伶牙俐齿，语锋十分尖锐。可是这时，她却一反常态，对原振侠的讽刺，并不反驳，径自走出几步，来到一张椅子前，坐了下来。

更令原振侠不解的是，她坐下之后，转动了一下椅子的方向，使她可以面对浴室的门。

原振侠心中陡然一动，他知道玛仙有极敏锐的感觉力量……巫术的力

量。

刚才，一打开门，她就知道有客人在。而如今看她的行动，分明是一下子，就料到了客人是在浴室之中！

更令得原振侠惊讶的是，玛仙面对着浴室门，紧盯着，双眼之中，闪耀着一种异样的神采，灼灼生光，而且神情极其紧张。倒像是浴室门随时会打开，会有一条九头怪龙闯出来！

原振侠连带也感染到了一股紧张，他尽量使自己声音，听来平淡：“施哲，是刘量中……”

他话才说到一半，玛仙陡然一挥手，用听来极威严的声音低喝：“住口……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又看到玛仙向他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走近去。事情本来已够神秘，玛仙突然出现之后，更加神秘。

他来到玛仙的身边，玛仙陡然站起身，在他的耳边，用极快的语调、极低的声音道：“记得，不论她做了什么，都不要问她……”

原振侠陡然一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道玛仙这样警告他是什么意思。他只是立即感到，那做不到，他要问施哲的事太多了！

原振侠还未曾答应，浴室门打开，施哲已走了出来。原振侠首先向她的双手看去，她看来像是才洗了手，双手缓缓挥着。那薄片虽然小，可是这时也决计不在她的手中，而被她藏起来了！

施哲一出来，看到玛仙，也怔了一怔。虽然她那种惊诧，在她脸上只是一闪而过，可是原振侠还是可以十分明显地感觉得到。紧接着，她现出不知如何才好的神情，恰如一个敏感的少女，在如今这种情形下所应有的神情。

玛仙也作了一个适度惊讶的表情，立时望向原振侠，调皮地笑着：“难怪我一进来之后，你就一直失魂落魄，原来有客人在……”

玛仙这时的神态、语气，都表现得相当轻松，也可以说自然之至。但是原振侠对她实在太熟悉，所以立即可以知道，她正是要借着这种看来轻松的态度，去掩饰什么。

原振侠对玛仙的这种态度，不表赞同。所以他不理会玛仙，直视着施哲，想要开口责问。

可是也就在这时，他陡然觉到，玛仙握住了他的手。

玛仙的笑容，看来仍然那么轻松，可是她握手的动作，却用了极大的力道。原振侠甚至感到了，手指由于被挤握的一阵剧痛！

那令得他一时之间，讲不出话来，吸了一口气。施哲微笑了一下：“我……你有朋友，我不打扰了，谢谢你肯见我……”

原振侠看她说，已走向门口。他当然不肯就此放施哲离去，一张口，刚想说什么，陡然之间，像是就在他的头顶上，响起了一个霹雳一样，他感到了一下令他身子震动的断喝声：“让她走……”

断喝声显然出自玛仙，震撼人心，至于极点。可是却又不是“听”到，只是感到有那样的一下断喝！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被震慑得举止迟钝。他只看到，玛仙向走到门口的施哲，挥了挥手，施哲打开门，走出去，门关上。

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定过神来。他待要立时追出去，玛仙已一伸手，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原振侠挣了一挣，没有挣脱，向玛仙看去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玛仙不但神情紧张，而且，不少细小的汗珠，正在沁出来。双颊通红，

双眼之中的异光更甚，一望而知，有什么极不寻常的事发生。

原振侠还没有问，玛仙已急速地喘起气来，声音显得十分疲倦：“千万别去追她！”

玛仙说着，松开了原振侠的手臂。她说话的声调，听来虽然疲倦，但是行动十分快疾，一下子就到了窗前，利用窗帘的掩遮，向下看着。

原振侠心知玛仙一再阻拦，一定大有理由，可是他实在不甘心，让施哲就此离去……施哲在他住所中，鬼头鬼脑，取走了那小薄片，以后她是不是会再出现，大成问题！要是施哲从此不再露面，心中那么多疑问，却去问谁？

他一面急速转着念，一面也到了窗前，恰好看到施哲走出建筑物，还抬头向上，看了一眼。

原振侠想趁此机会，打开窗子叫住她，可是玛仙第三次的阻挠又来了。这一次，她像更是情急，在原振侠的身后，用力一拉，拉得原振侠跌退了一步，一个站立不稳，身子向着她倾斜跌了下去。

玛仙在这时候，应该可以有足够的气力扶住原振侠，可是她却也身子一侧，又拉了原振侠一下。

这一来，变成他们双双向地上跌了下去。原振侠又窘又生气，手在地毯上一按，想要站起来，可是玛仙却已趁机勾住了他的颈。和玛仙一个照面，他看到她脸上，充满了惊恐和关切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在玛仙一进来之后，原振侠就看出她紧张之极。等到施哲出现，玛仙虽然在外表上看来，轻松得很，但原振侠更可以肯定，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！

（超级女巫玛仙怎会恐惧？这真是不可思议之极！可是，原振侠知道，在这一连串的怪事之中，玛仙已经第二次表示恐惧了！）

施哲离开，玛仙可以不必再掩饰，把她内心的恐惧，全在脸上表现了出来，看来更是惊心动魄。原振侠心中一软，自然而然道：“玛仙，别怕……”

他明知玛仙在各方面的能力，都远在自己之上，可是看到玛仙那样害怕，男性保护女性的本能，自然迸发。

玛仙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，一下子把原振侠搂得更紧，把脸深埋在原振侠的怀中。她柔软的身体，大部分和原振侠紧密接触，原振侠可以感到，她全然像是受了惊恐的小动物，竟然在不能控制地微微发抖！

这真是令原振侠讶异莫名，他轻拍着玛仙的背，不再急于起来。两人就这样相拥着，躺在地毯上，双方都可以感到对方的心跳。

过了好一会，玛仙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抬起脸，向原振侠望来，神情已大是镇定，只是略有余悸。原振侠心急想问什么，可是玛仙已用她自己香馥柔软的唇，封住了原振侠的口。

原振侠心中的疑问再多，在这样充满了人性原始的诱惑之下，也只好暂时等一等了。

长长的亲吻之后，玛仙又吁了一口气：“谢谢你刚才叫我别怕，我……真的害怕！”

原振侠拉着她，两人坐了起来……仍然坐在地毯上，互相抱着对方的双膝。

他没有发问，因为他知道，玛仙必然会把她害怕的原因说出来。

玛仙并没有立即说什么，眼珠转动着，过了一会，才问：“你不觉得我上次突然离去，十分怪异？”

原振侠直视着她：“是，你好象害怕！”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：“是，在车子失事现场，我有强烈的感觉……那是巫术能力之一，就像刚才我忽然施展力量，向你大喝，叫你别有任何行动……”

原振侠想起刚才“感”到的那一声大喝，还有被震撼的感觉。巫术的力量竟然可以发挥到这一地步！就算他早对巫术有了一定的认识，也觉得匪夷所思。

玛仙继续着：“我强烈感到，那不是普通的失事，而是一种极度邪恶、极度阴险凶狠的力量所造成的。我无法对这股力量作详细的形容，只知道这股力量，对任何人来说，都凶险莫名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知道宇宙之间，有各种各样的力量，其中，已为人类实用科学所知道的，只怕还不到亿分之一。

玛仙这时提及的这种凶恶的力量，只怕人类的语言或文字，根本无法表达，他谅解地点了点头。

玛仙补充着：“事实上，在你这里，我预感到和你曾有过联络的人，会有意外时，就已经感到了这股力量的存在。”

原振侠沉声：“你无法和那股力量抗衡？”

玛仙侧着头，想着。她娇俏的脸庞上，现出十分严肃的神情：“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力量，如何去抗衡？”

原振侠默默不语，觉得事情远比自己想象的来得严重。玛仙急速吸了几口气：“当时我急于离去，想藉我巫术的力量，弄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也感到，这股力量如此凶险，可以不沾染，自然避之则吉，所以我不想你再问下去。我也感到，刘量中的秘密，他想告诉你什么，都和那股力量有关……”

玛仙一口气讲到这里，原振侠听得心头怵然：“你……现在已知道……那股力量是什么了？”

玛仙神情迷惘，缓缓摇着头，原振侠更是骇然。玛仙也弄不明白那股力量是什么，她只是强烈地感到，有一股这样凶险力量的存在……至少已有一人遇害。这种力量如此虚无和难以捉摸，自然也难对付之极。

玛仙又不由自主，现出害怕的神情：“我感到有必要，再和刘博士详细谈一谈……”

一提起了刘博士，原振侠便想起了他的警告。但玛仙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让她先讲：“我先来找你，你打开门，我就觉得和那种邪恶力量相同的……一种……感应……就在你的浴室中……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那时，施哲在浴室中……

他当然也不会忘记，玛仙一进来，就如临大敌，紧张莫名地盯着浴室门的情形！

玛仙望了原振侠一眼：“当时的情形，真是凶险绝伦。我知道这股力量要是作起恶来，你我可能都会遭受不测，我又强烈感到你有许多问题想问她……我已经可以知道，在浴室中的是一个女人，奇怪的是……”

玛仙可能由于思绪的紊乱，她的话，也不是很有条理。原振侠皱着眉，用心听着。

玛仙也觉察到了，她略顿了一顿，歉意地一笑：“我说得太乱了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还好，当时，我实在不知有多少问题要问她。”

玛仙忽然问：“你说她的名字是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施……施哲。”

玛仙侧头想了一会，摇摇头：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！”

她又想了一回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奇怪的是，我可以肯定，那种力量，从她身上发出来。

但是另有一股完全相反的力量，也发自她的身上……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不明白玛仙的意思。

玛仙十分感慨：“人类的语言，词汇太贫乏，很多情形，无法用言语来表达！”

原振侠闷哼一声：“女巫小姐，将就一点，用别人听得懂的话……”

玛仙向原振侠作了一个十分可爱的鬼脸，看得原振侠怦然心动，脸上有点发烫。

她道：“好，我用‘善’或‘恶’来代表两种力量，我竟然发现两种力量，同时在施哲的身上发出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也没有什么奇怪，人性并不是那么单纯，往往有善的一面，也有恶的一面。”

玛仙摇头：“我说的是实在的力量……”她在讲了一句之后，顿了一顿，作进一步的补充：“不是抽象的人性。也就是说，当她面对你的时候，那股恶的力量可以致你于死！”

原振侠凜然：“她要杀我？但是另一股也来自她的善的力量，却又救了我？”

玛仙挥着手：“大致上是如此，而你还竭力想她留下来，我如何不急！在事情未曾有丝毫头绪之前，像她那样的……不知什么东西，自然离得越远越好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：“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在？”

玛仙扬眉：“我妒嫉过黄绢？妒嫉过海棠？原，告诉你，这个不知什么东西……”

原振侠显然不能接受“这个不知什么东西”的称呼，他打断了玛仙的话头：“她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少女！”

玛仙摇头：“不是！”

玛仙的话说得十分坚决，原振侠仍然带着笑意：“不美丽动人？”

他以为玛仙说“不是”，一定是那个意思。那么，施哲实际上，既是无可否认地美丽动人，就仍然可以说玛仙是在妒嫉。

谁知道玛仙的回答，全然出乎意料，她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不是，她不是人！”

两个人本来坐在地毯上，原振侠一听得玛仙这样回答，一挺身，直跳了起来，指着玛仙。玛仙仰头看着他，声音更坚定：“她不是人！”

原振侠“飕”地吸一口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反应。玛仙说施哲“不是人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

他不由自主摇着头：“这算什么？是巫术的咒语？她不是人？那么是什么？妖怪？鬼魂？”

玛仙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只是惘然摇头：“不知是甚么东西！”

原振侠俯身，双手插入她的腋下，用力一提，把玛仙提了起来。他和她面对面，几乎鼻尖对鼻尖地站着：“你说清楚一些！”

玛仙苦笑：“还不够清楚吗？她不是人，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东西！”



原振侠扬起双手，又重重拍在自己的身上，笑了两下：“算我听不懂！”

他以为玛仙会作进一步的解释，可是玛仙却也没有什么表示，只是问：“她来找你，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认为她不是来对我说什么的，她说的话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。她来找我，目的是想偷东西！”

这一次，轮到玛仙讶异：“偷什么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……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他笑容更苦涩。因为他的话，和玛仙的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！

玛仙说施哲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”，而他也说了同样的话！这表示，在一连串的怪事中，全是不可测，不可知，不可捉摸的神秘！

玛仙疾声道：“就算不知是什么，总有形状可以形容，那是……”

原振侠忙比着大小：“那是极薄的一个薄片，里面有一个会动的小黑点……”

他把那薄片详细地形容了一遍：“那……是什么？”

玛仙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你是怎么会有这薄片的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又把他得到那薄片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玛仙神情疑惑之极，看起来，她像是想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又不能肯定。过了片刻，她才道：“一只冰冷……的手？”

原振侠脱口道：“是，就像施哲的手一样！”

玛仙一听，立时似笑非笑地望定了他。原振侠只是挥了一下手，并不理会玛仙那种嘲弄的神情。

玛仙又眨了眨眼：“你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有一只手……那和施哲的手不一样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是，我没有看到有一只手，只是感到。那和我与施哲握手时，又看到又感到不一样……”他讲完了之后，加了一句：“满意了？”

玛仙却又对他的话没有直接的反应，神情沉思：“那位先生曾有过一次经历，当人脑的活动，受到了外来强烈讯号所干扰时，这个人就会看到、感到根本不存在的一切。

你知道这件事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，他把整件事记述在题为《茫点》的故事中……你想说明什么？我感到有一只冰冷的手，只是幻觉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当然是，连我都可以通过影响你脑部的活动，而使你有一些怪异的感觉。刚才你听到我的大喝声，是我施展了巫术的结果。”

原振侠摊着手：“这说明了什么？”

玛仙立时道：“这说明，那股邪恶的力量，可以影响人的脑部活动，使人变得狂乱。

在狂乱中，做出可怕的事情来……”

原振侠感到了一股寒意：“包括……驾车冲落山谷，自我毁灭？”

玛仙的大眼睛中，也闪过了一丝沉郁：“也许……”

两人静了下来，好一会不说话。玛仙首先打破沉默，她来到原振侠的身后，背贴着背，把她身子的一部分重量，靠在原振侠的身上：“把你检查那薄片的经过，详细告诉我……”

原振侠视察那薄片，其实一无所得，根本无法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他只

好根据事实，把经过情形讲了一遍，然后问：“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玛仙仍然斜倚着：“看来，薄片中的那一小点，像是有生命的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。金属薄片之中，会有生命，他未曾想到过这一点，也不认为有此可能，所以他自然而然摇着头。

玛仙陡然一个转身，变成面对着原振侠。她并且双臂环抱住他，在他耳际低声叹息：“你甚至肯定，在失事车子中有一只冰冷的手，但不能想象薄片中有生命……”

原振侠只觉得耳际痒酥酥地，说不出来舒服。他按住了玛仙的双手：“当时我感到有冰冷的手，或许正是脑部活动受了干扰之故。至于那小黑点……如果是生命，那是一种什么形式的生命？”

玛仙喃喃地道：“不知道……或许，那只是象征式的一种生命。”

玛仙的话，越来越不可解，原振侠也转了一个身，变得和她面对面。或许是由于原振侠的目光之中，带有男性本能的侵略性，所以玛仙在和他的目光一接触之后，纵使她是一个超级女巫，也自然而然，唤起了她女性的本能，红着脸，低下头去。

这种情景，自然极其动人。尽管原振侠心乱如麻，也情不自禁，伸手在她因为俯首而显露出来的那一截柔滑细腻、雪白粉嫩的后颈上，轻轻抚摸着。玛仙像是猫一样依偎着他，自喉际发出满足的、低低的“咕咕”声。

好一会，两人才同时吁了一口气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说的话，我越来越不明白！”

玛仙满面都是笑容：“不是我故弄玄虚，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……施哲一定知道那薄片是什么，所以才会来不问而取……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是，这就是我为什么，一定要留下她来的原因，但……为你所阻止。”

玛仙眉心打着结，她有这样神情的时候，十分可爱，也十分惹人怜惜。所以原振侠伸出手指，在她的眉心中轻轻抚着。

她的声音，充满了感情：“我宁愿永远也不知道那薄片是甚么，也不愿意你和她多相处一秒……她……甚至不知道是甚么东西！”

讨论来讨论去，问题又回到了老地方，对于探索事实的真相，一点帮助也没有。

他们又呆了片刻，原振侠道：“你觉得需要再和刘博士详谈，我觉得也有必要。他曾给了我一个十分古怪的警告，像是早知道会有施哲这样一个人出现……”

玛仙听得大有兴趣，上身向后略仰。他们仍然面对面地相拥着，玛仙这一个动作，令得原振侠怦然心动。玛仙也红了红脸，两人都有同样的矜持，所以一起松开了手，使身体的距离变远。

玛仙一面掠着发，一面问：“怎么样的情形？”

原振侠来回踱着，叙述着经过情形。玛仙在听到一半时，显得十分兴奋，可是突然之间，她神情骇然，伸手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腕。

原振侠只觉得她的手忽冷忽热，古怪之极。他想起曾听到过的对巫术的解释……人的体能，聚集了四周围充满在天地之中的能量，才达致巫术的效果。玛仙的手忽冷忽热，是不是正是她体内的生物电，正在进行异常的活动？

原振侠这样想着，玛仙陡然震动了一下：“快！快去看刘博士……”

如果没有刘量中车子失事在先，这时原振侠不但不会紧张，说不定还会

取笑她几句。

但这时，她的情形，就和她预见到刘量中会有意外时一模一样。

这令得原振侠怵然而惊，连半秒钟也不耽搁，伸手一拉玛仙，向外就奔。他奔得那么急，甚至因为来不及打开门，几乎两个人一起撞在门上。

上了车子，玛仙驾车，向医院疾驶，幸好是深夜，可以由得车子横冲直撞。在医院的大门口直驶进去，打开车门，两人都跳出车子来，他们都感到，即使多争取十分之一秒的时间，也是好的！

他们一起向前奔，玛仙的行动，比原振侠快得多。不一会，原振侠就落后了好几公尺，然后，突然之间，玛仙陡地站定。

原振侠正在飞奔向前，实在再也想不到玛仙会突然站定。他没有法子收得住势子，向玛仙撞了上去，两人又一起冲向前几步，跌倒在草地上。

玛仙陡然伸手指向上，叫：“不……等我上来再说……”

原振侠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头之处，直到玛仙一叫，他抬头向上看去，才看到他们可能已经迟了。

因为在医院建筑物顶上，十二层高的顶上，有一个人。只能看到他穿著病人的衣服，正在跨出屋顶上的石栏！

从玛仙的叫声中，原振侠可以立即肯定，这个人一定是刘博士！

刘博士正在攀出石栏，他一条腿已经跨了出来。他才对原振侠说过，他不会自杀，可是他这时的行动是在干什么？难道是在做运动！

玛仙和原振侠都一跃而起。玛仙双手一起伸向上，自她的口中，发出了一阵可怕之极的啸声，令得在一旁的原振侠，心神皆颤。

她扬起的双手，手指在不断伸屈，隐隐甚至可以看到有蓝殷殷的光芒，在她的指尖上闪耀不定，情景真是诡异莫名。

原振侠看得出，那正是她在施展巫术，想要阻止不幸的事发生。

原振侠一直抬头看着，屋顶上面刘博士的行动，缓慢了下来。好象是玛仙施展的巫术，已起了阻延的作用。

向上看去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力量，在使刘博士要向下跳（当然更看不到有人在他身后推他）。但是玛仙如果在地面上，就可以施展巫术力量，阻止他下跳的话，一定也有别的力量，可以在相当距离之外，令他向下跳的。

原振侠不知怎么才好，玛仙仍然不断在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。已经有几个人，自建筑物中，奔了出来。

玛仙看来，正集中精神在施术，神情诡异可怖，有着巫术的极度幽秘！

原振侠不想也不敢去打扰她，他本来想上屋顶去。在他想来，上屋顶去，把刘博士拉到安全的地方，比在下面施术有用得多。

可是建筑物中有人奔出来，都以骇异莫名的神情，望着玛仙。原振侠又生怕施术中的玛仙，若是受了骚扰，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，所以，他急得向奔过来的几个人大叫：“快上去……上面有人要自杀！”

他叫着，伸手向上。那几个人抬头一看，自然也看到了一条腿已跨了出来的刘博士！

玛仙的神态虽然骇人，但在叫嚷的是原振侠，医院中没有人不认得。有两个人立时掉头，向建筑物奔了回去。

还有几个，奔到近前，骇然望着玛仙，有两个甚至还想过来，对玛仙有所行动。原振侠大喝一声：“别理她，你们也上屋顶去……”

自玛仙口中发出来的声音，听来更是可怕。她脸上全是汗珠，脸色也渐

渐变成了可怕的鲜红色，汗水已把她的头发弄湿，贴在额上、脸颊上。就算她原来再美丽，这时看来，也恰如一个女巫。

原振侠已看到，屋顶上多了两个人，正迅速在向刘博士接近。

他心中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只要那两个人到了刘博士身边，就可以阻止惨剧发生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玛仙发出了一下尖厉之极的呼叫声。几乎是呼叫声才起，刘博士的另一条腿，也跨出了石栏！

原振侠可以看到，屋顶上的那两个人，疾扑向前，伸手便抓。然而，就差那么十公分，那两个人抓空，刘博士的身子，已向下直摔了下来！

在一刹那间，原振侠的感觉，就像是自己从高空摔跌下来，心剧烈地跳动，呼吸窒碍，眼前金星乱进。

玛仙那一下尖叫声，也陡然静止……由于一切都同时发生，所以错觉上，刘博士像是被玛仙的尖叫声催跌下来的！

从十二层高跌下来……眼看着一个人，从十二层高跌下来，真是怵目惊心，至于极点。

原振侠只觉得双腿发软，天旋地转。倏然之间，身边一阵风也似，玛仙正向前疾掠而出。

看玛仙的去势，像是要奔向前，把凌空飞坠的刘博士接住！原振侠在刹那间，也无暇去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可能，下意识地大叫一声。

玛仙的去势极快，看来像是真的可以把刘博士接个正着，但究竟还是慢了一步！

刘博士在她不到一公尺前面处，落到了地上！虽然下面是柔软的草地，可是高空飞坠，人的身体和草地接触时，还是发出了一下可怕之极的声响。

其时，医院中有更多人奔出来，所有人目睹惨剧，都发出了惊呼声。

原振侠奔向前，奔到站立不动的玛仙身边，低头去看地上的人。

坠楼的人，果然是刘博士。

他正以一种十分怪异的姿势，侧躺在草地上，脸上神情怪异莫名，鲜血自他的眼耳口鼻中涌出来，可怕之极！

原振侠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，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立时死亡。他哑着嗓子叫：“担架！”

一切急救设备！”

有几个人疾奔了开去，刘博士口唇掀动着，大口大口鲜血涌出来，那是内脏受了严重伤害的恶征。

原振侠忙俯下身去，可是却只听到自他喉际，发出了鲜血翻滚的可怕声音。

转眼之间，担架已来，医护人员抬刘博士上担架。原振侠看到刘博士眼神涣散，知道他能生还的机会，一定微乎其微，但是他还是想跟到急救室去。

这时，现场环境极乱。原振侠走了几步，才想起玛仙，抬头去找她，只见她仍然泥塑木雕一样站着不动，面色苍白，汗水顺着她的发鬓，在大滴大滴向下落着。

原振侠推开了几个人，来到了玛仙的身边，用力推了她一下。玛仙才如梦初醒，声音疲乏之极：“刘博士……他死了……”

原振侠想苦笑一下，可是脸上肌肉，竟然僵硬得无法运动。

玛仙又道：“我离他比较远……也有可能，它力量比我强……但是它必

然离他更近……它可能就在屋顶上！”

原振侠抬头向屋顶看去，看到屋顶上，有几个人在来回走动。他道：“我们上去看看？”

玛仙也抬头向上，苦笑：“看得到吗？看到了又怎样？我相信我们早已看到过了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旁人听来，可能很难明白，但原振侠听了，却着实吓了一跳。他完全可以知道玛仙是在说谁，她在说施哲。

原振侠努力自齿缝中，迸出一句话来：“施哲就是邪恶力量的化身？”

玛仙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她除了头发还是湿濡濡的之外，看来已完全恢复了正常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明澈无比。她压低声音：“我们走……”

原振侠还想说什么，她又道：“刘博士死了！”

原振侠用怀疑的眼神望向她，玛仙声音低沉：“活人，我能感到他脑部有活动！”

原振侠心中陡然一动：巫术的力量，很有直接接触他人思想的功能……刘博士临死之前，曾有一刹那间的口唇抖动，看来像是想讲什么，可是却没有声音发出来。

是不是玛仙已知道了他那时的思想？

从思想化为语言，要运动许多人体器官，但直接了解思想，只要这个人一想，就可以知道了！

玛仙一接触到原振侠的眼光，立时了解似地点了点头：“我们要快！”

原振侠和她一起向外奔去，一面问：“他……刘博士说了什么？”

玛仙只是飞快地向前奔，抿着嘴，并不出声，原振侠用足气力，才能追得上。等到上了车，原振侠才喘着气：“我从来不知道，你跑得那么快！”

玛仙摇着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第一次吓你，你就没能追上我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想起那时玛仙鬼怪一样可怖，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玛仙一面发动了车子，一面仍向他狠狠作了一个鬼脸……当然，现在的她，就算作鬼脸，看来也动人可爱之至。

车子飞快地向前驶，不论原振侠怎样问，玛仙都抿着嘴不出声。不一会，原振侠就发觉，车子在驶向刘博士的住所。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我们使用汽车这种交通工具，要是和我们敌对的力量，使用更先进的交通工具，只怕早已到达了！”

玛仙闷哼了一声：“只好赌它至多也使用汽车！”

她终于肯开口了，原振侠十分高兴：“刘博士惨死时说了甚么？”

玛仙令车子急速地转了一个弯，掠过了刘量中车子失事的那片悬崖，把速度加快：“你别心急，到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！我……是在赌……对方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重要的秘密。”

原振侠现在，已很能适应，听得懂玛仙的话……她使用的语言，与众不同。玛仙刚才那几句话，就包含了很多内容。

第一，她在刘博士处，得知了一个重大的秘密。这个秘密，不是刘博士告诉她，而是她接收了刘博士惨死之前，脑部活动而得知。

其次，这个秘密，她假设“对方”还不知道。而这个秘密，一定也不利于对方，所以她才要第一时间去把它发掘出来。再者，她这时不说这秘密是

什么，是为了怕一说之下，对方有机会知道！

掌握了巫术力量的玛仙，生活能力和常人截然不同。也因为这样，自然而然，也有了她自己的语言！

原振侠不再问，双手紧握着拳。整件事，自昨天晚上聚会中，刘博士态度突然失常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每一个变化，都神秘莫测！甚至不知道，无法设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是什么力量在作怪！

他可以肯定的是，有一股力量在作怪！而玛仙称之为邪恶的力量，凶险之极，连她也由心底深处，对这股力量，感到害怕。

刘博士的“遗言”，是不是对揭穿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，有所帮助？而如果明白了这股力量的来由，却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和它对抗，这不是更悲哀吗？

这时，原振侠就在玛仙的身边，他脑中在想些什么，看来玛仙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知道，也至少可以感应到七、八成。

所以，当原振侠乱七八糟在胡思乱想时，玛仙不时妙目流盼，向他投以代表了各种言语的眼色。玛仙的眼神灵活明澈，眼波横溢之际，动人之极，原振侠看得神驰，思绪也有点不受羁勒。玛仙立时感到了这一点，不再看他，专心驾驶。

没有多久，车子已在刘博士的住所前，陡然停下，车身震动了一下。

原振侠和玛仙一起下车。原振侠想起昨晚离去的情形，相隔那么短时间，刘博士和刘量中，竟都已遭了不测，世事无常，至于极点！

玛仙奔在前面，到了门前，把手心贴向门锁。原振侠睁大了眼，刚想说“我真的不知道，巫术还能用来开锁”时，玛仙已缩回手来，取出一片小铁片，把它当钥匙一样，插进锁孔中，轻轻一转，锁已打开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，推开了门：“巫术不能开锁，可是能知道如何才能打开锁……”

原振侠现出十分佩服的神情。虽然事情十分神秘莫测，甚至凶险，但玛仙性格活泼开朗，这时看出原振侠的心意，她得意非凡地扬了扬眉，大踏步走进去，又道：“而且巫术的力量能和电能联络……”

她说着，作了一个手势，整个屋子，突然大放光明。看来所有的灯，一起同时亮着！

玛仙又向原振侠，夸耀似地扬了扬她的俏脸：“巫术的重大课题，就是聚集宇宙间的能量来利用。电能是最普通的能量，自然也最容易掌握……”

原振侠由衷叫道：“还说容易，在我看来，已经是叹为观止了……”

玛仙更大是高兴，转身在原振侠颊边，飞快地轻吻一下：“到刘博士的书房去……”

要是原振侠以前没有来过，要找刘博士的书房，还得花一点时间。他穿过小客厅，来到书房门口，玛仙在门口停了一停，吸了一口气，四面看看，而且迅速地作了一些古怪的手势，这才伸手去开门。书房一样灯火通明，玛仙直趋一张巨大的书桌，拉开了左面的一个抽屉。

她扒开了抽屉中的一些杂物，取出了一只看来十分普通的盒子，神情有点紧张，甚至把盒子抱在怀中片刻，像是害怕它会飞走……她那种动作，更显得诡异莫名。

然后，她打开了盒子，盒子中也有不少零星杂物，体积最大的，是两盒盒式录音带。

玛仙用一种捕捉活物的动作，将两盒录音带，攥在手中，迅速地掀起上衣，把录音带放进了上衣之中。

当她做这种动作之时，她饱满挺耸的胸脯，映入原振侠的眼睑，令得原振侠心头狂跳！

原振侠的视线，曾接触过玛仙胸脯的全部，那是原振侠一生之中，许多难忘的经历之一。有时，一闭上眼睛，那种来自女性胸脯极度的诱惑，就会浮现在眼前。

所以这时，虽然视线和腻白的双乳，只是局部的接触，原振侠却也感到了无比的刺激。

玛仙双颊有点发红，神情也有点赧然：“巫术动作，有点不雅！”

原振侠感到喉咙发干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傻瓜一样，作着没有意义的手势。

玛仙也不推上抽屉：“我们快走！”

她一手捂着胸，一手拉着原振侠，向外便走。一直到上了车，发动，她才道：“如果我建议你回宿舍去，再也不要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接受？”

她看来不像在开玩笑，十分认真地在等候原振侠的回答。原振侠乍一听得她那么说，自然十分生气，可是一转念间，他却淡然道：“好啊，请你送我到有街车处，我自己回去……”

玛仙现出不相信的神情来，原振侠笑着：“你不肯和我分享秘密，我想会有人肯和我分享……”

在玛仙双眉向上一扬之际，原振侠不等她说什么，已然道：“例如，像施哲，她一定会再来找我……”

玛仙闭上眼睛，长长吸一口气：“男人，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女人对他最好……”

她这样说的时候，声音柔软动听之极，原振侠被她的语声，撩拨得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。他握住了她的手，放在自己口边，在她的手指上，轮流轻轻地咬噬着，令得玛仙发出更令人心荡的低吟声。

他道：“是，男人或许不知道，可是男人很注重女人的实际表现……”

玛仙半仰着头，身子柔软地向他靠来，腻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是你的……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怎么说法不同了？原来是‘我是你唯一的男人’！”

玛仙挺了挺身子，掠了掠乱发，踏下油门。足足有三分钟之久，两人之间，互不交谈，在他们的神情上，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心情，都相当矛盾。

玛仙先打破沉寂：“说法有什么关系？我……真觉得事情十分凶险，只怕会有……意料之外的灾祸，所以不希望你参加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问题是我已经参加了！”

玛仙幽幽叹息了一下：“那就算了，听其自然吧……”

她略顿了一顿，又继续着：“刘博士惨死之前，想说出的话，是他有两盒录音带，记录着他和刘量中之间的对话，十分重要。”

原振侠坐直了身子：“当时他并未能讲出来，是你捕捉到了他的脑部活动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是，人在临死时，脑部活动特别强烈，很容易捕捉得到。”

原振侠也习惯了玛仙口中的“容易”、“很普通”的这种说法。他有点故意地盯着她的胸脯，借着录音带是在她的胸前，有点肆无忌惮。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，俏脸通红！

他们两人又沉醉在绮思之中，那令得他们都心跳加剧、呼吸加速。

过了好一会，玛仙才有点神思恍惚地道：“到我的住所去……还记得那……地方？”

原振侠心中更是怦怦乱跳，伸手在肩头上，抚摸了一下，他自然记得玛仙的住所。

就在住所的花园中，獒犬抓伤了他的肩头，丑如鬼怪的玛仙，扑了上来，从他的伤口中，吮吸着他的鲜血，使巫术的力量发挥到最高峰，她也由丑如鬼怪，变得美如天仙！也就在那时，她宣布，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！

原振侠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像梦呓：“为什么要到那地方去？”

玛仙的声音，听来也恍恍惚惚：“我……回来之后，曾花了不少心血，布置我的住所，布下了不少防御的力量。我感到有极凶恶的敌人，那里最安全……”

原振侠却有点不由自主地想入非非：“最安全……就是做什么都可以不受干扰？”

玛仙的脸上更红，简直就像是有两团晚霞，在她的脸上滚来滚去。原振侠不由自主，伸手，用手背在她的脸颊上，轻轻碰了一下，刚觉出她的俏脸烫得惊人，玛仙已陡然踏下了刹车。

车子震动着，停了下来。玛仙转过头，眼波横溢，向原振侠望来，丰满的嘴唇中，虽然没有声音发出，可是又像是有千言万语要倾诉。她终于发出了“嚶”地一下娇吟声，两人身子同时靠近，紧拥在一起。

此情此景，本来一切会如何发展，实在再自然不过。可是这时，他们的情形，却多少有点不正常。

当两人拥在一起时，放在玛仙胸前的两盒录音带，阻隔在他们两人的身体之间。盒子很硬，不但令他们无法进一步紧拥，而且也使他们想起，他们正卷进一件神秘之极的事情之中，有两个人莫名其妙死亡，现在显然不是男欢女爱的良好时刻！

他们同时想到这一点，澎湃汹涌的热情，一下子冷却。两人互望着，各自谅解地一笑，坐直了身子。玛仙有点自嘲：“我最经不起挑逗，你……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会拣最适合的时间和地点来挑逗你……”

他的话，本身已是露骨之极的挑逗了……玛仙的脸上，又闪过几丝红晕，心头却甜蜜无比。她知道，原振侠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那是毫无问题的事情了。同时，她也想到，自己呢？自己是原振侠生命中，第几个女人？

当然不是第一个，甚至也不是第二个。去研究第几个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么，是不是该研究，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？但那又有什么意义？

她虽然是超级女巫，可是一接触到了这类问题，她心情撩乱，也就和寻常少女一般无异！

她按着驾驶盘，竭力使自己心境恢复平静。然后又驾车驶向前，一路上，两人都沉默不语，而思潮翻滚，都各有心事。

车子从大铁门口驶进去，当日的情景，犹如目前。

（当日的情景，记述在《巫艳》一书中。）

车子停下，玛仙和原振侠下车。玛仙一伸手就推开了门，拉着原振侠进去。

等到门在他们身后关上，眼前十分黑暗。原振侠听到玛仙长长吁了一口



气，像是一直在逃亡，直到这时，才总算安全了。

原振侠想起刚才在车中说的话，轻轻把玛仙向怀中一拉，玛仙也柔顺地靠过来。原振侠轻轻环住了她的细腰，玛仙的喘息声，在他耳际响起，更令他心头绮念大生。即使在黑暗中，玛仙的双眼，也那么明亮，他先轻轻地在她的眼上吻着，然后，自然而然，四片灼热的唇，已经黏在一起。

这时，那两盒录音带，又夹在他们身子的中间，起着阻挠作用，使他们无法紧拥，也破坏着进一步发展的情趣。原振侠有点懊丧：“看来有点像蹩脚滑稽片！”

玛仙笑了一下：“或许，有某种力量，在促使我们先听一听录音带的内容？”

原振侠听得玛仙那样说，也不禁怵然。他们互搂着，一起走向前，玛仙带着原振侠，进了一间房间，点燃了一支粗大的蜡烛。

原振侠看到，那支蜡烛，直径有二十公分，高约一公尺，巨大无比，如同一根柱子，烛芯也十分粗。这还不怪，更怪的是，烛火点燃，发出光亮，可是看出去，一切都悠悠忽忽，阴阴森森，朦朦胧胧，神秘秘秘，比完全黑暗更甚。烛光的火焰，甚至也不是红色，而是一种幽幽的惨灰色！

那间房间十分大，正中，放置那支巨烛的，是一张六角形的桌子，桌旁有六张高背的椅子。房间中放着许许多多东西，难以尽述，有看来极其先进的各种仪器、计算机、萤光屏，也有许多动物的干尸……爬虫类的更多。在一个衣架也似的物体上，甚至有两团圆形的，害得原振侠心中嘀咕，怀疑是缩小了的人头的东西！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自己这时，进入了至今地球上，巫术力量最强的一个空间之中！玛仙在那种惨灰色的烛光下，回眸向他一笑，灰色的光芒令她俏丽绝伦的脸旁，笼罩着神秘的面纱。原振侠可以肯定，在这里，玛仙有力量可以要他怎样就怎样！

他先遵从着玛仙的示意，在那六角形的桌子旁坐了下来，觉得喉际发干。他讲了一句：“一定要把气氛弄得那么神秘兮兮？”

玛仙道：“是，不知为什么原因，但一定要这样……”

她已经取过了一具小型录音机，在原振侠的身边坐了下来。

录音带盒上有编号，她先把第一号放进了录音机，按下了放音键。她和原振侠握着手，神情都很紧张。不多久，录音机中就传出了一些声响……电话自动接驳的声音，接着，便是刘量中的声音。

那是一通电话的录音。

刘博士当时，为什么会把这个电话记录下来，不得而知。看来，据推测，他有记录每一次电话通话的习惯。而这次通话，由于后来事态的发展，所以被保留了下来。

通话的双方，是刘量中和刘博士父子两人。

刘量中打长途电话给他父亲。时间，可以肯定是刘量中在海边，见到了施哲之后不久的事。

通话的内容如下：

刘量中：（声音犹豫、疑惑）爸爸，我遇到了一件十分怪异的事！

刘博士：（显然并不以为异，笑着）呵呵，在你这个年龄，当然什么都新鲜怪异。

刘量中：（急急声明）不，那件事真的很怪。爸，你听说过什么叫“幽

灵星座”？

（玛仙和原振侠听到这里，怔了一怔，互望了一眼，神情怪异。）

刘博士：（呆了片刻）幽灵星座？什么意思？（声音极勉强，显然不愿意讨论下去）你别胡思乱想，学校里怎么样？

刘量中：（不满地）爸，我要和你讨论一件怪异之极的事！我在海边，遇到了一个女孩子……

刘博士：（勉强笑着）孩子，恋爱了？

刘量中：（急急地）我说不上来……嗯，我遇见她的时候，情形很怪。当时，我心情十分不好，一个人在海边坐着，在一块大石上。听到身后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正在对话……

（刘量中在电话中，向他父亲叙述着他和施哲见面的经过，正如故事一开始时，聚会中他所说的一样，所以不再重复。）

（原振侠和玛仙都十分奇怪……在海边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一般来说，不值得向父亲用长途电话报告。）

（刘量中在聚会中的叙述，中途被刘博士打断。原振侠在施哲的话中，约略知道了一些以后的经过。）

（可是这时，听刘量中在长途电话中的叙述，和施哲所说的，大不相同。两个人之中，必有一个在说谎。）

（可以肯定，说谎的是施哲。）

（因为刘量中绝没有道理，编了一个谎话，用长途电话去欺骗他的父亲！）

（在聚会中被博士出现，而打断了的叙述如下……原振侠相信，那也就是后来刘量中打电话告诉他，有很多话要说的那些话！）

刘量中：（声音越来越急促）我回过头去，看到只有一个美丽的少女。可是我明明听到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和她对答，我自然是讶异……

接下来在海边发生的事，刘量中在电话中叙述得相当详细。以下有不少对话，是根据他的叙述，整理出来的，看起来比较容易明白。

刘量中一脸讶异的神色，望着那第一眼必然给人以极佳印象的少女：“对不起，刚才……我明明听到你和……一个人在对答！”

那少女（施哲）微笑着，当她微笑时，口角俏皮地向上翘，双明的眼波流转，更叫人喜爱：“是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”

刘量中笑起来：“和你对答的那个人呢？我为什么看不到他？”

施哲笑得更欢：“你这人真有趣，为什么你一定要看得到他？”

刘量中呆了一呆，若不是初次见面，他真想伸手在她的脸上轻轻拧一下：“你才有趣！有人在和你讲话，我自然看得到他！”

刘量中说着，已站起身来，来到了施哲的身前。施哲仍然坐着，双手抱膝，用一种十分优雅的姿势，抬头看着刘量中。海边的风相当劲，令她的头发飘拂，有几绺胡乱贴在脸上，看来益增风姿。

刘量中本来独自一个人在海边，心情不佳。可是此际，他却心旷神怡，情绪大好，他在心中告诉自己：这个少女，是自己一生之中，遇到的最好的一个，别放过她……别放过她！

他略俯身，使自己和施哲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一些，满面挑战似的笑容对着她。

她殷唇激活之间，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量中已经到了她的面前，作恍然大悟状，先伸手在自己额角上拍了一下：“知道了，刚才和你对话的，是隐形人！”

说着，他张开双臂，向着施哲，环抱过去。他这个动作是相当优美，是有教养的人才做得到的。

刘量中不是什么调情圣手，但是年轻男孩子，尤其像刘量中那样，热情爽朗的，自然都有挑逗应付女孩子的一套办法……随机应变，见机而作，都很能博取异性的欢心。

刘量中这时，突如其来去环抱施哲，考虑到有两个结果：一个是一下子就把施哲拥在怀中，那自然理想之至；另一个是施哲闪开去，抱不到她，那么，他也有下一步，继续挑逗的动作和言语。

刘量中的动作虽然快，可是施哲的反应也极快，他双臂还没有合拢，施哲已避了开去。可是刘量中却继续装成抱住了一个人那样，而且，作出和那人挣扎之状，跌跌撞撞，口中叫着：“我捉到你了……虽然你是隐形人，可是我捉住你了……”

他的表演，令施哲咯咯娇笑：“哪有什么隐形人……你真诙谐！”

刘量中陡然一跃向前，这一次，他顺利地把施哲环抱在怀。他当然懂得这时不能太性急，所以那只是轻轻地环抱，而且立刻松手后退：“看，就是因为你太美丽动人，叫我忍不住想抱你一下，就那样，放走了一个隐形人……”

施哲不出声，望向他，神情极动人。

（请注意，这里，已和后来施哲到原振侠住所来，说什么她在一个人排练戏剧，大不相同了！）

（施哲当然在说谎。）

（向原振侠说谎，目的是要取得那片薄片。）

刘量中不由自主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夕阳西斜，流转绮丽的彩霞，在施哲深邃的眼睛中，反映出极其夺目的光采，看来又浪漫又美丽。

刘量中接着，又说了许多话，他说自己独自在海边的原因，也说了见到了施哲之后，才知道自己的伤心和苦恼，多么没有来由。他快乐的语调和神情，激情热烈的语言，都表示他心底深处对施哲的爱意……那是一种一见钟情式、不可抑制的感情爆发。

施哲在开始的时候，还保持着一定的矜持。但不知是原来她就对刘量中也有一定的好感，还是刘量中充满了爱恋的话，打动了她的芳心，她的笑容越来越是动人，看起来更令人沉醉，望向刘量中的眼神，也渐渐明亮。

可是刘量中总觉得，她美丽明澈的眼睛之中，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忧郁，或是幽怨，像是有千重心事，无法向人倾诉。刘量中发现了这一点，就面对着她，盯着她乌黑漆亮的眸子看。

任何人，盯着别人的眼珠看，都有机会可以看到别人的眼珠中，有自己的缩小了许多倍的反映。这是眼球水晶体的反映作用，是十分普通的一种现象。

刘量中也在施哲的眼珠中，看到了自己的反映。这时，他正热情澎湃，不克自制，他凝视着她，她的双眼之中，也含有情意。刘量中忽然自己双手紧握，叹了一口气，仍然直视着施哲：“要是我能变小、变小、一直变小，小得可以住进你的瞳仁之中，那就好了……”

这本来是十分动听的情话。心理学上的根据是，男女双方互相吸引，最

终目的，是发挥人的生物本能，所以绵绵情话之中，常有不自觉地表露对方身体的“侵犯”意图，通常是下意识的。听的一方，也只会感到甜蜜，不会觉得什么意外。

尤其是，刘量中这几句话，不但浪漫，而且充满了诗意，更不应该会发生什么问题。

可是，施哲在一听之后，反应之强烈，却全然出乎常理之外。

情形可以在刘量中和刘博士的对话中得知。

刘量中：(声音充满讶异)我这样说，有什么不对？可是，爸，她一听，就像是我说每一个字，都是一柄刺向她的利刃！在晚霞中，她的脸色煞白，身子发抖，在她眼睛中，也看不到我的身影了，看到的只是一大团深不可测的漆黑。而在那种漆黑内，像是包含着数不尽的恐惧和悲苦。当时我不知如何才好，爸，你说……是为了什么？

刘博士：(沉吟片刻)不知道。或许这女孩特别敏感，不爱听……这类的话……

刘量中：(急急地)不，不！我知道一定另有原因，因为再接下来，她所说的话，简直……不可理解！

刘博士：她又说了一些什么？

施哲的神态，如刘量中在事后的形容，她猝然转过头去，刘量中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心跳声。她急速喘气：“你……请你再也不要说这种话……我不想你变……小，小得像我要你变的那样……你可以逃得过去……你快逃……”

她急促在说的话，刘量中一点也不能理解。她的行动更怪，她一直尖声地在叫刘量中“快逃”！

可是实际上，刘量中怔呆，不知所以，一点行动也没有。她却霍地站起身来，向外便奔，去势极快。

刘量中一见，大叫一声，也一跃而起。在一刹那间，刘量中根本不及去想别的什么，他只想到一点：她要逃走，不能让她离开。

(常听得人说，命运由性格决定，一点不假。刘量中的遭遇，是一个最佳例子。)

(刘量中的性格热情豪爽、开朗浪漫、激烈任性，是想到就做的那一型。所以一见施哲要走，他的反应是跳起来就追，而一点也不作别的考虑。)

(如果他考虑一下，犹豫一下，想一下施哲刚才那番话是甚么意思，像一般性格持重的人那样。一刹那的耽搁，施哲奔远，就追不到她，以后一切发展，自然就大不相同。)

刘量中倾全力向前扑出，一伸手。恰好施哲因为向前疾奔而摆手，右手正好向后摆来，刘量中一下就抓住了她的手！

(命运也是机会！刘量中不是恰好有这个机会，抓住了施哲的手，只要有十分之一秒的差异，而使他抓不到，以后一切，自然也大不相同。)

刘量中一抓住了施哲的手，紧握着，唯恐被她挣脱。他只觉得施哲的手，冷得出奇，绝不像是人手，比冰还要冷。冷得他几乎握不住，冷得他手心生疼，比紧握住一块冰还冷。

别人在这种情形下，多半会立即松手。可是刘量中怕一松手，就再也见不到她，所以仍然紧握着，而且，用力拉了一下。

施哲向前冲的势子还在，被刘量中一拉，两股势子一错，令得她身子陡

然转了一个向，对着刘量中怀中直扑了过来！

刘量中仍然紧握着她的手，等她扑进了怀中，另一只手臂已把她环住。同时，迅速无比，向她唇上吻下去。

施哲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用力挣扎，力道之大，使刘量中将她搂得更紧，她又剧烈地摇摆着头，不使刘量中吻到她的唇。所以，当刘量中和她嘴唇终于相接触时，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吻。

但是当四片嘴唇终于接触时，两人都陡然震动，所有的动作，都归于静止。

在一刹那间，刘量中感到怪异到了极点……施哲看来，如此丰满诱人的唇，竟是冰冷的……这种感觉，可以说诡异之极！冷，一般总和坚硬连在一起，可是她的唇是那么柔软。

那种冷法，使刘量中几乎以为自己的唇，和她的唇，再也无法分得开来！曾在寒冷天气中生活过的人，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一不小心，手或唇，若是碰上了冰点以下的金属物体，那么，由于寒冷，皮肤会被黏住，如果骤然分开，表皮会被扯脱！

刘量中这时，就有那样的感觉！

他正在拥吻一个看来极其动人的美女，而居然会有那样的想法，这可算怪异莫名。

而且，这时，他已觉出，怀中的美女不但手冷、唇冷，整个身体，都是冰冷的。他将她紧拥在怀，就等于抱住了一大块柔软的冰，寒意迅速向他沁过来。

刘量中实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身体强壮，开始还能忍受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已感到了僵硬，不住发起抖来。

直到这时，他才略为抬起头来，离开了施哲的唇。虽然寒冷继续来袭，但是他看到施哲半仰着头，闭着眼，长长的睫毛不住在颤动，脸色苍白得出奇的神情，一时之间，还舍不得放开她。

这种情形，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，施哲就轻轻推了他一下。刘量中觉得，就算在正常的情形之下，也应该放开她了。何况这时，他冷得发僵发抖，自施哲身上传过来的寒意，令他无法抵受！

他想松开手臂，但由于寒冷实在太甚，竟然无法挪动。还是施哲抓住了他的手，使他的手臂，离开她的细腰。

她后退了一步，望向仍在发抖的刘量中……一离开了她之后，四周温暖的空气，重又将他包围，使他呼吸畅顺。可是由于寒冷而引起的颤抖，一时之间，也不容易就此止住。

她望了他相当久，天色已变得昏暗。她的眼睛，在暮色之中看来，闪耀着一种异样深邃的光采。她用一种极低沉的声音说：“在握了我的手之后……只有你……还敢亲吻我……”

刘量中勉力定神，虽然一切都那么怪异，但是他还是由衷地、热情洋溢地道：“你是那么美丽动人！”

他那句赞美的话，在这样的境地之下，毫不考虑地冲口而出，自然更令听的人感动。

施哲闭上眼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才又张开眼来。

在她又张开眼来的一刹那，刘量中感到她的神情十分复杂，但是也一闪即逝。她双手作着不像有什么意义的手势：“你……你难道不觉得我有什么

怪异？”

刘量中脱口说：“有，你是那么……”

刘量中这句话一出口，他才真正感到了事情的诡异，也不由自主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！

天色更黑，施哲离他约有两公尺，看起来，有点朦胧，可是秀丽的脸庞轮廓还在，双眼仍然精亮有神。但是刘量中想到她冰冷的身子，诡异之感，更侵袭全身！

他想到的是，人体的温度，绝不可能低到这种程度。施哲全身，简直比冰还冷，她的体温，几乎在冰点之下……人绝不可能体温如此之低，而仍然存活！

刘量中首先想到了一个字，可是他却却没有勇气想下去，连连摇着头。

施哲的声音，在心中骇异之极的刘量中听来，像是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：“你想到什么了？想到了我不是人？”

刘量中用力挥着手，感到了事情怪诞之极。他用一种十分荒谬的心情问：“你是……鬼？”

他终于把这个字讲了出来。天色更黑，他心中也寒意顿生，可是他倒真的不是很害怕。他性格浪漫，在一刹那间，许多有关美丽的女鬼和书生相恋的传说或故事，都涌上了他的心头，使他感到，就算施哲是鬼，那更刺激、更动人！

可是施哲的回答，却令他愕然。施哲叹了一口气：“不，我不是鬼……”

刘量中双眼睁得极大，天色也更黑，他急急地问：“那你是什么？”

施哲的回答更令人莫名其妙：“我不知道……我……是什么……”

（刘量中和施哲的交往，全是由录音带中听到，再转叙出来的。）

（当原振侠和玛仙，听到施哲说了这样一句话时，都一起发出了“啊”的一下低呼声……玛仙曾说施哲“不知是什么东西”，原振侠认为不合理之极。可是这时，连施哲自己，也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！）

录音带中，接下来的对话是：

刘量中：（急促地）爸，她究竟是什么？

刘博士：（迟疑，声音中充满了恐惧）我……怎么知道……接下来，她又说了什么？

刘量中：（深深吸气）她说……的话，荒诞之极！爸，人的体温可以是冰点吗？

刘博士：（斥责）当然不能！别废话，快说，她接下来说了什么？

刘量中：（声音如呻吟）她说她来自幽灵星座，是幽冥使者。这……是什么话？

刘博士：（喃喃地）鬼话……

刘量中：可是……她又不是鬼……幽冥使者……是甚么东西？

刘博士：（呼吸急促）孩子，别再去想她……你快回来……能不能立刻动身？

刘量中：（迟疑地）我不知道能不能……

（刘量中在迟疑，自然因为他不舍得施哲。）

当时施哲那样讲，刘量中全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他想问，可是却连怎样问也不知道。

在这时候，施哲突然又发出了一下听来十分痛苦的叹息声。那倒大大激

起了刘量中的英雄情怀，大声道：“你有什么为难处？说出来，我一定帮你……”

施哲再长叹一声，伸手向刘量中指了一指……她的手指当然未曾触及他，可是他却也仿佛感到有一股寒意，自她的指尖中直透了出来，怪异莫名。她一面指着，一面道：“你啊……”

她只讲了两个字，就迅速后退。刘量中自然不肯让她这样离去，他忙逼过去，施哲双手乱摇：“别逼我，让我离去！让我离去，事情或者还有希望，请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……”

她语音急促，说到后来，一面仍在急速后退，语中带着哭音，简直在哀求，楚楚动人。可是越是这样，越是激起刘量中要帮她之心。

她退出了百来公尺，看出刘量中绝不肯就此干休，就站定。等刘量中来到了她的身前，她才道：“你已经知道了我绝不可能是人，你怎么不考虑一下听我的话？”

刘量中和她站得极近，隐隐可以感到自她身上透出来的寒意。

他没有再拥抱她，但是直视着她，坚决地说：“不管你是甚么，我不要离开你……”

施哲缓慢而细长地吸了一口气：“答应我，我一定会再来见你……”

刘量中全然不去考虑，何以她的身体那么冷，又凑过去，再度在她的唇上，轻吻了一下。她微闭着眼，享受着那温柔的一吻。刘量中虽然不愿意，可是还是答应了她听来娇柔动人至极的话……

他随即和他父亲通话，说不能决定回来与否，就是想等施哲再度出现。

当时，刘量中轻吻了施哲一下，施哲再后退，刘量中没有再追上去。

施哲一直在后退，没有转过身，所以一直面对着刘量中。当她越退越远，身形已经隐没在黑暗中的时候，刘量中仿佛仍然感到，她漆亮的眼睛在凝视着自己。

他在完全看不到她之后，仍然在黑暗中，伫立了很久才离去。

他来到自己的车子旁，想起施哲不知是怎么离去的，应该送她一程，又想起她既然那么怪异，想来也不会要他送她。他思绪极度紊乱，决定一回住所，就和父亲通电话……刘量中十分崇拜父亲，这时，遇到了这样的怪事，自然非找父亲商量不可。

他们父子两人的通话，最后一段更值得注意：

刘量中：(迟疑地)她说一定会再来见我，我……想等她。

刘博士：(十分肯定地)她如果会再见你，不论你在地球哪一个角落，她都会在你面前出现！

刘量中：(仍然迟疑)你……怎么知道？

刘博士：(支吾地)我……你来，我们当面谈。

刘量中：(十分机敏)爸，你知道什么是幽灵星座？也知道什么是幽冥使者？

刘博士：(沉默片刻)我坚持你回来！你一定要立即回来，孩子，事情怪异得超乎你的想象。你来，我可以提供一些……资料……给你……

刘量中：(狂喜)好极了，原来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幽灵星座，我立刻回来！

通话到这里为止，可是在结束之前，录音机还记录下了刘博士的几下叹息声。虽然只是几声叹息，但可以听出，叹息者的内心充满了忧伤！

玛仙和原振侠互望着，玛仙取出已播完的录音带，放入另一卷。原振侠道：“我猜，这一卷，记录的是他们父子面对面的谈话。”

玛仙点头：“就是幽灵星座的……一些资料！”

原振侠一脸迷惑：“幽冥……使者，真不可思议！”

玛仙忽然斜睨他，眼波横溢：“你曾握过她的手，真的比冰还冷？”

原振侠坦然：“只是轻碰了一下，是极冷！”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，这一个小动作，显然是她在动脑筋，也不知她在想些什么。然后，她又按下了放音掣键。

原振侠料得对，第二卷录音带，是刘氏父子面对面谈话的记录。一开始听，就可以知道，那是刘量中才一回来之后，和他父亲的第一次谈话。

刘量中显然十分心急，想揭开施哲神秘的面目。至于刘博士，为什么要把父子之间的谈话记录下来，在他们的谈话中，也颇有蛛丝马迹可寻。

以下，是他们的对话（跟这件事无关的部分，已经删去）：

刘量中首先急切地问：“在飞机上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她……她的体温，竟然那么低，她绝不可能是……地球人。爸，你是医生，对人体有相当的研究，应该可以肯定，地球人的体温不可能那么低！”

刘博士有点答非所问，而且声音听来，相当恍惚，像是他这时正在思索着什么别的问题：“我研究的只是地球人的身体，对地球人的灵魂，毫无认识……”

刘量中呆了一呆，苦笑：“爸，别在这时……和我讨论太深奥的问题。我的问题十分简单……我爱上了她，要知道她真正的身分……”

刘博士停了片刻：“她……当然不是地球人……”

刘量中吸了一口气：“那也不要紧，和外星美女沟通谈恋爱，那是迟早会发生的事，就由我开始，也是人间美谈。她那么美丽，虽然她……那么冷，但古时形容美女，有‘冰肌玉骨’这样的句子，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……”

（刘量中对施哲的迷恋，在他这几句话中，表露无遗。）

刘博士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认为她是外星人……”

刘量中怔了一怔，笑了起来：“不是地球人，必然是外星人，不可能是别的……”

刘博士的声音，听来像是相当镇定，但是也可以听出，有一股深切的悲哀：“你这种说法，表面看来道理十足，但实际上，不能成立……”

刘量中大笑起来：“怎么不能成立？”

刘博士闷哼了一声：“生命形式，不止是‘人’一种。就算在地球上，也不单只有人……”

刘量中提高了声音：“她是人，是一个形态十分动人、面貌十分美丽的女人……”

刘博士声音冰冷：“那只是她的外形，实在，她是什么东西，只怕连她自己也说不上来。她自称是幽冥使者，那是什么？”

刘量中的声音大是不满：“爸，这是诡辩！”

刘博士叹了一口气：“不是，孩子，不是！你遇到的那个少女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刘博士一直在迟疑着，刘量中连连追问，问了好几次，刘博士仍然在支吾。录音带上，是一阵脚步声，想来是刘量中正在不耐烦地踱步。

过了足有一分钟之久，刘博士才道：“我知道她不是地球人，也不是外



星人。她……是幽冥使者，来自幽灵星座……”

刘博士的语气，听来像是十分肯定，可是他的话，却说了等于白说。刘量中“哈”地一声：“幽冥使者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刘博士的回答更奇：“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意义，只不过不容易了解。或者说，就算了解，也无法用言语表达……”

刘量中大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博士解释得十分简单，也十分透彻：“因为人类的语言，只能表达人类知识范围之内的事。”

刘量中显然失望：“我以为回来，会有肯定的答案，早知是这样……”

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，是刘博士的语声：“肯定的答案是，要你再也不要想她，你做得到做不到？”

几乎百分之一秒的空隙都没有，刘量中已大喊道：“当然不能……”

刘博士的声音，变得极低沉，极哀伤：“那么，接下来可以肯定的是，会有极悲惨的事，发生在你的身上！”

停了一会，刘量中才连笑带问：“会有什么极悲惨的事发生？”

刘博士的话，听来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悲惨到了超乎你想象之外！随便你怎么想，都想不到……”

刘量中问：“我会失恋？”

刘博士的一声冷笑，当然否定了刘量中的那一问。

刘量中再问：“我会死亡？”

刘博士仍然冷笑，这次，一连三下。人人一听，就可以听出，他在坚决地否定刘量中的问题。

刘量中哈哈大笑着：“爸，你真幽默，还会有什么比死更悲惨的？”

刘博士却没有立即回答。刘量中在不断追问，语调越来越是急促，和他刚才哈哈大笑时，大不相同。

录音带只能使人听到声音，在各种声音中，凭判断去推测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这时，刘量中的声音，越来越是焦急，而刘博士一直未曾出声。使人感到，那时，刘博士的神情，一定十分严肃、认真，可能还十分悲痛。所以才会令得刘量中这样焦急想知道，究竟什么情形，比死亡更悲惨！

原振侠和玛仙两人，听到这里，也紧张得屏住了气息，等候刘博士的回答。

因为他们也想不出刘博士的“极悲惨极悲惨”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。

可是就在这时，玛仙陡然一伸手，按下了停止键，同时，令录音带跳出来。

原振侠错愕得还未曾来得及发问，玛仙已然把录音带放向她的胸前……正确地说，是放进了她衣服之内，高耸的双乳之间。

她在刘博士的住所，才得到那两卷录音带时，也这样放置。当时她还自嘲：“巫术的动作，有时十分不雅。”

原振侠也可以猜到，把东西放在紧贴着乳房处，大抵是可以起到一种巫术的保护作用。这时，她为什么忽然又这样做呢？

原振侠想问，还没有问出口，玛仙的神情，变得十分紧张，声音听来也异样之极，令人不由自主，感到气氛诡异之极。她只说了三个字：“她来了……”

这三个字，听来普通之极。可是原振侠在刹那之间，极度震撼……她来

了？她是谁？是施哲？

原振侠定定地望着玛仙，玛仙先是作了几个十分怪异的手势，接着，又在一幅萤光屏下，急急地按下了几个掣钮。

像这种不可思议的巫术动作，和操作现代尖端科技的制成品，同时进行的情形，原振侠早已见惯，不会觉得奇怪。“爱神”有力量侵入控制计算机，据玛仙的解释，就和巫术的能力相类似。

萤光屏亮了起来，画面是玛仙屋子花园外面情形，看来并没有什么人。可是玛仙盯着萤光屏，神情十分紧张。过了不一会，有一个恍恍惚惚的人影出现，像是电视有了故障，但接着，人影像是由分散而渐渐凝聚，那是一种怪异之极的现象，看得原振侠目瞪口呆！

等到人影“凝聚”成为一个人时，原振侠可以看出来，那个人，正是施哲！

他不禁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：“这……她究竟……是人？是妖？”

玛仙也“唿”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她不是人，也不是妖，她……她什么也不是……”

原振侠自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不论是什么人，都不会什么也不是！

但这时，原振侠并没有任何争辩。他也盯着萤光屏看，看到施哲的神情，十分悲伤，四面看着，又略有迷惘的神情，眼神凄迷。

原振侠骇然：“她来找我们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我看，我施展的巫术阵法，并不能阻止她太久……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叫了起来：“阵法？”

玛仙闷哼一声：“不必大惊小怪，这个名词又不是我创造的。连诸葛亮也摆过八阵图，使东吴大将陆逊，进了八阵图，再也走不出来。有关阵法的记载太多，不必我一一列举了吧？”

原振侠吞了一口口水：“别告诉我……那些有关阵法的记载，都是巫术……”

玛仙作了一个俏皮的怪脸：“名称不同，道理一样……利用一种能量，影响人的脑部活动，使人看到不存在的障碍，不能前进……”

原振侠又吸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他看到萤光屏上，施哲急速向前走了几步，面前显然什么也没有，可是她却陡然站定。

同时，她现出疑惑的神情，仍然四面张望着。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玛仙，她现在，陷入了你布下的一个阵法之中？”

玛仙侧着头：“实际情形，自然复杂得多，但最简单的说法，就是那样。”

原振侠显得十分兴奋：“你刚才说，一种能量，对人的脑部活动发生影响，阵法才发生作用……”

玛仙咬着下唇，点头，灵活的眼睛转动着，像是在告诉原振侠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

原振侠一停也没有停，指着萤光屏：“那就不能说她不是人，至少，她也受到了你布下的能量的影响……”

玛仙点头：“是，我布下的能量，可以影响许多不同种类的能量，人脑活动是其中之一。但她根本没有任何人脑活动的迹象！”

原振侠不禁骇然，明明是一个人，却说她没有丝毫脑部活动，这实在无法令人接受。

他失声道：“那……她难道是幽灵？”

玛仙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，向自己的胸口，望了一眼。原振侠明白她的意思，是在说，在录音带中，刘博士可能对这个问题，会有回答。这卷录音带自然十分重要，不能失去，所以玛仙才紧张地把它放在双乳之间，用巫术的力量保护。

而这时候，萤光屏上的情形，又起了变化。施哲在迟疑了片刻之后，突然泛起了一个十分神秘诡异的笑容，大踏步向前走来。

玛仙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：“她的力量极强，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，施哲的力量极强……这是玛仙说的，对他而言，一无所觉。而玛仙也只知道对方力量强，至于是什么力量，她也说不上来！

她甚至不知道施哲是什么！

当原振侠想到这一点时，玛仙闷哼一声：“不单是我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！”

原振侠苦笑了一下。萤光屏上，施哲已进了花园，玛仙又按下了几个掣钮，施哲已出现在大厅上！根本不知道在急速的画面转换，至多半秒钟时间，她如何能那么快就来到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既然挡不住她，就让她进来……”

玛仙神情十分惊惶，原振侠心中对玛仙的惊惶，很不以为然。他说着，一跃而起，把房门打开。

（玛仙知道有一股无以名之的极强的力量，所以她害怕。原振侠根本不知道，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好怕的。）

门一打开，施哲就在门外。原振侠怔了一怔，立即伸手指向她：“施小姐，你说谎！”

而且，请你把拿走的那小薄片还给我”

他听到在身后，有玛仙吃惊的吸气声，但是他却仍然一点也不胆怯。

施哲抬头，向他看了一眼，眼中闪耀着一种异样的光采，令人不敢逼视。连原振侠，也要鼓起最大的勇气，才能不退缩。

他们互相凝视对方，约有半分钟，施哲才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十分柔软动听：“恳求两位几件事……”

原振侠一个“好”字，几乎要脱口而出，他身后的玛仙，已然疾声道：“别忘记刘博士的警告……”

刘博士的警告是：千万别被一个陌生女子所惑！千万不要！

如果没有刘博士坠楼惨死这件事，原振侠或许不会注意玛仙的提醒。可是刘博士死得神秘莫名，又显然和诡异之极的施哲有关连，那就令得原振侠不能不大为警惕。

由于施哲的神态语调，都十分楚楚动人，所以原振侠不忍严词峻拒，他只是道：“什么要求，你先说来听听……”

玛仙的声音，听来有点刺耳：“听也不要听！”

她说着，已来到了原振侠的身边，盯着施哲。在她的双眼之中，也有着异样的光采：“刘量中和刘博士的死，你要负责！”

施哲在玛仙的严词责问之下震动，脸色变得十分苍白，缓缓低下头去。过了好一会，她才抬起头来：“不，我不需要负责。”

玛仙疾声道：“他们被谋杀，被一种邪恶之极的力量所谋杀……”

施哲这次，一点也没有思索，就点头：“是，那力量来自幽灵星座……”

她的话，令原振侠感到一股难以形容的震撼，甚至令他战栗……他忙向身边的玛仙看去。玛仙却神情勇敢，显然她虽然对那股邪恶力量感到害怕，但是也绝不退缩，准备迎战。

这时，她那种昂首挺胸的神态，就像是一只弓起背、竖起毛的猫，面对一头凶猛的恶犬！

原振侠不禁大是佩服，他立时道：“你曾自称来自幽灵星座，怎说不必负责？”

施哲仍然道：“我不必负责，事实上，我还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惨然一笑。在那期间，玛仙又看向她，作了几个怪异的手势，动作快绝。施哲略现讶异的神色：“没有用，虽然很奇特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但对我没有用处，别费神了……”

玛仙显然是暗中在施行巫术，可是非但没有用，反倒被对方识穿，那多少令她有点狼狈。

施哲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把刘博士留下来的东西给我，忘记整件事，对大家都有好处，好不好？”

她的要求，对玛仙和原振侠来说，自然不合情理之极，绝没有答应之理。可是不知怎地，至少原振侠，听了她的话之后，不知是由于她眉目间那种幽怨的神情，还是由于她的声音动听，他向玛仙望去，竟大有劝玛仙将那卷录音带拿出来神情。

玛仙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才回答施哲：“由得幽灵星座的力量杀人？”

在玛仙凌厉的眼色瞪视之下，原振侠心中才陡然一凛，想到刚才自己一定曾受了什么力量的影响，会对事件作出错误的判断，那令他感到一股寒意。

而且，他自从打开门之后，一直站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动过，施哲离他很近。他真的感到，自施哲的身上，有阵阵的寒气透出，向他袭来，使他禁受不住。

他想后退一步，但是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后退代表了失败。所以他仍然坚持着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……当他吸一大口气时，吸进的竟是极冷的空气！

原振侠心头骇然之极，要勉力镇定，才能使身子不抖得那么剧烈。他想起刘量中，竟然敢拥吻一个比冰还冷的身体，那实在需要过人的勇气！

施哲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像是知道原振侠正在硬挺，她竟后退了两步，笑得又勉强又凄然：“你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了！那……对你们没有好处！”

玛仙道：“回答我的问题！是不是该由得幽灵星座的邪恶力量，继续杀人？”

施哲的声音听来平静：“是。”

玛仙和原振侠陡然震动！这种坦然的承认，不禁使人发怒，也使人感到这股力量的邪恶和强大！

施哲继续道：“各种各样的力量，一直在促使死亡的发生。来自幽灵星座的力量，只是其中之一，也一直在进行。为什么你们对之特别紧张？而且，这也绝不是你们的力量所能阻止的事，虽然……”

她讲到这里，伸手向玛仙指了一指：“虽然你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能力，但是你也并没有力量阻止。反倒是听我的劝，把什么都忘记。那么，或许……我还可以尽力……使事情变得……好一些！”

施哲最后的一段话，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明白。原振侠朗声道：“不见得

没有办法！”

施哲叹了一口气，眉宇之间，在悲切之中，有着厌恶：“我是因为刘量中的缘故……才跟你们商量的。你们不但是他的同类，而且……认识他！”

原振侠听出施哲的话里，竟大有“恩赐”的意味在内，他冷笑了一声：“你可以不理睬我和刘量中的关系！”

施哲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没有办法……我爱他！”

玛仙和原振侠互望了一眼，两人的神情，都讶异之极。玛仙先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倏忽之间，她对施哲的态度，突然改变。她自己向后退，同时道：“请先进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
她的转变，令施哲迟疑起来。

施哲也并不拒绝，向房间内走来。当她贴近着原振侠走过去时，原振侠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战。

原振侠知道，玛仙的态度，突然改变，是她至少肯定，施哲说她爱刘量中，那是真的！

刘量中和施哲，如果相爱，那不论施哲是什么，她绝没有害他之理！

她不会害刘量中，自然也不会害刘博士。两个人的死亡，也就正如她刚才所说，她不必负责！

原振侠转过身，看到施哲已坐了下来，和玛仙互相对望着，谁都不说话。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如果我们之间，把敌对情绪抛开，是不是先把刘博士父子的对话，听完再说？”

玛仙却一点也不理会原振侠的提议，望着施哲：“你能背叛幽灵星座？”

施哲没有回答，原振侠忍不住大声：“所谓的幽灵星座，究竟是甚着东西？”

施哲缓慢地，听来像是十分疲倦地回答：“一种存在，对你们的灵魂有兴趣……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陡然想起了若干年前，他曾遇到过的一桩奇事。

在那件事中，一个“魔王”，收买人的灵魂！

（这件怪事，记述在题为《魔女》的故事中。）

他失声问：“收买灵魂的魔王？”

施哲略怔了一怔，随即摇头：“不同，我也知道那个魔王，可是不同……”

玛仙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你是来自幽灵星座的……使者？你的任务是……”

施哲脸色苍白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她的眼珠看来更黑更深。她嘴唇掀动着，好几次想讲什么，可是却只是在她的喉际，发出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来。

原振侠和玛仙相顾愕然，不知道她何以这样痛苦。原振侠正想发问，施哲陡然站起来。

玛仙也在同时，紧握住了原振侠的手。施哲先是身子迅速地转了一个圈，然后，向玛仙作了一个手势。

原振侠全然不明白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，可是玛仙是明白了的，因为她立时有反应……神情骇然，可是极其坚决地摇头。

施哲的神情惊怒，伸手直指着玛仙。玛仙叫了起来：“我不会后悔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我绝不能照你的意思去做……”

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眼前的情景，诡异莫名。他只是知道施哲和玛仙之间，甚至可以不必凭

借语言，就互相沟通。这时玛仙叫了起来，只不过是出于她心情激动之故，情形就像两个要藉语言沟通的人，其中一个忽然激动而大声呼叫一样！

施哲的声音听来深沉：“其实，我们的方式，应该算是温和的，可以接受。”

玛仙立时道：“别自己骗自己了！别说我们不能接受，连你也不能……”

施哲惘然：“我？我为什么不能？”

玛仙声色俱厉：“你要是能接受，为什么那么痛苦？”

施哲张大了口，身子发着颤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闭上眼睛，赫然有晶莹的泪珠，自她颤动的睫毛之中沁出来，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流下来。

那种情形，看来十分动人。原振侠看到玛仙还想说话，连忙作了一个阻止的手势，可是玛仙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继续她锋锐的言词：“你痛苦，是因为你不下手，你的同类还是下手了！现在，你爱的人在哪里？”

随着玛仙的质问，施哲抖得更剧烈。原振侠大是不忍，叫了起来：“让她喘一口气再说……”

玛仙声音尖厉：“不……她已有背叛幽灵星座的想法，她的同类一定已经知道，如果她不是立刻有决定，和我们充分合作，只怕她……”

施哲陡然笑了起来：“没有什么人可以和我合作，从我爱上他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是宇宙间最孤独的存在。除了我一个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帮助我！可是……可是我还是要那样做……你们把这种态度叫什么！视死如归？虽然白刃加颈，也义无反顾？”

她的声音，越来越是凄厉。当说到她是“宇宙间最孤独的存在”之际，当真令人不寒而栗，无法想象，这是一种什么样可怕凄苦悲惨的情景。

玛仙急速地喘气，问：“你思绪那么乱，可以不可以静下来，好好让我们知道来龙去脉？”

施哲的气息更急促，胸脯大幅度起伏，像是才经过了剧烈运动一样！

玛仙显然又捕捉到了一些她的思绪，但是却又不知道如何应付才好，她只是道：“请你……请你……请你……”

而施哲在这时，已疾转过身，以极高速度，向前冲了出去。玛仙的书房虽然相当大，可是施哲这时向前冲出的速度极快！

施哲冲得快，看来，她必然会撞向她身前的事物……那是一组仪器装置，原振侠陡然叫：“小……”

他当然想叫“小心”，可是才叫出了一个“小”字，就突然住了口，整个人僵硬，非但发不出声音，甚至连血液也为之凝结！

他看到了一生之中，至今为止，所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异象：向前疾冲的施哲，竟然“溶”进了那组仪器之中，也可以说是“穿透”过去的。更奇特的是，当施哲的身子，进入了一组固体的仪器，甚至当她透过了仪器之后，还可以清楚地感到，她又“溶”进了墙，然后，再透过墙，离开了房间。

这是视觉上难以想象的奇特现象……她透过了仪器，已经奇特无比，墙是在仪器之后，如何能“看”到有仪器阻隔着的墙？而且更看到了她透墙而出？

原振侠经历过许多怪异的事，也目睹过不少难以想象的异象。可是，却再也没一次，比他刚才所见的更加诡秘，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！

他不知道自己僵硬了多久，直到他感到身子的一边，有一个柔软的身体

偎依着……可能已经很久了，他才缓缓地转头，向在他身边的玛仙看了一眼。

玛仙的神情，也讶异莫名，但总比原振侠好一点。

原振侠缓缓吸了一口气：“这……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象？”

玛仙的声音低沉：“她……不知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……这种形式的存在，可以随时穿越任何物体……是一种空间的突破……”

她说着，神情一直极之严肃和紧张。可是突然之间，她像是想起了什么，陡然挥了一下手，变得十分轻松，笑了起来。

原振侠对她这种态度的改变，莫名其妙。玛仙吸了一口气：“也许，那只是她施行的一种小法术……”

原振侠的声音，听来像是呻吟：“小法术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是，这种可以穿墙而过的异象，在中国传统法术之中，相当普通。在《聊斋志异》这本书中，就有一则相当生动的记载。”

一经玛仙提醒，原振侠也立时想了起来，“啊”地一声，一挥手：“对了，第一卷 劳山道士 那一篇……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忆想着那篇聊斋故事中记载的情形……一个道士，有穿墙而过的本领，而且，还轻易地教人学会这种本领！

劳山道士教人穿墙而过的过程是：“乃传以诀，令自咒毕”。可知在施术之际，要念口诀的咒语，那也和巫术差不多。原振侠一面想，一面向玛仙看去，玛仙用力摇头，长发随着她摇头的动作而摆动，看来风姿撩人。

玛仙道：“我没有这个本领……”

原振侠伸手在她鼻尖上轻轻一按：“你不是一个超级女巫，只是一个九流女巫！”

玛仙轻咬着下唇：“只要能把您变成我的，我是第十流女巫也好……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要把我怎么变？变得小到可以放在您手袋里？”

玛仙张开口：“变得小到可以一口吞下去！”

刚才，目睹的异象如此怪异，他们都惊讶莫名。但当想通了，那只是一种空间的突破，他们自然心情轻松起来，言谈之间，打情骂俏，自然再无阻碍。

原振侠作了一个“害怕”的鬼脸：“刚才，你说施哲不知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玛仙苦笑：“就照字面解释好了。她的形体，看来和我们一样，但实际上，完全相反……”

原振侠仍不明白，玛仙道：“譬如说，我们的身体是热的，她是冷的；我们会为墙所阻，她却可以穿墙过去。”

原振侠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可是，她也懂得爱，而且是真正的爱！”

玛仙低下头去：“是……”

原振侠问：“刚才，你们忽然只凭思想沟通，忽然又激动地叫嚷，一定交换了不少意见？究竟说了些什么？”

玛仙坐了下来，原振侠来到她的身前，也坐下，膝头相碰，那是真正的“促膝而谈”。

而且，两人的手，也自然而然相握着。

玛仙道：“她坚持我们应该把一切全部忘记，继续由得幽灵星座的邪恶力量杀人……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当然不可以，您不会答应，我也不会答应！她这个要求，

太过分了……”

玛仙沉声：“她却有自己的理由。”

原振侠闷哼：“杀人也有理？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是！她说，地球上，为了不明原因而死亡的人不知多少。地球人的生命，并不那么……珍贵，一个小小的意外，一小群细菌，就可以夺取人的生命。他们虽然运用力量在杀人，可是杀死的人很少，根本不成比例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感到了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悲哀。他曾接触过不少异性高级生物对地球人所作的评论，他自然也知道地球人许多无可挽回的弱点。可是，像施哲那样，赤裸裸、毫无保留地说地球人是一种低级形式的生命，原振侠也觉得难以接受。

但是他却又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，只是毫无意义地挥着手。

过了好一会，他才苦涩地道：“就算地球人的生命真是那么低级，幽灵星座也无权随意夺取，地球人会尽一切力量活下去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，没有说什么。原振侠情绪激动起来，提高声音：“你说，你同意了施哲的见解？”

玛仙的声音中，也有着无可奈何的悲哀：“我不同意她的见解，但无法不承认她指出的，全是事实。每天死于各种疾病，死于各种意外，甚至死于人和人之间自相残杀的人，不知多少！”

原振侠闷声说：“总是少一个好一个！既然知道有一种力量，在夺取人的生命，总要设法将这种力量消灭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：“就像现在，死于‘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’的人不多，在因病致死的情形中，微不足道，但绝不能不进行消灭这种病症的研究！”

玛仙喃喃地说道：“问题是在于研究是不是会有结果……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人类在历史中，已经克服了许多绝症，战胜了许多细菌！”

玛仙双手交叉着，挂在原振侠的肩上：“我无意和你争论，但是，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，绝不是细菌。别问我他们是甚么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你说‘他们’？幽冥使者，不止施哲一个？”

玛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显然是……”

原振侠又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，四面看着。刚才，他曾目击施哲穿墙而出，若是还有别的幽冥使者，自然也有同样能力。那也就是说，随时可以有不知是什么形式的存在，从任何一个方向，穿墙而入，完全无从防御，完全无从抗拒！

这种情形，一想起来，实在无法不令人自心底深处，产生一股寒意……人，竟是那么不设防！

原振侠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玛仙温柔地在他脸上轻轻抚摸着。他捏住了她的手，她轻声安慰着：“情形不如你想象那么坏，就像细菌侵袭人体一样，看来人体无法躲避，但总还有一定的抵抗力量……”

原振侠是医生，当然极明白细菌向人体进攻的情形，人体也的确有一定的抵抗能力。

他缓缓吁了一口气：“有多少幽冥使者？”



玛仙又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施哲曾奉令取刘量中的灵魂，结果，由于意想不到的爱情，她没有下手，可是刘量中却还是死了。由此可以证明，有另外的使者下了手，这……”

玛仙还没有讲完，原振侠已高叫了起来：“等一等……等……等……”

他甚至不由自主喘着气，挥着手。玛仙停了下来，望着他：“一切是施哲告诉我的……她没有说出来，但是我和她可以沟通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这种情形我能理解，可是什么叫‘奉令取刘量中的灵魂’？”

玛仙的神情凛然：“我想，那就是所谓‘幽冥使者’的任务……”

原振侠又急急问：“那为什么一定要刘量中死？”

玛仙反问：“人不死，怎么取那人的灵魂？”

原振侠像是置身于梦幻之中，讲话时所发出来的声音，也虚无飘渺：“人死了，又怎样取那人的灵魂？”

玛仙长叹一声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女巫，不是什么幽冥使者……”

原振侠勉力镇定：“先归纳一下：一、幽冥使者要人的灵魂；二、为了达到目的，就必须利用一种邪恶的力量去杀人……”

玛仙接了下去：“三、杀人的方式，是利用一种能力，影响被害人脑部活动，使被害人自杀、发生意外，或在别的情形下死亡……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地球人的灵魂是什么样子的？他们要了又有有什么用？”

玛仙凝视着他：“我不知道要来有什么用，甚至不知道是谁想要。但灵魂是什么样子的，你比我清楚，因为你见到……”

原振侠几乎直跳了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哪里、什么时候见过人的灵魂？”

玛仙并不回答，一双妙目，注视着他。原振侠在怔呆之后，陡然想起一件事。

刹那之间，他吃惊地张大了口：“你是说……那……小薄片？”

玛仙摇头：“我是说那小薄片中的小黑点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尽量摇着头，他无法接受玛仙的说法，可是玛仙一直望着他。他仍然摇头，过了好一会，两人的动作不变。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闭上眼睛片刻，才再睁开来。他又想到，在自己花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研究那小薄片究竟是什么东西之后，那个小黑点，曾一直在自己的眼前，徘徊不去，直到相当久之后，方始消失，这种现象，又说明了什么？

他的思绪十分紊乱，玛仙已道：“人的灵魂，本来就是人脑活动的能量，自然也可以有影响他人的脑部活动的能量……”

原振侠脱口道：“可是……那只是一个小黑点。”

玛仙的声音，有点调侃的意味：“你想它应该是什么形状？像一个人？还是一个狰狞的恶鬼？我想，那真正只是一个‘点’！”

原振侠哑然：“‘真正只是一个点’？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玛仙道：“几何学上的‘点’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……在几何学中，“点”只有位置，没有大小，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存在。那是几何学上的一种构思，可是玛仙这时，却用来解释灵魂的存在形式。

原振侠仍然感到不能接受，但是却也想不出什么反驳来。他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那……点……在小薄片中的点，根本没有大小、体积，只是一个点？”

玛仙神情认真地点头：“只有位置！”

原振侠作着手势：“可是它……会移动！”

玛仙加强语气：“我相信薄片之中，绝无任何空隙。而那小黑点仍然能在其间移动，那证明小黑点，根本只有位置，没有大小！”

原振侠来回走了几步，心头又生出一股寒意。玛仙看来知道他这时的感觉，所以，来到了他的身边，轻轻抱住了他，偎在他的身边。

虽然才经历过许多惊险不可思议的事，但是玛仙轻轻的拥抱，还是使原振侠情绪稳定不少。他也轻抱着玛仙：“那……小黑点……是谁的灵魂？”

玛仙迟疑了一阵：“不能肯定，但是猜想过来，可能是刘量中。”

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原振侠也这样想。可是他还是无法想像，整件事是怎么样的，所以，他仍然不由自主摇着头。

玛仙笑着，双手揽住了他的头，不让他再左右摇摆。原振侠趁机轻吻了玛仙一下：“我无法假设一切经过……灵魂怎么会在薄片之中？薄片由谁制造？又怎么会到我手中？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是，不明白的事太多……”

她的神情又有点紧张，伸手在自己的胸口按了一下，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双颊有自然的羞红。

原振侠心头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，他全然可以了解玛仙的这种神态是什么意思，他低声道：“施哲走了，安全了？再继续听录音带？”

玛仙点了点头，颊上红云更甚，娇艳欲滴，欲语又止。原振侠心怦怦乱跳，缓缓伸手向玛仙的胸脯。他的动作十分慢，因为他还怕误会了她的意思，虽然她的眼神、神态都在暗示，要他把藏在双乳之间的录音带取出来。

玛仙在原振侠的手，接近她的胸脯时，闭上了眼睛，呼吸有点急促，以致胸脯起伏。

她穿著敞领的衣服，酥胸半露，饱满挺秀的双乳，在起伏时，看来格外诱人。

原振侠感到喉际有点发干，他不由自主舔了舔唇，而同时，他的指尖，也碰触到了玛仙的胸……两人同时震动，就像有一股电流，忽然通过了他们的身子。原振侠感到的电流，来自玛仙柔滑细腻的乳房，玛仙感到的电流，来自原振侠微颤的手指。

原振侠当然可以在和玛仙胸脯接触最少的情形下，把录音带取出来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他当然不会那么做！

所以，他的手，把挺秀而充满弹性，柔软而饱满的乳房，握在掌中。玛仙樱唇微张，气息急促，洁白的牙齿之间，舌尖在挑逗地伸缩着。原振侠手臂一紧，令她的身子紧贴自己，然后，用自己的唇，紧贴住她的。两人都发出了一种原始的、没有意义的声音，不过都听得出，这种声音代表了他们心中的欢乐。

好久，玛仙才略向后退了退，低头向自己胸脯看去。原振侠的手，仍然停留在她腴白得眩目的乳房上，掌心有意无意，在轻揉着她变得坚硬的乳尖。

原振侠有点不好意思地缩回手，直到这时，他才把那卷录音带，取在手中。然后又大具挑逗性地盯着玛仙的酥胸。

玛仙并不掩遮自己的身体，而神情有一种异样的兴奋。原振侠心中暗叹了一口气：自己终于逃不脱这个超级女巫的引诱了！一是现在就投降，一是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，看看虽然终究逃不过去，但可以逃避或抗拒多久？可是

这样做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倒不如……

他的思绪十分紊乱，神情也显得十分古古怪怪。就在他矛盾犹豫时，玛仙忽然发出大有嘲弄意味的一笑：“你或许不会相信，刚才你的动作……和你的一吻……都是在我强烈的暗示之下进行的！”

原振侠承认，他点头。玛仙又道：“我暗示要你在我胸前取录音带，又要你有我暗示的动作，这一切，都有玄妙的巫术作用。”

原振侠有点惘然，玛仙抱歉地一笑，伸了伸舌头。原振侠想起刚才，轻轻咬住她舌尖的情景，心中又荡了一荡。可是玛仙却翩然后退，半转过身去，笑着：“只要你心中有半分犹豫，你就不能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明白自己刚才乱糟糟地在想的，她已经知道了。玛仙的话，令得他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，他维持着风度极佳的微笑：“如果竟然没有那种情形呢？”

玛仙充满信心：“会有的！”

原振侠一副接受了挑战的神情，挺着胸，哈哈大笑。虽然他不知自己接受了什么挑战，和应战有什么意义，可是事实上，他却又接受了挑战。他笑着：“希望不会在几十年之后……”

玛仙并不回答，一双妙目，眼波流转，就在原振侠的身上，滚来滚去，撩拨得原振侠心烦意乱，用力一挥手：“再来听录音带……刚才我的行动，有什么巫术上的玄妙好处？”

玛仙道：“可以使我对录音带的保护力量加强，不会被人夺走……”

原振侠耸了耸肩，一副不相信的神情。玛仙走过来，在他的手中，接过录音带，又放进录音机中，按下了放音的掣钮。

施哲突然出现，打断了他们聆听刘量中和刘博士父子的对话。施哲来得神秘，去得更神秘，她的出现，使他们对整件事，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可是也令得整件事，变得更不可捉摸。

刘博士和刘量中的声音，又传了出来。先是刘博士极沉痛的声音，在刘量中不断的追问之下，他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刘量中的话，是因为刘博士的话而来的……还是什么比死更悲惨的？

这时，刘博士的回答是：“死亡并不可怕，也不悲惨。可怕和悲惨的是，当你死亡之后，你的灵魂，会变成奴隶，甚至可能再也不会再有死亡，来作为最后解脱的手段，会成为永永远远的奴隶！”

刘博士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，语调极低沉，以致他发出的每一个音节，都有着重重敲击着别人心灵的力量。这时，虽然通过录音机传出来，依然使原振侠和玛仙，感到心境沉重之极。可想而知，当时刘量中在听了之后，震惊是何等之甚……这当然是接下来的半分钟，只听到喘息声的原因。

接着，刘量中陡然叫了起来：“爸！你在说什么……你是医生，一个科学家，怎么说出这种不科学的话来？”

刘博士的声音仍然沉重：“孩子，别对我说科学，人类的科学，到今天为止，一点也不值得夸耀，还幼稚得无法形容……”

刘量中仍然呵呵笑着，从笑声中听来，他的性格爽朗：“好，那么，请问，谁有能力把我的灵魂，变成永远永远的奴隶？”

他在重复着刘博士的话时，故意提高了声音，一听就听出他心中仍然不以为然，根本不相信。

可以想象，他在向刘博士发出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时，他的神情动作，一

定也充满了不相信。

刘博士的回答，再简单也没有，只是四个字：“幽灵星座”

原振侠和玛仙听到这里，互望了一眼。他们利用眼神，迅速地交换着心中所想到的：原来刘博士早知道有幽灵星座……刘博士是怎么知道幽灵星座的？

虽然录音机不会给他们任何答案，但是他们还是盯着录音机看。

刘量中叫了起来：“幽灵星座究竟是什么？”

刘博士的回答，竟然和施哲的回答一样：“是一种形式的存在……”

刘量中疾声问：“总得通过一种力量，由谁来发出这种叫灵魂变奴隶的力量？”

刘博士的声音也有点激动：“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……”

刘量中大声问道：“在哪里？谁？”

刘博士沉声答：“就是你爱上的那少女……”

刘量中哈哈大笑，可是只笑了两声，笑声便陡然停止。当然，那是由于他想到了施哲的许多异特之处的缘故……施哲的身子竟是冰冷的，她绝不可能是人，这实在是可以肯定的事！

可以想象当时刘量中骇然之极的神情，过了好一会……在那段时间中，寂静之至，两个人的气息声都听不到，足见他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。

然后，才是刘量中的声音：“她……或许十分怪异，但是关于你所说的什么幽灵星座……”

刘博士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不是我提出来的，你在海边第一次听到，她和一个人在说话，就听到过这个名称，是不是？”

刘量中的声音听来十分气馁：“这……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？”

刘博士道：“那是幽冥使者，正在训练一个已成了奴隶的灵魂！”

刘量中的声音听来像是梦呓一样，把他父亲的话，重复了一遍。

原振侠和玛仙又互望了一眼，这次他们交换的问题是：刘博士是怎么知道的？

刘博士道：“是，孩子，要是你不想成为永远的奴隶，你就要从此不再想那个令你倾心的女孩子！”

刘量中急速喘着气：“我做不到，我也不相信你所说的一切！”

刘博士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深切无比的悲哀，“你要怎样才肯相信？”

刘量中道：“让我知道你所说的一切，有确实的证据，而不是假设！”

刘博士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说的一切，全是事实。我曾接触过幽灵星座，也曾接触过幽冥使者，那是两年前的事！”

刘量中的声音，显得十分紧张：“经过情形怎样？你怎么从来也没有提起过？”

原振侠和玛仙也紧张之极：原来刘博士曾和幽灵星座有过接触！他们不约而同，一起吸了一口气，握住了对方的手。

刘博士发出极苦涩的笑声：“那是九死一生、可怖之极的经历，不是你也遇到了幽冥使者，我绝不会再提起这件往事！”

刘量中在急急地问：“你遇到的……就是我爱的？”

刘博士声音更苦涩：“他们的外型，都十分吸引人，你经历太浅……”

刘量中抗议：“爸！我早已成年了！”

刘博士闷哼一声：“两年前……”

他在讲了那三个字之后，突然没有了声息。原振侠还在等，玛仙已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：“磁力消失了！我感到磁力消失了！”

磁力，是一种十分奇妙的能量。寻常人对磁力，并没有感觉上的直接反应，可是玛仙却不同，她是一个超级女巫，自然对各种能量，都有极敏锐的感觉。这时，她这样叫着，原振侠一时之间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只见玛仙指着录音机，录音带还在转动，可是却没有声音发出来！

原振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他也不由自主叫：“不！这太过分了！”

刘博士和刘量中的对话，正到了真正关键性的时刻。刘博士要讲到他两年前和幽冥使者相遇，九死一生的经过，可是却磁性消失，没有声音了！

原振侠又道：“是……施哲搞鬼？”

玛仙侧着头，全神贯注，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过了片刻，她才道：“不，是刘博士中止了录音。”

原振侠有点不服气：“如何可以肯定？”

玛仙现出十分疲倦的神态来：“要向你解释的话，太麻烦了！”

原振侠还不肯死心，令录音带快速前转，又听着另一面，可是在“两年前”那句话之后，再也没有任何声响。由于焦急和愤怒，他的鼻尖，在隐隐冒汗。玛仙爱怜地替他抹去了汗：“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，不一定要靠录音带，来了解事情的真相！”

原振侠仍愤然：“刘博士早知道重要关键不在录音带上，为什么惨死之前，还要人家去找它们！”

玛仙道：“我们已经在录音带上，得知了很多事情，对解开整个谜团，大有帮助。”

原振侠抿着嘴，不出声，玛仙来回走了几步，又令原振侠坐了下来。她双手交叉，搁在原振侠的双膝上，就在原振侠的面前，席地而坐，身子柔软得看来像一头猫。令得原振侠自然而然，抚摸着她的秀发。

玛仙道：“那小黑点，是成了奴隶的灵魂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我想不通，把人的灵魂变成小黑点，有什么用处？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想来一定大有用处……原，人死不要紧，要是灵魂成了永远的奴隶，那真是太悲惨太悲惨了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真的感到害怕，身子甚至在微微发抖。原振侠皱着眉，他在设想“灵魂永远变成奴隶”，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。至于“灵魂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，根本没有具体的认识，所以也无从设想起。

他迟疑地回答：“要是那小薄片……中的黑点，就是已成奴隶的灵魂，在理论上来说，也没有什么悲惨。”

玛仙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睛，仰着头，望向原振侠。她由于思绪真的感到了极度的惶惑，所以看来大有楚楚可怜之感。

原振侠伸手指，在她的唇际轻按了一下：“灵魂的存在只是一个‘点’，完全没有形体，没有大小，那么，就算最小的空间，对它来说，也是无穷大。首先没有空间的禁锢，在活动范围而言，也无穷无尽。很难想象……一个有充分活动范围的奴隶！”

玛仙神情疑惑：“灵魂如果是思想的积聚能量，那么，如果在思想受了禁锢，岂不就是奴隶了？”

原振侠摊开手：“我无法想象思想怎么禁锢！谁、什么力量能不让人想什么？所能做到的，至多是不让人把想到的表达出来而已。”

玛仙缓缓摇着头：“刘博士这样说，总是有道理的！”

原振侠捧住了她的脸：“你刚才说有许多事要做，我们能做什么？”

玛仙道：“再到刘博士的住所去！”

原振侠兴奋起来：“刘博士还有更多的秘密留下来？”

玛仙摇头：“我看不会再有了……到他的住所去，等幽冥使者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吞了一口口水：“由于他们父子两人都曾见过幽冥使者？”

玛仙点头：“也由于他们父子两人，都死在幽冥使者的邪恶力量之下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看，如果你把阵法撤除，在这里等也是一样。”

玛仙略想了一想，站了起来，背对着原振侠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双手大幅度挥动着。

过了一会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又和刚才一样坐了下来：“让我们来设想一下，他们父子对话继续的情形！”

原振侠呆了半晌：“刘博士说了两年前发生的事。”

玛仙可爱地耸了一下鼻尖：“有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事。两年前，刘博士事业正在顶峰，可是他却突然宣布退休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啊，当时，轰动了整个医学界……难道他的决定……和他的遭遇有关？”

玛仙一扬眉：“自然可以作这样的假设……在和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打交道之后，刘博士为了某种原因，不再当医生，过着隐居式的生活。他生活巨大改变，自然是由于打交道的经过十分骇人！”

原振侠忙道：“所以，他接到了刘量中的长途电话，听到一半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才叫刘量中立刻回家来的！”

玛仙面有疑色：“疑点之一：刘量中离开那地方，难道就可以逃避幽冥使者了？”

原振侠一摊手：“显然不能，博士还要刘量中不再去想施哲……不想她，才能躲得过去！”

玛仙调皮地向原振侠眨了眨眼，原振侠知道她的意思，大有感慨：“我不会去想幽冥使者……”

玛仙忙接上去：“对，想想女巫，可爱多了！”

原振侠有点心满意足地答应着，又指着玛仙的头：“想，是脑部的一种活动，这种活动，可能成为幽冥使者追踪利用的目标。”

玛仙想了一会：“疑点之二：反正要的是地球人的灵魂，地球上到处全是人，随便找一个就可以。据施哲说，他们要的并不多，为什么非要找上刘量中不可？”

对这个疑点，原振侠连作假设都在所不能，自然只好存疑。他略想了一想：“疑点之三：幽冥使者原来的形体是怎样的？疑点之四：何以施哲根本不是人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，却居然能有着人类的感情？”

玛仙压低了声音：“最重要的是疑点之五：我们不想把整件事忘记，是不是会有什么不测横祸，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”

原振侠沉默了片刻，思绪一片紊乱，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天色渐明，有几线曙光，自窗帘的缝中射进来。玛仙跳起来，熄了灯，整个书房笼罩在一

种迷蒙的光辉中，看来十分神秘。

玛仙在一股射进来的阳光前，站着，忽然伸手，隔断了那股光芒，让光射在她的掌心。然后又缩回手，光线便又直射到了墙上，她重复了这个看来没有意义的动作好几次。

然后，她转过身来，神情疑惑：“光线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光线不是存在，是一种能量！”

玛仙一扬眉：“能量就不是一种存在？”

原振侠站起来：“你想说明什么？”

玛仙侧着头……当她思考时，总自然而然地摆出这个看来动人的姿势：“我想说明，幽灵星座，照一般的理解，应该是一组星，或是一颗星，那是实实在在的存在。但是，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存在，并没有什么星体，一切和实际的存在相反！”

原振侠紧蹙着眉，也不能怪他不是十分明白玛仙的话。看玛仙的神情，可知连她自己，也不是有十分确切的概念。他想了一想：“听起来，倒有点像一种早有人提出过的‘反物质’的观念！”

眉心也打着结的玛仙，一听之下，大是高兴：“对！有点类似！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……有一群尖端科学家，提出了一种观念，称之为“反物质”观念，说除了物质的存在之外，还有反物质的存在，一切和物质相反。但那是一种什么形式的存在呢？却没有人说得上来，理由也颇叫人啼笑皆非：因为既然一切皆和物质的存在相反，那超越了人类的知识 and 想象，永远无法明白。

玛仙刚才所说的设想，看来就接近这种观念……幽灵星座，是一种人类知识所无法了解的存在！

但原振侠又不能十分同意……毕竟有“人”自那个星座来，来的“人”是幽冥使者。

就算他的生命形态和人完全相反，但外形看来，的而且确是人！

他觉得思绪十分紊乱，来回走了几步，来到玛仙的身后，环抱着她的细腰。玛仙也柔顺地靠向他，他们除了等待之外，似乎没有什么可做了。

原振侠自言自语：“在如今这样情形下，那位先生会怎么做？”

玛仙笑：“你可以问问他。”

原振侠真想那样做，环抱住细腰的手臂，甚至松了一下。可是玛仙却把他的手按住，不让他松手，原振侠也立时明白了玛仙的意思：“不必问，每件事都要去问他，变成那个姓温的少年了！”

玛仙仰着头，向原振侠作了一个怪脸：“你真是，原医生，早就不是少年人了！”

原振侠心意大动，伸手在她柔软的腹际，按捏了一下。

玛仙发出如同呻吟一样的声响，用极低的声音，像是在问原振侠，又像是在问自己：“成年人之间的游戏，要玩到什么时候为止？”

原振侠茫然：“不知道！”

然后，他们两人，各自叹了一声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原振侠手指轻按着玛仙的额：“人家在想什么，你知道，这是一种什么感受？”

玛仙的神态和声音，都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女孩：“真要是全知道人家在想什么，那倒好了。最怕是知道一点，又不知道一点，连适应都没有法子适应！”

原振侠知道，她不满自己对她的态度。本来，他和她之间，再不应该有什么阻碍，有的话，只是他的自尊心，只是他的不愿成为女巫的俘虏……虽然他一直知道，他迟早逃不过去！

他没有敢搭腔，只是把思绪转到幽灵星座的神秘。他想到，刘博士一直把他们父子的交谈录音，为什么到了最要紧关头，却不再录音？

当时，他一定向刘量中讲了“两年前的事”，刘量中听了之后，推测受到了一定的冲击，可是，也不见得完全相信。

刘量中后来一连串的行动，可以证明这一点……他要求见原振侠，目的自然想听原振侠的意见，因为他知道原振侠怪异的经历多，见多识广。所以，才有了那一次聚会。

但刘博士却对刘量中的行动不满，中途打断了刘量中的叙述，不欢而散。刘博士知道大祸将临，这证明他两年之前，真有过“九死一生”的经历，经历和幽灵星座以及幽冥使者有关！

刘博士如果有把发生的事情，择要记录下来的习惯，那么，两年前的事，一定曾有详尽的记录…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记录，一定有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里，陡然之间，有豁然开朗之感，发出了一下欢呼声……正因为两年前的事，早有详细完整的记录，所以才不必再在他对刘量中的叙述时录音。

更可以进一步推想到的是，刘博士对他儿子说到两年前发生过的事时，一定还曾把那些记录，拿出来给刘量中看过，以增加说服力！

原振侠一张口，想把自己想到的说出来，可是一直偎依着他的玛仙，已经反伸过手来，轻轻掩住了他的口：“只要找到以前的记录，就可以知道两年前发生过什么事！”

原振侠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有短暂时间发怔。他心中暗叹着，刚才，玛仙幽幽地说，不能全部知道人家心里在想什么时，原振侠还想安慰她几句。可是这时，玛仙显然又知道他想过些什么，而且如此急不及待地表现了出来，那又令得原振侠心中有点反感。

他心中在暗暗道：玛仙！玛仙！你究竟是聪明，还是愚蠢？

男人绝不会喜欢一个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料得到的女人！男人喜欢在女人面前，赤裸自己的身体，而又把心思一层层掩遮起来！

就算你能料透人的心意，又何必表现出来？

原振侠在迅速转着念，玛仙已转过身来，望着他，神情十分迷惘：“你刚才想了些什么？怎么我一点也感应不出来，只是一片紊乱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刚才我想到的事，和你有关。”

玛仙“啊”地一声，低下头去，想了片刻：“每次，我都知道你在想我，可是我就是无法捕捉到你在想什么，和你在怎么想……或许事不关己时，能力就强，事情一和我有关，我也变得和常人一样了。”

原振侠由衷地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：“那太好了，不然，谁敢和你相处？”

玛仙眨着眼，一副不知原振侠何以要那么说的神情。

原振侠忙把话题岔开去：“还是要到刘博士的住所去，把刘博士的记录找出来。”

玛仙后退一步，闭上眼睛：“刘博士的书房……在左首的一列书橱……对了，那里有一个暗格……奇怪……那暗格……”

她一面断断续续说着，一面蹙着眉。原振侠对于她用各种形式来施展巫



术，早已司空见惯，不会再觉得奇怪，只是静静看着她。

玛仙缓缓摇着头：“怪事，一定曾有一个具大神通的人帮过刘博士，帮他度过两年前的那一关，所以刘博士才能九死一生。不然，他早在两年前就已死了！”

原振侠越听越怪，几次想问，又怕打扰了玛仙作法。玛仙说到这里，倏然睁开眼来：“那个暗格，有一种十分奇妙的保护力量，不让人家发现它的秘密。这种保护力量，像是针对幽灵星座而设的！”

玛仙在解释着的时候，神情十分兴奋，挥着手，俏脸也泛起红云。

原振侠仍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，玛仙扬声说着：“那表示有一种力量，早就和幽灵星座对抗过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是又怎么样？那种力量失败了，刘氏父子相继惨死，就是证明！”

玛仙怔了一怔，然后摇头：“不一定，或许那股力量远离了，或许是一时不注意。

我们本来就人单势孤，要是有这股力量联合，对抗起来就容易多了！”

原振侠对这番话，大表同意。玛仙又道：“有这股力量在保护着，刘博士的记录，不会落入幽冥使者之手。我想他的记录，一定对幽灵星座十分不利，要是我们把这种保护力量移开……要得知记录的内容，必要这样做……会不会弄巧成拙，反倒使记录被幽冥使者抢走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就算有这个危险，也一定要知道记录的内容。那一定可以解决许多谜团，可以揭开幽灵星座的大秘密，说不定还可以弄清楚，你说的那股力量，来自何处。”

玛仙喃喃地道：“我会尽力，必要时，由你一个人接触刘博士的记录，我倾全力保护，或许可以抵挡一时！”

原振侠见玛仙说得十分郑重，倒也不敢掉以轻心：“你觉得一定会有事发生？”

玛仙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，神色不但凝重，而且还有一股难以掩饰的忧郁。

在这件怪事一开始之际，玛仙的表现，就不是十分正常。她先是表示了异样的害怕，甚至于逃避也似地离去，又好几次表示自己的巫术力量，难以和对方抗衡。

这一切，别说和她超特的巫术能力不相称，就算和她的性格，也不是十分相合。

这种种，都只说明了一点……从一开始起，她就有预感，感到事情会极其凶险，所以她才会这样不安！

而令她都感到恐惧的凶险，会降临在什么人的身上？她？还是自己？还是两个人一起遭殃？

原振侠一想到这里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他试探着问：“施哲……第一次来找我，离去的时候，你曾叫我千万别阻拦她！”

玛仙有点精神恍惚：“是！”

原振侠委婉地说：“那……是不是可以听施哲的劝，把……整件事忘掉？”

玛仙神情苦涩：“只怕不行了，太迟了！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张大了口。玛仙解释：“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，就算

不想消灭那股邪恶力量，也得为我们自身的安全斗争！”

原振侠更是大吃一惊：“我们的生存……受到了威胁？来自幽灵星座的邪恶力量的威胁？”

玛仙有点想逃避的意思，她甚至不和原振侠对视，而且尽量令自己的语调听来轻松：“应该是，实际上，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受着威胁。谁知道幽冥使者会向什么人下手，简直全不可测！”

原振侠的思绪，紊乱之极，他苦笑：“幽冥使者……这个称呼倒真名副其实……来自幽灵星座，专门拘人魂魄，也是勾魂使者。拘了人的灵魂去，禁锢起来，作为永远的奴隶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又“嘿嘿”干笑了两声：“不知道他们选择目标的条件是什么？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他们要选一个的话，不知道选谁？”

原振侠话才出口，玛仙已然道：“一点也不好笑！”

原振侠静了片刻：“我感到你有一些话，没有对我说出来。”

玛仙倒也承认：“我无法把我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感觉都告诉你的。”

原振侠仍然在追问：“你一定曾有十分……结果不是十分好的预感。”

玛仙用力摇着头，看她的神情，她实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可是原振侠的目光一直在追逐她。若是旁人，用再严厉十倍的眼光对付她，她也全然不会放在心上。可是原振侠不同……这个高大挺拔如松，俊秀飘逸如鹤的男人，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她在他的面前，几乎没有抗拒能力！

所以，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道：“岂止‘结果不是十分好’，简直是不祥和可怕的预感！”

原振侠双手紧握着拳：“内容是……”

玛仙望向原振侠，现出哀求的神色来。她所要哀求的自然是：能不能不说？

可是原振侠却用一个十分冷峻的眼神，拒绝了她的哀求。玛仙长叹一声：“我预感到我……会和你分离，一种不可想象的……分离。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玛仙的话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他立即听懂了。他道：“是我死亡，还是你？”

玛仙缓缓摇着头，原振侠又陡地一凛：“我们两人之中，有一个会和刘量中情形一样？还是两个人……都……那样？”

玛仙陡然发出一下呻吟声，“嚶”然娇呼，扑向原振侠的怀中，身子尽量紧贴着他，在微微发抖：“别再追问了，我虽然有预感，可是所有的预感，全是一种模糊的感觉，怎会有具体的内容？何况，那只不过是预感，不一定会变事实！”

原振侠长叹一声，拉着她一会，没有再问下去。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想放弃，真的来不及了？”

玛仙想了一想才回答：“我们处于一个十分凶险的境地，与其退缩，不如冒险向前闯！”

这两句话，令得原振侠豪意大生：“说得是！要向前闯，就必要知道对方更多资料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又不免有点气馁：“我们连幽灵星座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，都一无所知！”

玛仙吸了一口气：“希望施哲能彻底背叛幽灵星座，那对我们就极有利！”

他们一面说着，一面向外走去。原振侠看得出，虽然玛仙故意对她的预

感避而不谈，像是完全不将之放在心上，但看得出，她未能摆脱这种不祥预感的阴影。

上了车，玛仙用一流的驾驶术，把那辆性能优越之极的跑车，驶得飞快。车子在二十分钟之后，驶过刘量中翻车坠崖处。

两人都不出声，刘量中为何会坠崖，当时他们一无所知，只当是一桩意外，但现在，抽丝剥茧，虽然未曾真相大白，总已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。所以又经过那地点时，两人心中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原振侠略移动了一下身子：“在刘量中的车子中，得到那小薄片，这件事最不可思议。”

玛仙只是发出了“嗯”的一声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幽冥使者杀了人，收取了人的灵魂，将之禁锢在小薄片之中。

这一切行动，就算一下子可以完成，何以小薄片会留在车中，会由‘一只冰冷的手’让我得到？”

玛仙仍然没有回答，原振侠无可奈何：“太诡异了，简直”

他讲到这里，陡然停了下来，因为在刹那间，他感到后颈上，有一股极冷的冷风，正在向他袭来！他先转头向玛仙，玛仙一点也没有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而那种冰冷的感觉，一下子消失。他转过头去，在他身后，当然没有人！

玛仙这时才道：“一切诡异的事，如果真相大白了，都可能极其简单。”

原振侠缓缓吸一口气，伸手在后颈上抚摸了一下，陡然想起刘博士的话：他们的形体和人一样！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？只是一股冷风，还是一团冷气？

他用力摇了一下头，车子已在刘博士的大屋子前停了下来。玛仙在前，原振侠在后，走进屋子时，原振侠再次感到后颈上，有一股冰冷的侵袭……那绝不是幻觉，甚至也不是冷风的吹袭，简直就像是有一块小小的冰块，突然贴了上来，就在后颈上溶化。

原振侠陡然站定，那种感觉，又是一下就消失无踪。

他吸了一口气，一连两次，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他都来不及应付。这时，他挥了挥手，已经决定，如果再有一下这种感觉，他会立即反手，拍向自己的后颈！

一定有什么东西，碰在后颈上，才会产生那种感觉。他动作如果够快，应该可以把那东西，压在掌心和后颈之间，就像有蚊子来叮咬，动作如果快，一下子就可以把蚊子拍死一样！

他一面向前走，一面仍然挥动着手臂，神情十分紧张。穿过了大客厅，进入小客厅，就在快进入书房时，那种冰冷，陡然又生。原振侠一反手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拍中了自己的后颈。

走在前面的玛仙，转过头来看，她看到原振侠不但姿态怪异……手按在自己的后颈上，而且按得极紧，那总不是正常的姿势。而且，原振侠的神情，也古怪到了极点！

玛仙怔了一怔，也陡然吃惊。原振侠已叫了起来：“怎么办？我……掌心压到了一点东西，不知是什么，只是冰冷如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他神情更是骇然之极！他极快地一掌拍出，确实被他拍到一个冰冷的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压到了后颈和掌心之间……实在没有什么，只是一小幅冰冷的感觉……好象还有过一些挣扎，那是开始时的感觉，开始是挣扎，但他才说了几句话，就变成了渗透……一股寒意，自他的后颈在逐渐

渗入！

那虽然不足以令他魂飞魄散，也足以令得他骇异莫名！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妖异，也不知道让那团冰冷，自后颈穿进口中之后，会有什么结果？他宁愿那股冰冷渗透他的手掌，那想象起来，至多不过是掌心中穿一个洞而已。而如果由后颈到口，居然穿了一个洞，那又是什么样的情景？

一时之间，原振侠张大了口，不知如何才好，玛仙也显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。

玛仙依然吃惊，双手伸向原振侠，十指伸得极直，甚至指节骨也因为手指伸得太直，而发出轻微的“格格”声。

原振侠甚至可以感到自玛仙的指尖上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，正在帮助自己，对抗后颈上那种妖异之极的感觉。而也就在这时，似乎有十分低微的声音，由他脑际感到，而且他一听，就辨出那是施哲的声音：没有恶意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告诉你……我和量中……至少已经在一起了！

原振侠仍然不知该加何应付，他张大了口。施哲的“声音”清清楚楚，先是一下听来，像是经过了不知多少苦难之后，放下重负的吁气声，有几分像叹息，然后，才是语声：“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真好！”

原振侠这时已镇定了许多，他先用眼神，向玛仙表示并不是有什么凶险。玛仙俏脸上的神情，仍然极其古怪。原振侠突然道：“你们……甚至不是‘人’，怎么能说是‘相爱的人’？”

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……那令得他陡然震动，按在后颈上的手，也松了开来，由于太震动，他要极快地握住了玛仙的手，才能使自己镇定。

他“听”到了刘量中的声音，声音听来也很清楚：“那就算是两个相爱的感情好了。

爱，本来就只是一种意念，无形无质，是不是人，有没有人，都不是主要，主要的是要有爱！”

原振侠在震动之后，有一阵昏眩之感。

一切都不可理解，也无法想象！原振侠和玛仙经历过的怪异再多，也不如这一次那样，全无可捉摸。

他还想问什么，却看到玛仙缓缓摇了摇头，喃喃地说着：“谢谢你们的通知！”

然后，她抬起头来，望向原振侠，神情极迷惘：“他们……用什么方法通知我们？如果施哲和刘量中在一起，那么，他们……应该……同在那个薄片里，怎么还能和我们联络？”

原振侠无助地摇着头，玛仙问的，正是他心中无数疑问之一，他如何答得上来？

玛仙忽然又转过身，直视着前面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向身后的原振侠摆了摆手：“我们来迟了，有人比我们早到了刘博士的书房！”

她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提高声音：“请出来！”

原振侠心中一凛，自然而然，靠近了玛仙，他看到玛仙的眼神中，有一股异样的光采，炯炯慑人。而随着她的语声，前面有一下听来相当怪异的声音传来。

那一下声音，听来像是淡然一笑，又像是一下无可奈何的叹息，也像是一下闷哼声。

随着那一下声响，人影闪动，一个人缓缓走了出来。玛仙立时反手握住

了原振侠的手，从她的紧握中，原振侠可以感到她的紧张！

走出来的那个人，也怪异莫名。那当然是一个女人，而且是身形极其标准动人的一个女人。

她穿的是一袭堪称紧身的黑色长衣，极薄，可是又不是紧贴着身子，所以把她的身裁，表现得恰到好处……腿长腰细，隆乳鳧臀，也更把她白腻之极的皮肤，更衬得粉光致致。

那是一个标准的美人胴体，绝不会在玛仙之下。而且，甚至没有什么道理可说，一看到这样的身子，这样的衣着，就使人感到十分古典、含蓄，在感觉上，和玛仙的现代、神秘，韵味大不相同。

看到了那么动人的身形，再想仔细看一看这个丽人的脸庞，那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可是当原振侠的视线，投向她的脸面时，他就陡然呆了一呆。同时，他也听到身边的玛仙，发出了充满惊诧的“咦”的一声。

那丽人的头脸上，蒙着一层黑色的轻纱！

她蒙着轻纱的方式，十分奇特。好象有一个特制的架子，黑色的一重一重的轻纱，就笼在架子上，形成一个罩子，而罩子又把她整个头部，全都遮住。

那种轻纱，一时之间，也不容易分辨出是什么质地……当然应该是蚕丝，可是又那么薄，那么轻，那么柔，看起来，在架子上的，至少有三、四重，可是还是可以透过轻纱，依稀看到那丽人的脸面。当然，五官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但是轮廓还是隐约可辨，尤其是她的脸色，十分苍白，在黑色的轻纱掩映之下，也格外明显。

她走动得不算快，但是在走动时，总会引起空气的流动。所以头上的纱，也就在掀动飞扬，看起来更是神秘美丽之极！

原振侠怔了一怔之后，刚想说：这是最新的时装吗？可是话未曾出口，就陡然想起了，第一次见到玛仙时的情形：一个美丽之极的少女胴体，可是头脸上，却密密地扎着布……由于极度的丑陋！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不由自主，转头向玛仙看了一眼。玛仙目光炯炯，盯着那丽人，可是她显然也知道原振侠在想什么，低声道：“不，她和我不同！”

那丽人来到离他们约有五、六步处站定，一开口，声音也十分柔软动听：“我和你们不同！”

那丽人的这句话，在原振侠听来，一时之间，不是很容易明白。玛仙却疾声问：“那么，你和什么人相同？”

丽人也没有考虑：“我和施哲相同！”

玛仙的神情紧张，她却没有任何的惊讶，看来她像是早已知道了这个答案。但是原振侠听了，却着实吓了一跳！

她自称和施哲一样！

而施哲的身分，却神秘莫名……既然说她自己是“幽冥使者”，但却又说“不知自己是什么东西”，那么，眼前这个丽人，难道也是……

他一想到这里，脱口低呼：“幽冥使者？”

丽人像是对这个称呼并不陌生，低叹了一声，又像是自嘲地，无可奈何地笑：“看来这个名词已经开始传出去了。嗯，如果你喜欢，可以这样说，不过，我倒另外有一个名字！”

原振侠思绪一片紊乱，也没有问她究竟是什么名字的意思。他和玛仙，

曾不止一次讨论过，都认为所谓“幽冥使者”，不止施哲一个，如今果然又出现了一个，连外型都那么神秘！

他听到玛仙吸了一口气：“好，看来我们要作详谈。我叫玛仙，这位是原振侠，你的名字是……”

原振侠听得玛仙那样说，不禁苦笑。玛仙的话，听起来普通之极，同样的话，几乎任何人一生之中，都不知道说过多少次。可是如今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听来，却又令人有遍体生寒的悚然。

那丽人的声音，听来仍是轻轻柔柔。如果不是一切都那么诡异不可测，而玛仙又有大是凶险的预感，那种轻柔的声音一入耳，甚至还会使人感到甜腻。

她道：“我的名字叫黑纱。”

原振侠陡然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用力挥了一下手。在黑色的轻纱之下，依稀可见她眼光流转（她的眼睛，像玛仙一样，有一种异样的光辉），她道：“怎么？我的名字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玛仙和原振侠几乎同时回答：“听起来是怪了一点。不过……你的名字，使我联想起另外两个人！”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忽然讲起全然不相干的话来，对他们双方来说，可能都是意外。

黑纱问，声音带着好奇：“是哪一方面引起的联想？”

原振侠解释着：“纯粹是文字上的联想，姓黑的人不多吧？”

黑纱轻笑了起来：“我根本没想到过这一点，真有这个姓？我因为喜欢把自己罩在黑色的轻纱中，所以才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”

玛仙常识丰富：“中国人有姓黑的。我们想起的两个人之一，她的名字是黄绢！”

玛仙在这样说的时侯，似笑非笑地望了原振侠一眼。原振侠假装看不见：“你的名字，和她是巧对。”

黑纱侧头想了一想，像是在一刹那间，她才弄明白原振侠和玛仙两人的话，是什么意思。她又低叹了一声：“真复杂，在文字上可以玩那么多花样的游戏。虽然有趣，可也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，他当然不打算和突然出现、外型诡秘，又自称是施哲同类，同是幽冥使者的黑纱，讨论汉字的功过。而黑纱也同样不再追问她的名字，还和另外一个什么人可以联想在一起。她作了一个看来相当古怪的手势，诱人的手指，看来相当修长：“施哲已经无法向你们传递任何消息，刘量中也一样！”

原振侠急急道：“可是刚才……”

黑纱吸了一口气：“刚才你感到的信息，是经过我转达的。”

原振侠又疾声问：“你能和他们通消息？”

黑纱摇头……当她摇头的时候，黑色的轻纱飞扬，重重叠叠，像是她的头上，凝聚着一团黑烟，看来古怪之极。她道：“也不能了，一开始还可以，但现在已绝不能了！”

原振侠心中不知有多少疑问要问，可是玛仙却已经抢在他前面。同时，原振侠也强烈地感到玛仙在警告他：“你什么也别说，让我来应付！”

原振侠感到自己很难做得到，他向玛仙投以抗议的眼色。玛仙立时向他

望来，眼神不但严厉，而且还大有恐惧之色！

那令得原振侠心头一凜……黑纱的突然出现，看来虽然诡异，但一切好象十分平静。

可是，她是幽冥使者，不但可以令人死亡，而且可以令人的灵魂，沦为永远的奴隶！在她轻柔动听的语音之下，不知道藏着什么样的凶险！

玛仙一定是感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眼神。

原振侠竭力抑制着自己，抿着嘴，不再出声。

玛仙已经在问：“你来，是为了刘博士两年前留下来的资料？”

黑纱点头：“是，不能让这些资料存在！”

玛仙紧接着再问：“这是你自幽灵星座来的唯一任务？”

黑纱像是感到一点意外，略为迟疑：“不，还有另一件任务！”

玛仙陡然吸了一口气：“幽冥使者的任务？”

黑纱没有立即回答。原振侠在这时，感到有一股冷森森的眼光，自轻纱后面射出来，那令得他有说不出的不舒服，也感到十分烦躁。他挥了一下手，未能将那股冷森的目光造成的不安挥去。

他在那时，也忘记了玛仙刚才严重的告诫，陡然提高了声音：“不管你有什么任务，这里是地球，不能由得你们这种，不知是什么存在的邪恶力量胡乱行事！”

原振侠一开始吼叫，就有不可遏制的冲动。他才叫了一两句，玛仙已经打横跨出一步，挡在他和黑纱之间，可是他仍然感到，黑纱的眼光在直射向自己！

他也一再又感到了玛仙的警告，可是他却有极不愿服从的反抗，继续在大声叫：“你也无权把刘博士的资料毁去！我们有权知道你们在地球上的活动！”

黑纱的声音，居然仍是那么轻柔：“知道和不知道，都没有分别。在知道了有一种杀人的力量叫鼠疫杆菌之后，还不是一样死了上百万人？在知道一种力量叫热核爆炸之后，死了多少人？知道有地震……”

原振侠发出了一下听来声嘶力竭的叫声：“住口！这些都不能成为你们继续杀人，甚至……把人的灵魂，作永远禁锢的藉口！我……”

玛仙陡然转过身来，原振侠本来还想继续向下说，可是当他看到了玛仙的脸时，他陡然吓了一跳，下面的话，再也说出口了。

玛仙的神情，是极度愤怒和极度惊恐的结合，肌肉扭曲，眼中像是要喷出火来。看她的神情，倒像是原振侠不听一再劝阻，闯下了什么弥天大祸一样！她的双手也一下紧握着拳，一下伸开手指来，原振侠甚至被她的那种样子，吓得不由自主，后退了一步。

玛仙用力一顿足，发出了一阵浓重的叹息声。原振侠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已听得黑纱道：“那些资料，受到一种奇怪力量的保护，我甚至无法接近。你只管去取来仔细看好，我未能完成毁弃它的任务。”

玛仙又陡然转回身去，用听来尖厉得几乎要震破人耳膜的声音叫：“你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，你会被消灭，不能再存在！”

原振侠这时，在玛仙的背后，看不到玛仙的神情。但玛仙的叫声撕心裂肺，可见她的情绪，实在激动之极。

在一刹那，原振侠也陡地想到：幽冥使者的任务，是杀人，杀了人之后，再把人的灵魂，作为永远的奴隶！由于黑纱的外型看来如此柔美，几乎把这

一点忘记了！难道……难道黑纱的目标是自己？

他才想到这一点，就看到黑纱迅速后退。可是玛仙的动作更快，像是猎豹扑向羚羊，身子一耸，向着黑纱，直扑了出去！

原振侠再也想不到，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……玛仙是一个身怀超绝巫术能力的女巫，怎么会有打架的行为？难道这也是巫术行为？

玛仙在向前扑去时，还发出一下更加惊人的尖叫声，震得原振侠耳际直响，眼前发花！看出去，看到的情景，也像是在摇晃。

他看到玛仙扑得快，黑纱退得更快，一下子就退到了墙前。玛仙扑到，照说应该可以把黑纱压在墙上，可是黑纱的身子，却一下子进入了墙中。玛仙极快地伸手一抓，“哧”地一声，把她头上的轻纱整幅抓了下来。

玛仙的动作真是快绝，像疯了一样，立时半转身，扑向门，一下砰然巨响，把门撞开，到了墙的后面。她在飞扑时，由于动作太快，满头头发飞扬，竟有一刹那，笔直向上！

墙后面就是刘博士的书房，原振侠从极度的惊骇之中，定过神来，也奋力向前冲去。

他紧急冲向前，被玛仙撞开的门，正好反弹回来，原振侠一肘再将门撞开，进了书房，看到玛仙双手按在书桌上，低着头。

书房并不是很大，如果除了玛仙之外还有人，原振侠一眼就可以看得到。

但是，没有人。黑纱不但“穿透”了一堵墙，她在进了书房之后，一定又用同样的方法离开。而玛仙虽然精通巫术，也无法再去追她！

书房中极静，原振侠一进来就停步，玛仙也一直维持着那个姿势没有变过。在静寂中，有“答答”的声音传来，原振侠循声看去，看到那是汗水自玛仙鼻尖上向下滴来，滴向桌面上发出的声音。

原振侠走向她，爱怜地托住了她的下颔，想把她的脸抬起来。玛仙对原振侠，本来再柔顺不过，可是这时，她却挣了一下，不让原振侠把她的头抬起来。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略低了低身子，去看她。在一刹那间，他看到，玛仙的脸上，有一股极其深切的悲哀，那令他心陡然向下沉。可是随即，那种神情消失……变化得如此之快，叫原振侠疑心，刚才是自己眼花。

玛仙已完全回复了正常……只是神情的正常。她满面都是汗珠，当她看来神情平静地抬起头来时，细小的汗珠，甚至飞洒开来，有不少，溅在原振侠的手上和脸上。原振侠伸出舌头，舔着溅在口边的汗珠，感到了一种异样的滋味。

玛仙向他望了一眼，抱歉地浅笑，撩起上衣来抹汗，露出了雪白的腹际。原振侠看得有点痴，等玛仙放下了衣襟，他才问：“刚才你在想什么？好象……好象……”

他觉得很难形容玛仙刚才的那种深切的悲哀，想了一想，才又道：“好象很哀伤？”

玛仙扬了扬眉：“有吗？我自己不觉得，刚才我想用巫术的力量，把……她困住。”

可是看来，巫术的力量不足以对付她们……巫术的力量，毕竟只是人类力量，而她们远超越了人类的力量！”

原振侠在玛仙的颊边亲了一下：“不必太悲观，至少有一种力量，还在她们之上！”



他说着，向一边的书架指了一指。玛仙轻咬着下唇：“是，那种保护资料的力量，她说什么来？我早就感到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，黑纱她说……她甚至于无法接近？”

原振侠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是，她是那么说！”

玛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走向书架，在第二层上，取下了几本书。在书架后面的墙上，有一块木板，玛仙拉下木板，现出一个小小的空间。那是一个十分简陋的暗格，里面放着一本笔记本，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，玛仙一伸手进去，就把笔记本取了出来。

原振侠大是讶异：“那种保护力量呢？”

玛仙并不转身：“保护力量是一种能量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看来专对付幽冥使者。那是能量和能量之间的一种对抗，和我们通常观念上的对抗，完全不同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。玛仙转过身来，先把笔记本在双掌之间，压了一会，皱着眉，摇头：“弄不清楚保护力量来自何处，可是还存在！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快打开笔记本来看。玛仙揭开了封面，就看到在扉页上，用极潦草的笔迹，写着几行字。

两人一看这两行字，心中就又紧张又高兴。字自然是刘博士写的：“这本子记载着至今我想起来，仍然心寒心悸，可是又几乎无法相信的事……我和一个自称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，打交道的经过。”

他们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聚精会神地看。看完之后，两人都好一会不出声。

刘博士记下来的，是他奇异的遭遇。要不是他那儿子刘量中，也有了几乎相同的遭遇，他的奇遇就有可能成为永远的秘密。

刘博士的遭遇是独立的，但也和整个故事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所以有必要写出来。

事情开始在一个黄昏，刘博士从医院回家。他丧妻之后，未曾再娶，又喜欢清静，房子虽然大，也只是请人定期来打扫。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之下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房子。

（刘量中在中学时期就寄宿，回家的时候不多。）

那个黄昏，看来和其它任何一个黄昏并没有不同。可是刘博士的感觉十分敏锐，他一推开门，就觉得情形有点不对……说不上有什么不对，可是就感到有点异样。他停了一停，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使他有这样的感觉。

事情很快就清楚了，因为他看到，一个年轻的女郎，正从里面走出来，看样子，从他的书房出来。刘博士不禁大是愤怒，可是同时，也大是诧异。因为那女郎不但年轻、美丽，而且态度从容之极，一点也不觉得她擅自进入了别人的住所！

刘博士也表现了他优雅的风度，他甚至现出了笑容，向那个见了她，反倒用十分深邃、闪耀着不可测的光芒的大眼睛望定了他的女郎道：“小姐，你现在所站的，好象是属于我的地方！”

那女郎现出了一丝迷惑的神色。看来像是她未能听懂刘博士的话，在一刹那间，刘博士心中想到的是：那么美丽的女郎，难道是白痴？因为若是连这样的一句话都听不懂，那她的智力，肯定有问题！

但是，在极短的时间中，那女郎的神情变得会意。她浅浅一笑：“是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很习惯。不过，我还是有点不懂，你的地方，我的地方，他

的地方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地方一点也不变，谁的都一样！”

刘博士提高了声音：“当然不同，凭这样，才建立了社会秩序！”

他在说话的时候，用力挥着手。

同时，刘博士也觉得十分滑稽。他当然绝无必要，和一个闯进他家中的陌生女郎，讨论那么严肃的问题，可是他却又自然而然说了出来！

那女郎又轻笑了一下：“社会秩序？那又有什么用？”

刘博士决心不再纠缠下去：“请你出去，我不喜欢别人打扰！”

那女郎却一点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，她用十分优美的姿态站着，看起来十分动人。

而她的声音，也十分动听：“有一些事，要和你商量，今天，你把两个人，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！”

刘博士这天，动了两个大手术。要是那两个病人不接受手术，非死不可，他知道女郎一定是指这件事而言。女郎的语气，怪的是竟然大有责备之意，像是在责怪他，不应该把人的生命，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！

刘博士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幽默感，他立时哈哈大笑，指着那女郎：“怎么一回事？你代表死神来声讨我？”

他在这样问的时候，全然是调侃的性质，可是那女郎的回答，却令他呆了半晌。

那女郎道：“不完全是，可是也很接近！”

刘博士发呆，伸出去指着那女郎的手，缩不回来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说才好。

那女郎缓缓向他走过来，来到了近前。刘博士才吁了一口气，刚想说话，那女郎的一个动作，又令得他非但说不出话来，而且全身发颤！

那女郎的动作，其实一点也不怪异，只是伸出她看来莹白如玉的手，握住了刘博士还向前指着的那只手而已。可是自她手上传过来的那股寒意，如此之甚，却令他发颤。

一半是由于寒冷，一半也是由于恐惧……人的身体，绝不可能那样冷！就算在冻房之中冷冻的尸体，也不可能那样冷！

刘博士想起刚才自己所说的话，身子抖得更甚，死神！难道真有死神？

那女郎握了刘博士的手大约半分钟，刘博士已有整条手臂都冻僵了的感觉。女郎一松手，他一面忙不迭后退，一面不由自主，在自己冰冷的手上呵着气……那完全是被冻僵了的感觉，呵着气，指尖上才有一点麻痒的感觉产生出来。

他张大口，想说话，可是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又足足过了一分钟之久，他才进出了一个字来：“你……”

那女郎道：“我不是死神的代表，但相当接近。”

刘博士的声音听来像在哭：“相当接近！那……是什么……意思？”

女郎侧着头，像是在想，应该如何解释，才能使对方明白：“就是相当接近，我来自幽灵星座，是一名幽冥使者！”

刘博士又发了一会抖，才挣扎道：“那……是什么？”

女郎摊了摊手：“我也不知道……或者说，说了你也不会明白，无法用你明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！”

（原振侠和玛仙，一直不明白施哲说她自己也“不知道自己是什么”，这句话的意思，直到看刘博士的记载，看到这里，才算是明白了……施哲当

然知道自己是什么，可是却无法用地球上的任何语言表达出来！)

刘博士勉力使自己镇定，可是声音听来，还是不免古怪：“你……到地球来干什么？”

那女郎笑了一下，她的笑容灿烂无比，可是她讲的话，却令人心寒：“我们需要地球人的灵魂！”

刘博士深深吸一口气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才好。他想了好几遍：有人在开玩笑，一定是一个刻意安排的玩笑！可是那女郎的手那么冷，就算他不是医生，也可以知道，活人的体温决计不可能那么低！

他甚至想起了民间的传说，向女郎的身边看了一下，可是却分明有影子。那女郎又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的能力，又笑了一下：“我不是鬼，身体，是真正的身体！”

刘博士又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：“你……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们要灵魂作什么？你怎知我动了两个大手术？”

他思绪紊乱，所以问的问题，也十分杂乱。那女郎走出两步，自顾自坐了下来。刘博士已觉得自己的双腿一直在发抖，所以他也一下子倒进了沙发。

那女郎摇头，笑……她一直带着动人的、浅浅的笑容：“可以说要来研究。今天那两个人，我等着要他们的灵魂，可是结果却被你破坏了！人要死了，灵魂才会被我们用特种方法收集得到！”

刘博士的声音，听来像是梦呓：“用……什么方法？”

那女郎一翻手，在她白腻的手掌之中，有一片小小的薄片。她向刘博士伸过手来，刘博士在她的手心中，拾起薄片来，指尖和她的掌心轻碰了一下，又冷得打了一个寒战。

他取了薄片在手，那女郎示意他照照看，他就看到了，在薄片之中，是一个极小的黑点。

那黑点看来会动，情状怪异莫名。

(刘博士在这里，用了相当多字，形容这个薄片的怪异情形，由于前文已经提及过，所以那一段就删去了，不再重复。)

刘博士连问了好几遍：“这就是人的灵魂？”

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他又问：“这灵魂，就永远被禁锢在里面了？这比死更悲惨，比……”

他实在找不出话来形容这种情形，这时，他也知道人类的语言，的确太贫乏了。

那女郎却神情悠闲：“也不见得有什么悲惨，嗯……怎么说呢？我比另外一些幽冥使者……可以说，对地球人比较好。所以我一直只在医院中收集人的灵魂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”

刘博士的声音，苦涩无比：“明白……不明白……”

那女郎叹了一口气：“我等待人的自然死亡，并不制造死亡！”

刘博士感到遍体生寒：“你还有许多同类……在制造死亡？”

女郎笑了一下：“地球上每天都有许多人死，其中一些，真正的死因，也不会有人去深究。例如各种意外，谁会深究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刘博士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：“你们一直在地球上进行杀害！”

女郎一点也没有觉得不对的神情。

(接下来一大段对话，刘博士渐渐镇定，也认识到了来自幽灵星座的邪恶力量，一直在攫取地球人的生命，十分严重。他和那女郎对话的内容，十

之八九，和原振侠、玛仙两人跟施哲、黑纱的对话相同，所以也不必重复……一句话，地球人的生命，在幽冥使者的心目之中，完全不算是一回事！)

刘博士变得十分激动，手挥动着，涨红了脸。那女郎有点讶异地看着他，忽然道：“地球人真奇怪，自己杀自己，成千上万的杀戮，在人类历史上，从来也未曾中止过，也不觉得怎样。可是一知道有一种外来的力量，在取走人的性命，就觉得绝不可接受！”

她讲得十分平静，刘博士听得目瞪口呆，无法反驳她的话。

(原振侠和玛仙看到这里，也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)

(那女郎所说的，全是事实！)

(虽然听来残酷，但却是事实！)

(无可否认的事实！)

(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，可以上溯到文明还未开展的时代。而在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就有一次活埋十万人的记载！)

那女郎想是在等着刘博士的回答，可是刘博士却许久讲不出话来。那女郎这才又道：“我其实也不想看到人死亡，可是如果本来要死的人，都由于你的力量，而使他们可以再活下去，我也只好和我的同类一样了！”

刘博士骇然：“你……提议我不要医治病人？”

女郎仍然笑得轻柔：“是，让他们自然死亡！”

刘博士的声音有点哽咽：“那……没有什么意义，还有许多别的医生！”

女郎的神情，甚至有一种眩目的俏皮：“或许，我会再去说服别的医生！”

刘博士发出了一连串的呻吟，用力摇着头。他有置身于梦幻中的感觉，站起又坐下，最后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们需要多少……灵魂？”

女郎侧着头：“不多，一年几百个。”

刘博士长叹一声：“好，你说服了我，我明天就宣布退休！”

(刘博士的退休宣布，轰动医学界，突如其来，事先一点迹象也没有，而且态度如此坚决，人人不知是何原因。直到这时，原振侠和玛仙才知道原因。)

那女郎十分满意：“那太好了！”

刘博士有点怯意，再问：“如果……我不答应你的提议，那你……会怎样？”

女郎轻描淡写：“令你死亡，然后，取走你的灵魂！”

刘博士遍体生寒，女郎嫣然一笑，向刘博士走来，刘博士呆若木鸡地站着。女郎在他身边经过时，一股寒气袭来，更令他发颤。

而当他转过头去，看到那女郎一直向前走，竟然“溶”进了墙中，穿墙而出之际，他真的昏了过去……昏倒在沙发上。

他大约昏迷了半小时左右才醒转，他肯定自己的经历绝非幻觉，就连夜把这一切经过，全记了下来，并且将之当作他的大秘密……他一直十分害怕再见到幽冥使者，那使他的生活，表面看来平静，但实际上，却充满了恐惧……这从他后来，又陆续加添的记载上，可以看出来。他把内心深处的恐惧，透过记录在发泄，那种文字，令看到的人也可以感染到他的害怕。

可想而知，当刘博士忽然接到儿子的长途电话，提及幽灵星座，幽冥使者之际，他所受到的震动，是如何之甚了！

也难怪，当刘量中要讲述他的遭遇时，刘博士要粗暴地制止！

也自然，当刘量中说他甚至爱上了施哲的时候，刘博士震惊莫名！

刘博士最后，决定把自己所知的全都告诉刘量中。可是刘量中却显然半信半疑，他还是要找原振侠，想把整件事，和见多识广的原振侠商量一下。但是当他驾车前来的时候，车子跌进了山谷之中！

刘博士知道刘量中会有危险，幽冥使者会令人死亡，可是也无法挽回。不但无法挽回刘量中，而且也无法挽回他自己！

令刘量中死亡的，不会是施哲，因为施哲竟然爱上了刘量中……这是整件不可思议的事件之中，最最匪夷所思的一个环节。施哲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，根本说不上来，刘量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球人，两者之间，居然会有地球人的男女恋情！

原振侠和玛仙讨论着，分析着整件事，到这一点时，两人由于心头的感觉实在太异特，所以也为之默然半晌。过了好一会，原振侠才道：“事情渐渐明白了，可是还要作几个假设。”

玛仙皱着眉：“假设……所谓幽冥使者，是一种外星高级生物？外星人？”

原振侠也皱着眉：“我想，应该比外星人更复杂，更不容易理解。可以……说是一种外星……来自外星的一种意识形态！”

玛仙苦笑：“越说越胡涂了，说具体一点！”

原振侠用力一挥手：“一组来自外星的力量，到了地球，化成了地球人的形体。”

玛仙补充：“看来全是很美丽的女人。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是原来就有这样的女人，被外来力量占据了身体呢？还是根本连身体，也是外来力量幻化出来的？”

玛仙道：“这倒不必深究了……这种力量在地球上活动的目的，是要收取地球人的灵魂，作研究之用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她们有能力把人的灵魂变成一个点……施哲说她终于和刘量中在一起……是不是她也进入了那个薄片？”

原振侠在这样问的时候，神情极惘然，玛仙虽然是超级女巫，可是看起来，也好不了多少。因为这时他们在推测的，全然超乎他们的知识范围！

玛仙道：“至少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他们要令人死亡时，是用一种能量，强烈影响人脑部活动，使得被害人发生意外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，喃喃地道：“凶手！来自外星的凶手！地球人虽然一直在自相残杀，但这种……事情……也难以容忍！”

玛仙叹了一口气：“也没有法子防止。或许，多几个像施哲那样的幽冥使者，情形会好一些？”

原振侠思绪极紊乱，他忽然问：“你扯脱了她蒙在头上的纱，可曾在她消失之前，看到她的样貌？”

玛仙望了原振侠片刻，才用十分平淡的声音回答：“有，极美丽，白得异样，可是又一点恐怖感都没有，白得像最好的玉！”

原振侠也望着玛仙：“不会比你更美……丽吧！”

玛仙道：“谢谢你，最好让她再现身，来比较一下。”

原振侠抬起了头：“美丽其实是个别的，无从比较。我想，她也不会再出现了。”

玛仙的语音很平静，可是她所说的话，听来却十分突兀：“你可以请求她影响你脑部的活动，使你可以‘看’到她！”

原振侠一怔：“她为什么要答应我？”

玛仙道：“她会的，因为她想令你死亡！”

原振侠陡地站了起来，凝视着玛仙，玛仙神情严肃，深邃美丽的眼睛中，现出坚决无比的神采，绝不像在开玩笑。原振侠想起，她在黑纱出现时的惊恐神态，不由得心头生寒！

他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那么……她怎么还不开始行动？她……”

原振侠想令得气氛轻松些，本来想说“难道她也爱上了我？”可是事情如此怪异，这种话，实在又说不出口。就在他顿了一顿时，突然听到一列书架之后，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……黑纱的声音：“由于一种我完全无法了解的，地球人的感情，所以我才没有开始行动。”

玛仙和原振侠立时紧握着手，他们看着黑纱的身子，透过书架，现身出来，站在他们面前。她头部的轻纱被扯脱，现出她白玉雕成一样的脸面，显得她一双眼珠分外漆黑。

原振侠凝视着她，冷笑：“幽冥使者也会对人类的感情有兴趣？”

黑纱柔声回答：“当然会！别忘了施哲，甚至背叛了幽灵星座，为了要和她所爱的地球人灵魂相聚！”

玛仙忽然问了一句无关重要的话：“他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黑纱的一双眼睛，黑白分明，清澈澄净。当她向玛仙望来的时候，玛仙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……她自然也有一双美目，可是自从修习巫术以来，眼中总有一丝十分诡异的目光，当然远不是妖冶，但也总不如黑纱的眼睛，那样清纯！

黑纱的回答是：“看不出，但是想象之中，他们都一定极快乐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两个被永远禁锢的灵魂，会快乐？”

黑纱垂下眼睑，长睫毛抖动。由于她肤色特别白，所以睫毛看来，也格外浓黑……这人体中如此不起眼，几乎没有作用的小器官，竟然也可以在人的美态上，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！

她道：“只要这两个灵魂一直相爱，就会快乐。永远的禁锢，再也不必分开，对他们来说，可能是一种难得的幸福！”

黑纱的那一番话，原振侠和玛仙都听得无话可说，而且在不断回味深思她的话。的确，只要爱意不变，在任何环境之下，都会快乐！

原振侠隔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可以看到他们？”

黑纱点了点头，向原振侠伸过手来，原振侠也自然而然，伸出手去。两人的手，轻轻碰了一下，刹那之间，原振侠不禁“啊”地一声……碰到了一只冰冷的手，这种感觉，他以前曾有过！

那是在毁损了的车子中，他一伸手进去，就碰到了一只冰冷的手。接着，他手中，就多了一块奇异的薄片！

而这时，也是一样，他和黑纱冰冷的手碰了一下之后，他手中也多了一片薄片。原振侠先不去看那薄片，失声道：“那次给我薄片的就是你！”

黑纱缓缓点头，原振侠大奇：“那时，你人……在什么地方？”

玛仙笑：“原，你也糊涂了，黑纱小姐既然有本领穿透固体，她自然掌握了突破空间的力量。她人在另一空间，手突破了空间的限制，自然就可以碰到你的手！”

原振侠也不禁失笑，伸手，在自己的额角上，轻轻打了一下。

玛仙仍然笑着：“只是我不明白，何以要把那薄片交给原医生？”

黑纱道：“说起来，也很简单。在刘量中的生命被取走之后，原振侠医生是幽冥使者的下一个目标，而且会由施哲执行！”

原振侠感到了一股寒意，勉强支持着：“仍然看不出把薄片交给我的理由。”

黑纱不急不徐地解释：“我知道施哲和刘量中相爱……我一点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情，但是却也知道，施哲是多么希望能和刘量中在一起。所以我把薄片交给了你，因为施哲一定会来找你的！”

原振侠更疑惑：“可是，施哲却没有对我不利！”

黑纱半转过身去，仰起头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令得她的腰看来更细，胸脯也更挺耸：“她已经决心背叛幽灵星座了，自然不想再害你。”

原振侠吁了一口气，玛仙望向他：“每次，当施哲出现，我都觉得凶险莫名，原来她……她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盯向黑纱：“施哲背叛了，任务就由你来执行，可是你又为什么不执行？”

黑纱大有深意地望向玛仙：“你应该知道为什么！”

玛仙的脸色略变，原振侠心中一动：“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”

黑纱道：“就是我才提到过的那种……人类独有的，我还不是很了解，但已足够使我决定做一些事的感情……”

她向玛仙指了一指：“她感到了凶险，知道两人中有一个会发生意外，会死亡，而且无从抵抗。她更知道噩运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，可是她却运用了一股极强的力量，把噩运向她自己转移……”

黑纱的话，听起来不算是很畅顺，可是原振侠听到这里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只觉得热血沸腾，激动无比！

黑纱的话再明白也没有：幽冥使者要令原振侠死亡，但玛仙却把死亡的噩运，用巫术力量，转移到了她自己的身上！

换句话说，她要替代原振侠去死，去接受灵魂被永远禁锢的噩运！

原振侠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激动，他只是不住喃喃地叫：“哦！玛仙！小玛仙！”

玛仙急速地眨着眼，眼中泪花转动，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摆着手：“这也太普通，不值得感激成那样子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大叫了起来：“不是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已一跃向前，把玛仙紧紧拥在怀中！

黑纱在一旁，侧着头，很有兴趣地打量着他们的动作。玛仙紧偎在原振侠的怀中，发出满足的一种声音……这种声音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。

然后，他们两人又互相凝视，眼光的交接，替代了千言万语。黑纱显然有一种能力，就算不是全部，也大体可以知道，这时两人的心中在想些什么。

所以原振侠和玛仙两人并没有说话，反倒是黑纱，在一旁大是感慨：“真奇妙，两个人的心意，竟然可以有那么多和对方的相同……”她使用的词汇相当怪，又道：“两个人脑部活动的频率，简直是一样的！这种情形，就叫……爱情？”

原振侠和玛仙没有回答她，同时深深吸了一口气。黑纱又道：“当我知道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，竟然可以毫不犹豫牺牲自己的生命时，我无法执行我的任务！”

原振侠望向黑纱：“真出乎意料之外，来自幽灵星座的幽冥使者，一个

爱上了她要令之死亡的对象，一个又被地球人的爱情感动了？”

黑纱幽幽地道：“有什么奇怪？我们不过是来自一个和你们生存状态截然不同的空间，什么勾魂、杀人、邪恶力量等等，全是你们叫出来的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可是，你们杀人！”

看来，在这一点上，黑纱的观点，再也无法和地球人一致。自她美丽的樱唇之中，吐出的那么动听的声音，竟然说的是这样的话：“人总是要死的，迟点早点，实在不算什么！何况……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阻止她再说下去。因为他知道，说下去，无非是地球人一直在自相残杀，和不知有多少原因可以令大量人死亡等等。

黑纱停了一会，才道：“何况，地球人的灵魂，到了幽灵星座，被研究分析，可以有对地球人极好的结果！”

玛仙一直在享受着原振侠的热拥，这时也不禁直了直身子：“好处？会有什么好处？”

黑纱翻动着她那纤秣适度，又嫩又白的手，作了一个相当美妙的手势：“人类灵魂中，有太多卑污的成分，如果研究出一种方法，可以把卑污、低劣、自利、凶残、贪婪、狡猾、侵占、欺瞒等等成分去掉，那么地球人的行为，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！”

原振侠听得咽了一口口水。黑纱只是顺口说来，已把地球人灵魂深处的卑污，说出了许多种来，再要说下去，自然再加十倍也说不完。

那样说来，幽灵星座竟是没有恶意的了？

原振侠的思绪，紊乱之极，他觉得整件事，和一开始时的设想，都不一样。他和玛仙，曾经要尽一切力量，和来自幽灵星座的邪恶力量对抗，可是现在，看玛仙也是一片惘然的神情，显见得她的心中，也同样感到了疑惑！

黑纱在这时，谅解地笑：“或许，我们的做法，很伤地球人的自尊心，所以，我们一直在暗中进行，而且，我看收集也该停止了！因为初步研究的结果，人类灵魂不是很多型，只是排列组合的变化。当然，有的人卑污成分多，有的人高尚成分多，像玛仙，她的灵魂，就再高贵不过，刘量中的也是……你怎么不看看他和施哲现在的情形？”

那薄片到了原振侠的手中之后，种种疑问，排山倒海一样涌来，他竟然未能有机会去看一看。这时，他才扬起了薄片来，和玛仙头并头地看。先找到了那个小黑点，小黑点在不快不慢地移动，在小黑点之外，有一圈十分淡，淡得如同轻烟一样的小圆圈，把小黑点圈在中间，自然也在跟着移动。

原振侠吸着气：“小黑点外的那一圈……”

黑纱的声音十分感慨：“就是施哲，现在，连我也没有法子和她联络了。看起来……”

玛仙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：“他们一定快乐，和世上、宇宙间任何恋人一样快乐，或者更快乐。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力量，可以令得他们分离！”

原振侠自然而然点头，表示同意，玛仙又嘲弄似地一笑：“人类的爱情，在爱着的时候，自然伟大，但也很容易变。变，主要是外来的因素，完全没有外来影响，就可靠得多！”

黑纱对玛仙的这一番话，像是不很明白，蹙着眉。那自然是她对于人类的爱情，还不是十分了解之故。玛仙向她走过去，到了她的身前：“你放弃执行任务，算不算背叛了幽灵星座？”

黑纱眉心打着结，神情变得十分忧郁，看来楚楚动人：“不算是背叛，



但是……但是也要接受惩罚！”

原振侠和玛仙两人，由衷地惊呼了一声：“什么样的惩罚？”

黑纱低叹了一口气：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，我无法摆脱地球人的形体。”

原振侠又“啊”地一声：“你现在的形体，是原来就有这个人，你……占据了她的身体？”

黑纱像是吃了一惊：“不，不！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？”

她在急急这样讲了一句之后，想了一想，现出相当可怕的神情：“是……有这样的情形，可是我们不是，别人有……”

她的这句话，听来有点没头没脑。可是原振侠和玛仙毕竟不是普通人，一听得她那样说法，一股寒意，自心底直透出来，望定了黑纱。可能他们的神情，难看到了极点，所以黑纱现出同情的神色，和一个无助的笑容。

黑纱刚才的话，其实再明白也没有：她、施哲和其它来自幽灵星座的使者，并没有占据了地球人的身体在地球上展开活动。但是，“别人有”！

“别人有”！

“别人有”的意思就是，别的外星人，情形和她们相同或不相同，用一组能量，占据了地球人的身体，在地球上活动！这实在是叫人一想起来，就不寒而栗的事。外星人或外来的势力，用这种方式在活动，你面对的人，可能根本不是地球人！你熟悉的朋友、师长、亲戚，甚至亲如父母、子女、妻子、丈夫，他们的身体，可能早被外星人的思想占据，已经不再是地球人！

原振侠呆了半晌，才使自己从极度的震栗之中，镇定下来。他知道那种可怕的情况，绝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控制……外星人若是来到地球，那必然是科学文明胜过地球许多倍，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地球等于不设防，绝无抵抗的可能！

（原振侠又想到，地球人若然不是那么热衷于自相残杀，科学文明必然会比现在进步很多，那么，情形会不会好得多呢？）

（原振侠的设想，没有答案。因为人类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都将热衷于自相残杀！）

原振侠作了几下没有意义的手势：“那么你的形体，是怎么来的？”

黑纱笑了笑：“根据最适宜在地球上活动，而幻变出来的。可是……我们和地球人太不同了，所以无法变得和地球人一样的体温，我们是冰冷的！”

玛仙由衷地道：“你的身体虽然冷，可是你的心意，却很温暖！”

黑纱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将用这个形体在地球上生活很多年……至少三十年……”

黑纱讲到这里，现出十分为难的神情，手指绕着，欲言又止。玛仙慨然道：“你是为了不加害我们，才受到这样的惩罚。如果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，只管说，一点不用犹豫！”

黑纱叹了一口气：“只有你们两人知道我是……来自幽灵星座的……”

原振侠和玛仙立时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原振侠一挥手：“不止两个，至少会有十个人左右，会知道你的真正身分，或者更多！”

黑纱震动了一下，在她澄澈的大眼睛中，现出了一片无助的、惘然的神采。原振侠忙道：“我以我的生命作保证，那些人，比我和玛仙更出色，他们是地球人灵魂美好一面的代表。他们知道了你的身分，不但不会对你有丝毫不利，而且还会尽他们一切力量帮助你！”

黑纱美丽的脸庞上，由惊惶而变得十分向往，她伸了伸舌头：“甚至，甚至可以和他们之中的一个……谈谈恋爱？”

她会忽然这样说，倒令得原振侠和玛仙陡然一怔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玛仙见机说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，你若是真和其中一个相爱了，三十年未免太短了！”

黑纱说得十分认真，显然她对于恋爱，极其向往：“真奇怪，在有了和地球人相同的形体之后，会对一切地球人的感情，都有极浓厚的探索兴趣……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形体，但像施哲一样，等有了真正的爱情，我也不在乎多延迟几十年！”

原振侠和玛仙连声道：“足够了！足够了！”

玛仙又道：“你还是有相当超特的能力，对不对？”

黑纱皱了皱眉：“不会比你更强！”

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那还不够？她是超级女巫！地球上像她那样的人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！”

玛仙谦虚地笑，他们三人忽然之间，说笑融洽无间，这是原振侠再也没有想到的事。

事情变化，一切全那么突然，令人的情绪，都几乎无法适应！

原振侠想了想，问：“自幽灵星座，一共来了多少幽冥使者？”

黑纱立即道：“从第一个开始，到我，一共是四十九个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吞了一口口水。四十九……七七四十九！这个数字，在阴阳之间，一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，和人的生死、肉体 and 灵魂有关。黑纱是第四十九个，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！

原振侠指着黑纱：“你是……最后一个？”

黑纱侧着头，样子十分可爱：“大概是，最后两个，一个爱上了地球人，一个准备去爱地球人！我竟不能分别是我们的生命形式高级，还是地球人的生命形式高级！”

玛仙笑：“我也不能分辨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地球人之间的恋情，有趣之极！”

黑纱听了，现出一副十分向往的神情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眨动，动人莫名。过了一会，她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为了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灵魂作研究，我们也曾取走了不少，你们称之为伟人的生命！”

原振侠心中，始终还有点芥蒂：“是啊，像刘量中、刘博士，都是人类的精英。”

黑纱道：“那还不算什么……”

原振侠和玛仙同时吃惊：“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，是被你们……结束了生命的？”

黑纱不经意地，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吃惊地，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来。

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原振侠和玛仙直跳了起来！黑纱还补充了一句：“幽冥使者影响了一个人的脑部活动，这个人就暗杀了那个人……噢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吃惊？”

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那个人……那个人是一个大人物！”

黑纱十分不以为然，摇着头：“这是你们地球人最大的毛病！大人物，大人物是人，小人物也是人，并没有什么不同！可是你们，就习惯向大人物崇拜，向大人物屈服，任由大人物摆布，形成了愚昧和落后！那个人的灵魂，

研究下来，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！”

原振侠和玛仙，听得目瞪口呆，黑纱一挥手：“我们会再见，但先要分开一阵！”

她盈盈向前走，又穿过了墙，消失了。

在她走了之后，至少五分钟，玛仙才问：“你认为黑纱……她会和谁恋爱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她有资格和任何人！”

玛仙道：“在你刚才所说的十个人之中！”

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那位先生？不会！浪子高达？不会！亚洲之鹰罗开？不会！年轻人？不会！”

他又数了几个人，一直摇头。玛仙凑向他的耳际：“原振侠医生！”

原振侠反手搂住了她的细腰，大声道：“更不会！”

(完)

